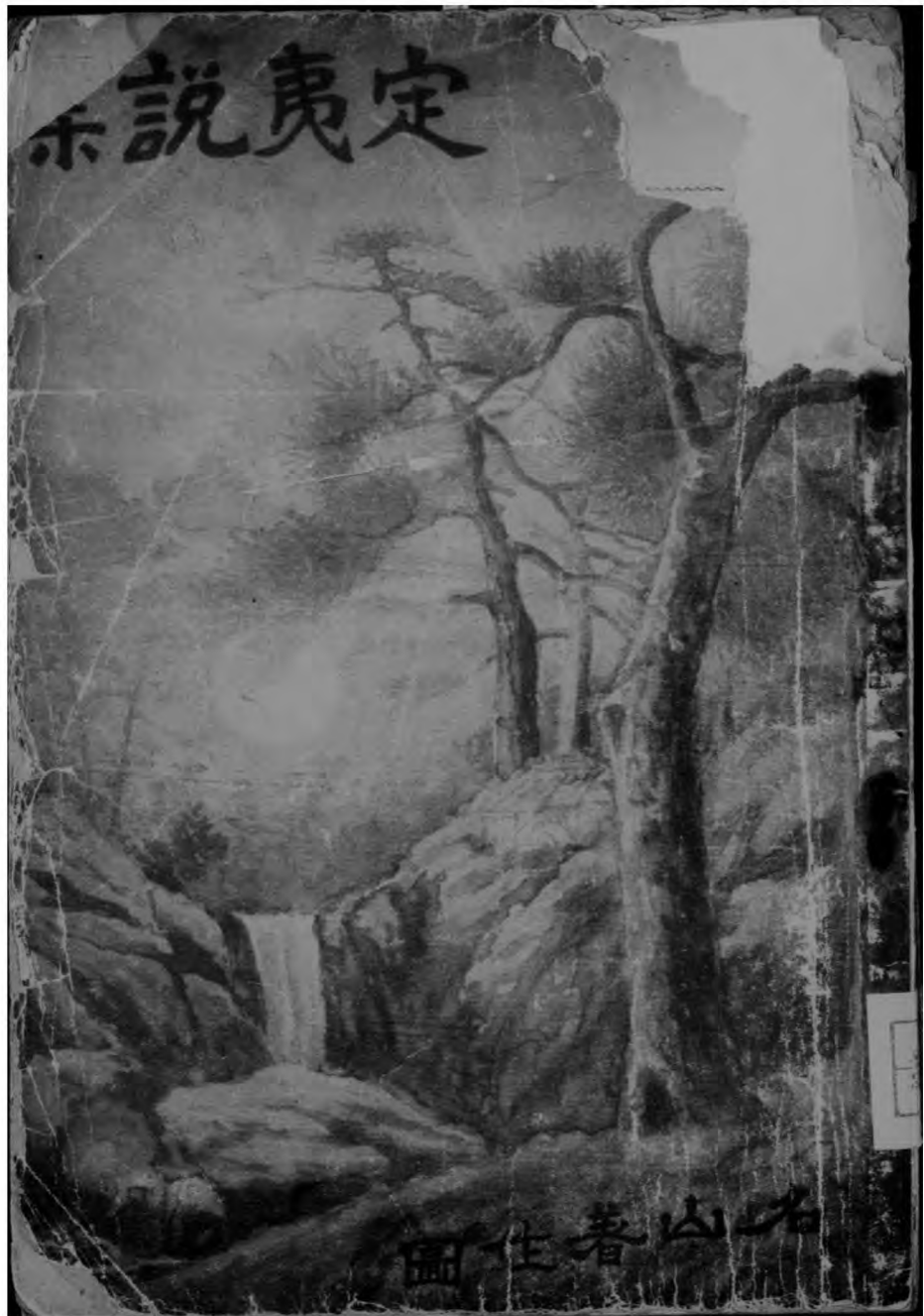


定夷說



名山著

黃初薄俗。故曰文人相輕。韓柳諸篇。何其師友契合。吾寧讀浣花詩。文章有神交。有道不然。亦必謂同聲相應。同病相憐。故生平知己寥寥。而苟於文章之事。有同嗜者。則竊欲引而類焉。信而篤焉。雅不從俗。薄亦不敢逆億。薄俗也。強壯忽。忽濠倒。益甚。年來更倥傯。海上翰禿楮。幾不自給。寂寥澹泊之境。若將終身。而於其間得有歌同調。嗜同癖。時來空谷。足音以慰。藉我侑啓我者。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韓昌黎曰。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厥惟李生定夷。曾同講習於南洋舊校。今海上著稱之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生也。又同里閨。且與其先人於昔歲同補博士弟子員。而生之蜚英露爽。甫及勺象。援筆爲文。卽沈博絕麗。能世其家學。南洋校長唐先生蔚芝亟賞之。吾則當時傾倒契合。蓋雖不敢希蹤於唐宋諸賢。而心養養若或有之也。定夷乃更篤於師友之誼。文字切磋。冥悟神交。其愉快安可言。噲及出而操筆政於民權報。中華民報。而小說新報。嗜爲稗家言。月輒哀然成帙。不期而與吾之技癢翰弄有符節也。而不以吾一日長爲恥。至相推重。惠子知我。尙證濠梁東野一鳴固高。魏晉信乎。非薄俗之相輕而力追。



古誼之契合也。定夷年未逮壯，著述業已等身，區區說集豹一斑耳。以其篤摯淵懿之素抱，進而求大雅宏達之羣，復何有於養其根以無誘於勢利之途，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吾因說集之索序，志吾喜且感，又有所私祝如此。夏曆戊午冬至第六日，高陽氏不才子指嚴。

姚序

定夷與余交三年，天涯寄迹，共託鷓鴣，雖無傾心剖膽之誼，而文字之切磋亦已久矣。日者定夷有說集之刊，馳書索序，不文如余，敢污佛頭，憶壬子春暮訪故人鄒亞雲於海曲，案頭有署定夷之翰者，詢之鄒子，則曰：此新交中之畏友也，是爲余知定夷文名之始。迨後小說叢報小說新報相繼出版，皆載定夷之著，而新報且爲定夷主幹，余是時雖不識定夷，而於其著述已深契之矣。是爲余誦定夷文字之程序。吳門湘夫曰：定夷爲其南洋同學，當初自毘陵負笈來海上，學監以夷字鋒芒太露，強易爲儀，定夷大不爲然，其持志堅忍不拔，有如此者，是爲余知定夷軼事之一斑。丙辰夏初得徐子枕，定夷於枕霞閣數年來折心服膺之子，一日握手言歡，中心愉快，殆難言。

喻。自後余嘗以覆瓿文字。投之新報。定夷匪特不以蕪雜遺棄。且爲點鐵刊登。以榮寵之。私衷銘感。尤至無極。余既被定夷之澤。今定夷督余爲序。是烏敢重違其命耶。爰草數語。聊以塞責。若夫定夷之文章。身價。則鷄林望重。久仰文宗。亦無煩余之喋喋也。戊午長至前十日。南沙姚民哀序於海上之箏聲琴韻樓。

### 貢序

今試一游五都之市。見夫書肆林立。其中陳列。以說部佔其多數。盈篇累牘。彌望皆是。新奇名目。不可勝舉。宜若風行一世。如操左券矣。不謂竟多無人過問者。此何故哉。在操是業者。咸歸咎於營業之不善。致銷路之忽滯也。以吾觀之。實彼出版諸書。不足邀賞鑒家之顧盼耳。夫小說界至今日。惡劣極矣。著作繙譯。千手雷同。獮祭成篇。改頭換面。又其甚者。綺詞豔語。醜態百出。美其名曰。吾將懲勸。善惡實則。導人於淫。書買投時所好。貿然付梓。其初亦有一二逐臭之夫。佻儻之輩。爭先購取。究之是項。毫無價值。書籍誠不足當大雅之一粲。且以其壞人心術。靡不唾棄之。坐是之故。宜乎營業不能發達。銷路日形阻滯矣。吾友李子定夷。主國華書局編輯有年矣。所著說部。一經出版。即



不脛而走。上年教育部附設之通俗會。曾磨勘李子諸書。列爲上等。且給獎憑。以其著作有益世道。人心非坊間發行之誨淫諸書所可同日語。可想見其價值矣。今李子又有說集出現。余盥誦數遍。服膺久之。論吾輩之交誼。原不敢以無謂諛詞媚我良友。無已貢獻數語。以蔽之。曰是集也。爲說部之津梁。後學之模範而已。至命意遣詞。愜心貴當。尤其次焉者也。余不文。謹略述所見如此。度閱李子說集之諸君。其亦以余言爲韙乎。是爲序。

民國七年十二月下旬江都少芹貢璧誌於海上寄廬

### 俞序

小說出於稗官。班書藝文志謂爲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蓋有國家者。欲知其國人情風俗之澆薄純厚。必於街談巷語中得之。良以其語爲國民之天籟。雖齊東野語。一片荒唐。而口角春風。十分和煦。爛漫天真。固無所謂忌憚隱諱也。故小說者。卽展發國家之天真者也。其言無忌憚隱諱。表民情。世俗而發揮之。是以讀鄭衛之風。而知其民情之輕薄。誦秦唐之風。而知其民俗之勇悍。至於變風變雅。則言人主之昏迷。而

香草美人之離騷。則忠臣投荒憤國家之淫亂而發之也。小說在古時卽歌謠。自虞初九百篇出。而體例變矣。然其寄託寓言。以表民情爲的精神。實未嘗稍易也。施耐菴一部鑄鼎燃犀之水滸。實裨官野史之遺矣。惟學者每以其小說而輕之。是殆未知化民成俗之道也。夫立國於世界。其元首無論爲君主民主。其對於一國之人民風俗。負有改良之責任。而促進其日達於文明之域。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欲負其責。則必覘民情於街談巷語之中。故漢宣帝幼時。伏處民間。深知閭閻疾苦。吏治得失。及親政勵精圖治。賞罰嚴明。而漢以大治。小說非民情風俗真相之藍本乎。是其關係於國家社會者。甚大焉。得以爲卑鄙而忽之。近來歐西人士。極兢兢於斯。英之沙士比亞。俄之託爾斯太。美之歐文。意之談梯。皆出其燦爛生花之妙筆。摹寫各地之風化。以貢獻於社會。而深得國人政府歡迎者也。林肯釋放黑奴之偉功。實成於皮加之黑奴籲天錄。此小說最著功效於世界之明證也。我國自海禁開後。民氣稍開。於斯道漸形注意。惟輓近坊間所出之書。汗牛充棟。察其內容。什九言情之作。一二後生小子。好弄筆墨。以放蕩爲風流。以佻傥爲名士。言者鑿鑿。味者津津。一般青年子弟。泰半血氣未定。易受情

界之激刺一經入目。便爾消魂。顛倒情懷。烏能自主。以曠夫浪子。不堪提及之妄辭。爲無獨有偶之豔事。舉鏡花水月。不可思議之褻境。作當前卽有之幻觀。想像之中。遂爭仿效。以致武陵年少。往往蝶浪蜂狂。探春色於章臺。訪名花於曲院。自負爲文人韻事。才子情懷。不讓他人獨步。誰令致之。是不得不歸咎於此等不經之書也。嗚呼。小說之功效。固偉然。苟不裁之以義。則其害正有甚於洪水矣。可不慎哉。夫大君子立身處世。不以筆墨眩俗。卽不幸生逢輓季。國是紛非。一腔熱忱。無從舒展。不得已借文章以發揮之。則必求有利於社會。有益於國家。否則書不善曷若無書。何必吐淫穢之詞。爲世道人心害哉。毘陵李定夷先生。英才拔衆。著作等身。予讀其書屢矣。覺其言情真摯。處絕非他書所能望其背項。而一二短篇雜著。尤復精峭絕倫。今彙刊其新舊之作。名曰定夷說集。予惟今日之說海潮流。愈趨愈下。欲作中流砥柱者。殆非先生之著作莫屬。此書理境高超。文章哀豔。或淋漓痛快。以直書。或夾諷含譏。而寓意不落前人窠臼。一洗近日澆風。足以敦厚風化。維持世道矣。噫。微此書。吾誰與歸。

民國七年冬蕪城俞藏園序

君夷定李者作著書本



春。申。江。上。舊。同。游。才。調。  
青。蓮。古。少。儔。有。價。文。章。  
珍。洛。紙。無。邊。風。月。倚。吳。  
鈞。消。磨。筆。底。英。雄。氣。領。  
略。人。間。兒。女。愁。留。得。卷。  
中。真。面。目。教。人。合。以。繡。  
絲。酬。爲。

定夷老友題照

東海三郎枕亞呈草

856.9  
291  
31

著名  
定夷說集目錄

前編

小歷史 一片石本事

小歷史 謝恩里

小歷史 名山御蹟

小歷史 拾和珅相國事

小歷史 匿名信

小歷史 土牢記

小歷史 敗軍驍將

小歷史 黃崖流血記

小歷史 巾幗英雄

小歷史 冤海明星

定夷說集目錄

毘陵李定夷著

366920

定夷說集目錄

歷史小說 蛾媚血

歷史小說 秣陵冤獄

歷史小說 服妖

歷史小說 義和團瑣拾

歷史小說 紅妝季布

歷史小說 慘獄

附刊 史餘

王昭君墓

明莊烈后遺物

張煌言祠

明末三大儒

李闖爲僧

張獻忠之子

奸民

畫異

吳三桂之家書

種族疑案一

種族疑案二

禁烟談

庖隱

丁汝昌殉國真相

太平天國禱辭

紀李忠王事

竇寥孃

紀石翼王事

曾太傅軼事

鮑超之氣度

詩史

清德宗服喪之誤

戊戌案中五翰林

廢立逆謀

論庚子五忠

庚子殉難之臣

清德宗廟號尊諡釋

定夷說集目錄

忌辰之傳疑

清孝欽后之深心

張佩綸之紀功碑

滿人甘作虎俚

張之洞之晚蓋

李鴻章之驗船

貽穀案

三不着

葵園先生

存齋先生

考生妙語

童子捷才

袁海觀之官聲

萊蕪子巡撫

左宗棠之苞苴

定夷說集目錄

林紹年之政績

巾幗大人

端方之佳城

項城之恩眷

落水中丞

寶熙諍諫

張文襄慢士

劉岷莊督江由來

馬玉山之妖姬

趙季珊之善政

沈鵬曾之持正

李興銳之威厲

總督之末路

魏光燾之笑柄

某中丞之受愚

三多之誤國

台站

牯牛嶺開放史

奏禁鼻烟

今烈婦傳

載洵遊寧之紀念

陸氏父子

清宮大脉

預識

鍾穎之罪

英雄兒女各千秋

名將風流

吳將軍之夫人

唐會澤工詩

黎黃陂軼事



段合肥軼事

洪憲太子

寒雲公子

洪憲冤獄

後編

亡國 美人魂

慘史 塔下囚

華僑 吧城雁語

慘史 絕命書

豔情 寶金曲本事

豔情 蜜月風光

風俗 印度探風記

風俗 旅韓拾聞

定夷說集目錄

福昌殿玉佛

復辟紀念

楚霸王

定夷說集目錄

風俗小說 迷夫教

滑稽小說 癡丐

言情小說 奪豔記

怨情小說 韻琴小傳

俠情小說 巾幗虬髯

哀情小說 爭不成雙

哀情小說 我見猶憐

外交秘史 委任狀

附刊  
談片

編輯餘話一

編輯餘話二

讀書小誌

論小說家一

論小說家二

論小說家三

小說之沿革

答客問

暗室靜坐

退步

皮肉生涯

論黛玉葬花

女色辯

新世界

血蹟坊

荒陵斷碣

在理教

變相印子錢

桃潭曲

春風不渡玉門關

情海竹枝詞

美兒可兒

小小風流罪過

定夷說集目錄

徐孝子

離婚斷判

銷魂詞

婚媾奇談

奇疾

談豪俗

上海之玷

翠氏

韓俗近古

金石

情書

奇情

古塚

惜花詞

贈妓詩

定夷說集目錄

秋江獨秀圖題句

妾命薄詞

爲學殉身

紀魏蕤大王王妃事

趙烈婦事略

姜才女遺詩

餘杭新詞

萬里尋親

女貞花

名妓阿鳳

斷章殘句

鸚鵡塚

孕中孕

頑石流血

梨花館豔史

巧數

舊事重提

題男子女裝小影

十願詩

逃荒營業

論珍珠

紅樓舊話

三國誌雜談

宅妖

黃蔡輓聯

賭禍

華胥幻影

長聯

秀蘭曲

題畫四章

賢人韻事

遺民孤憤

奇異之婚俗

常州賭風

女子從軍行

雁山縊鬼

花月痕歌

挽王小蓮

日本舊聞

詩鐘名句

星士能文

才媛薄命

梁上赤血

談鬼

荒淫之報

求婚書

策論笑談

八股笑談

女演說家

苦女兒

藥石之言

加壽一紀

牛馬

時勢

吹法螺

勳襲家

鬼話

史公祠聯

傷心人語

僧痧詩

定夷說集目錄

定夷說集目錄

安福竹枝詞

岳陽樓聯

妙批

名言

新婚對鏡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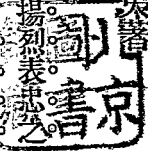
劉寄奴泉

姑娘會

著名定夷說集前編

毘陵李定夷著

小歷史 一片石本事



嗟乎鴻文補闕迭誌貞妃彤管分編允歸史筆每吟移宮換徵之詞輒見揚烈表悲之意礪刊者二依然一片幽陵拍接成雙洵屬千秋名作惟能傳非常之節斯堪稱不朽之文曩讀蔣士銓一片石雜劇記明婁妃墓碑事怨慕情深低徊欲絕而故宮禾黍之悲又繚繞於字裏行間令人慷慨唏噓不知涕泗之何從文章之能移情也如此惟是劇僅四折其紀貞妃荒陵立碑表識而已余平居從事彰闡頗欲一究其詳據蔣氏所言妃墓在贛屬新建縣檢諸縣誌缺而勿載即正史所紀亦祇寥寥數字又屬載焉勿詳後見南昌縣誌誌即蔣氏所纂略備其事於雜志篇內抱殘補闕賢者苦心願終勿能廣播人口今春余從某君案頭獲讀第二碑傳奇抄本一稱後一片石亦蔣氏所撰益見扶植綱常闡揚義烈之深心嗟乎舟藏未泯藁葬堪悲墓禁誰申堂封將隘非得有心人一再以奠之貞魂烈骨終溼沒於貧家竈側矣余迺取明史所紀參以私家筆錄與藏園居士前後兩著推攷而發明之是亦闡幽之義也

妃氏婁。江西上饒人。明寧王宸濠之正室也。武宗正德十四年。宸濠叛於江西。矯太后密旨。以入朝監國爲辭。先是。武宗以宸濠有不臣之心。曾革除寧王護衛。以示儆戒。尋卽復護。而宸濠謀逆之志益切。聽信術士妄言私建陽春書院。僭號離宮。自稱國主。以護衛爲侍衛。改令旨爲聖旨。反跡旣著。婁妃嘗泣諫曰。太祖法制具在。願陛下仰遵祖訓。鈐束部屬。毋干非分。而以宸濠爲殷鑒。宸濠不從。謂紂以婦人之言而亡其國。此應天順人之基業。婦女何知。乃欲阻撓耶。妃又作詩以諷之。終不見用。及亂作。王文成公守仁率兵討之。宸濠被擒。賜死。妃亦投江而死。文成知妃忠烈。乃徵遺骸以葬之。此語見之明史。實則文成所得者。並非妃屍。蔣氏亦謂文成求之而未得。蓋新建南昌之間。並無馬鬣崇封之妃墓。此足以證文成葬妃之不實。大江東去。芳魂如萍。妃之遺憾亦文成未竟之事也。雖然。春泥不得埋香骨。愁煞西山一帶青。如妃賢淑。豈消不得冬青一樹耶。

清乾隆初。彭家屏爲江西布政司。莒生（士銓字）以名太史遊公廂間。文章聲譽卓絕。一時彭使頗契重之。時有蔡書存者。亦洪都名宿也。夙與莒生友善。間嘗馳書告莒生。



約遊名勝。謂城外興隆觀側。聞有前明婁妃遺墓。歷年既久。湮沒難尋。便當偕子訪之。以抒弔古之思。茗生喜諾。約期而往。則十里田舍間。並無古墓。可尋。卽斷碣殘碑。亦復渺不可得。或謂上饒倉附近。有劉娘娘墓。址今已夷爲田廬矣。或謂農氏某姓家有古墓。一深恐厲鬼爲祟。迄不敢發掘也。茗生既無所得。怏怏而去。言於彭使。請飭屬查訪。彭使以表揚義烈。風化攸關。從之。以委南昌新建兩令。令以轉屬地甲。地甲乃傳諭四境。已而有鍾某者。逕投藩轅。陳白其言。綦詳。信而有徵。謂某本上饒婁氏。婁妃之父。婁諒爲某之高祖。婁妃卽某之曾祖姑。當宸濠創亂之初。婁氏深恐玉石俱焚。徙居隔江之沙井。易姓爲鍾。故今猶仍其姓。妃墓在德勝門外。上饒新建兩倉之間。惟時移物換。禍斷封平矣。彭使曰。汝旣自稱爲婁氏之裔。又言妃墓在德勝門外。有可證乎。鍾某曰。某言猶未盡也。當婁妃沈江之後。飄流至此間。土人獲其屍。解見。哀服。識爲王妃。旣歛其烈。又哀其志。因購文梓。衾衣殮於。歛木私葬於興隆觀側。崇禎末年。吾族有不肖者。鬻妃墓於邑紳。爲郡守建造生祠。事聞於守。力阻其成。索得地券。益以官牒。給某家。世守之。如有更售者。可以官牒控訴。及鼎革而後。改朝易姓之餘。妃墓日見傾廢。後建上。

饒新建兩漕倉。勘地於興隆觀側。發見妃墓。乃於墓之左右各建一倉。兩倉之間空隙地數十丈。妃墓幸以保全。近頃以來。族人又售墓於市。兒市兒構屋以實之。維時前代官牒已屬失效。妃墓遂與庖廚爲鄰矣。彭使見其侃侃而談。審其無妄。曰。本使當刊石立碑以表妃之忠貞。鍾某叩謝。探懷出官牒獻於彭使。視之。硃墨符篆居然前代。官物益信爲眞。旋又問某曰。婁妃沉於樵舍。有順流東下。皖江耳。安得逆溯城闕乎。鍾某曰。潮來則西流。潮去則東下。此亦無足怪者。彭使無言。以告茗生。茗生懇爲婁妃立碑。彭使諾之。碑文爲『前明寧庶人婁賢妃墓在此』十一字。方欲廓清瑩域。以妥幽靈。而彭使忽移節滇南。戒裝匆匆。不及舉行。茗生又引爲憾。儒生力薄。固不能隻手獨擎。因演一片石雜劇以記之。且題妃墓四絕曰。水際埋香太等閒。匆匆何處卜青山。玉魚金盃無人見。只有秋江似佩環。斷橋銷沉劫後灰。已無華表鶴歸來。柴關土鏹人稀到。消受官廚酒一杯。聚米量沙計已空。唱籌聲合院西東。江城豈是無閒土。豚柵鷄柵據此中。遺垢畫就免傳訛。藝苑應摹陸法和。不許碑陰牛礪角。詞人經此定摩挲。一片石既行世。頗膾炙於人口。茗生之名益爲世所推崇。顧幽靈未安。茗生之志猶有。

餘憾。間屢上書於大吏。乞移官地。以徙墓。旁居民。卒無應者。茗生用是怏怏。益思彭公之德。不置。越二十六年。有漢陽生見亭者。讀一片石。而大慟。欽佩茗生不置。見亭之母氏吳。會其舅翥堂。自虔南太守。擢任江西鹽道。見亭往省其舅。與茗生相識於南昌。一見如舊。遂訂忘年之交。時茗生雙鬢斑白。垂垂老矣。而少年夙志。猶未忘懷。偶與見亭相語。見亭以其舅職。掌鱗政。他非權力所及。彼此相與太息而已。逾年。翥堂忽權。方伯篆茗生。怦然而動。言於見亭。屬告翥堂。見亭喜而諾之。白於其舅。吳使乃以事委南昌令伍行先。且偕往。妃墓瞻視。鷄栖豚柵。縈繞墓門。僅有風雨剝蝕之殘碑。屹立其前。剔去苔痕。略辨字跡。吳使爲之黯然。立給墓旁居民以貲。令剋日遷徙。他方又捐捧金。以予伍。令屬爲修葺如式。伍令旣奉委。笑語彭使曰。先祖文定公。昔爲吉安太守。當王文成勤王之日。先祖曾發健卒三百。迎文成之峽。江相助討賊。事平而後文成與先祖。徧求婁妃。遺骸卒無所獲。今憲台以茲事。下委卑職。竟爲婁妃完此大事。事之巧合。有如是耶。吳使亦笑曰。貴縣克承先志。無愧名臣。後裔用盡爾心。恭恪將事。勉之哉。伍令謹受教。亦捐廉俸。購墓門外之民屋。夷爲墓道。於是兆域夷曠。馬鬣隆起。新坊翼然。以崇

吳使爲之題坊。婁妃之墓。至是而奠矣。莒生以夙願得申。比事屬詞。復演第二碑。雜劇六齣。前傳所稱錢繼鏗者。卽彭使家屏也。後傳所稱季延陵者。卽吳使翥堂也。兩傳均以薛天目爲線。薛天目者。卽莒生寓名也。前一片石坊間。猶有刊本。可覓後一片石。則如廣陵散矣。

歷史  
小說  
謝恩里

曩讀百粵輿圖志。知五羊城外。有古蹟曰謝恩里。顧名思義。頗有所疑。邑號朝歌。里名勝母。此中必有異聞。惜不獲一聆其詳。近與粵友某君夜談。偶及此事。某君瞿然曰。子欲聆其詳乎。此中委曲甚長。余固知之頗悉。事隔二百餘年。雖非目擊身受。而一二父老耆舊得之先代口述。猶能言之鑿鑿。斷非齊東野語也。余欣然請益。某君悉舉以告。旣竟。相語憮然曰。是亦明季痛史之一。謝恩乎。記怨乎。左手方屠民。以逞右手。已。魯人歌功誦德。無是非。何黑白。積威之下。求無不得。充乎其極。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皆可引以爲恩。用藉文字之靈。以抒幽怨之氣。上之可紹稗官野史之紀載。下之足當酒後茶餘之消遣也。

滿清南下規粵之師。爲尙耿二軍。尙軍由平南王尙可喜帥之。耿軍則靖南王耿仲明之舊部。仲明中途卒於吉安。其子繼茂代統所部入粵。可喜與仲明同錫藩封。位望在繼茂上。遇事每伐善矜功。輕藐之意。形乎詞色。繼茂則自謂同爲一軍主帥。勢均力敵。寧甘多讓。以故彼此水火日甚。無形衝突。時有所聞。及抵羊城。明守將丁魁楚躬自登陣。整隊拒敵。初頗有爲明戮力之心。嗣以部勒無方。師不用命。乘深夜偃旗息鼓之時。率眷屬避地肇慶。可喜繼茂同時聞報。爭先入城。繼茂主軍在後。卒爲可喜捷足。旣進南門。繼茂已追及。兩軍相與齟齬。可喜立馬軍前。厲聲語繼茂曰。孤始封智順王。此次提兵南下。聖上重錫平南封號。顧名思義。責有所歸。孤不先行。誰當先行。繼茂曰。先王亦奉靖南之命。子代父職。名正言順。吾何事甘爲牛後。且君已先入。此度當讓吾矣。可喜不可卒從。參軍之議。奪取杉店木板。置之道中。使兵士分執其端。以爲鴻溝。兩軍左右而入。顧雖幸能和平解決。而水火之端自此益深矣。

尙可喜爲人。猛鷲嗜殺。尤好杯中物。每值醉後。輒解佩刀。手刃侍者。投其肉。以啖犬。引爲笑樂。蓋張獻宗一流人物也。繼茂雖無可喜之暴。而軍中徧禱。大半資望。出己上。常

出擾民。繼茂不能禁，亦不之禁也。兩軍既入城，可喜。據粵王府繼茂入督署，部下各將吏分占民屋以屯兵。時王府爲唐王蘇觀生所居，可喜之入也。觀生率府丁拒之，可喜大怒，斬關直入。府中上下男婦三百人悉葬劍鋒之下，尸積如邱，血流成渠，可喜命兵士盡檢屍身，就府旁隙地而焚之，腥煙撲鼻，濁氣熏天，見者莫不酸心。殺人王之雅號，一時喧於衆口，語爲可喜所聞，勃然作色曰：「此輩漏網之魚，胆敢毒詈乃公，今不置諸釜中，更待何時？」於是下令軍中整刀准兵士大殺三日，始自西城門遇人，卽殺。童叟無赦，三日之後復准，姦淫劫掠三日，欲使民畏其威，不敢正視。令下兵士視爲唯一利源，無不爭先恐後，可喜督兵殿後，無辜良民或死於道，或死於家，要之無一能免，亦無一敢拒如羊之見虎，慄慄自危，惟束手待斃耳。既死其人，并奪其物，手拈不能盡，則取器以盛之，逼人爲之肩挑，至營則取其貨而戕其人，間有富紳巨賈，聲稱大清順民，願獻金贖命，兵士左手授其幣帛，右手已斷其頭，顧妻女之色麗者，始則淫之，仍復戮之，或有就淫而求生者，則挈歸營中，甚至一兵而據數女，視爲習見之事，嬰兒幼童非擲諸地上以供踐踏，卽置之刀頭以博笑樂，肝腦塗地，血肉橫飛，慘酷情形，殆難罄述。及第

三日所殺已達六十萬衆。陀法寺僧普空。惻然動悲天憫人之念。迎可喜於軍前。鹵簿欲絕之。已爲可喜所見。可喜素好佛。卽召普空而語之曰。和尚那裏來。和尚來甚事。軍法無偏私。和尚願赴極樂國。耶。普空合掌稽首曰。南無陀佛。貧僧何罪。此來特爲大王祈福。衆生說法耳。大王略定百粵。威震四方。入世法與出世法異途同歸。大王功行已超上乘。願有土無民。何以王之可喜聞言。頗爲動容。普空又曰。天有風雲。地有高卑。人有災難。刀兵水火。氣數使然。大王前旣代上蒼震雷霆之威。今當爲我佛施雨露之恩。威以懾人。恩以懷人。大王之福山高水長。可喜以爲躉。卽曰。孤本以三日爲令。今已及期。卽當收刀。普空復合掌稱謝曰。貧僧饒舌。大王恕罪。可喜笑遣之。且囑普空爲之。諷經以補殺孽。異日願爲陀法寺崇宏規模也。

殺戮之令雖除。姦淫之劇繼作。初受慘禍者爲城西居民。自經屠戮。寸草不存。姦無所。姦掠無所掠。乃移馬首別圖。他方於是歸德門一帶。遂同罹浩劫矣。歸德門之東。有尙軍千人駐守。統之者爲王某。其西不及三里。耿軍駐焉。耿軍兵士聞尙軍大屠西城之。豪舉莫不躍躍欲試。祇以未奉號令。不敢暢所欲言。及聞尙軍將踐姦淫三日之令。兵

士益不能忍以爲凡屬同袍皆有殊勳於國家卽皆當享受此權利請於統帥願以尙軍爲例犒賞全軍三日繼茂逕諾之歸德門外之安吉里有紳士姚姓者嘗爲督師參軍退養於家室有三女皆具美色爲耿軍兵士所占者已有日姚乞貸其一生故忍辱以安之女則恐爲父母累亦不敢以死自全每值夜分輒有兵士二三人邀集其侶登堂強索酒食令三女執壺侍酌醉則其侶闕然而去主者分挾所歡擁之達旦幾視爲娼寮姚雖切齒痛憤終以身家念重未敢或批逆鱗及尙軍下姦淫之令王某所部兵士卽素未敢公然尋歡者此時亦眉飛色舞爭先攫食禁鬻若色中餓鬼更無論矣姚氏三豔夙爲王部某甲某乙等所涎羨祇以已有捷足者在偷從而爭奪之難免不動干戈主帥爲粉飾計不得不按紀律以從事循是之故尙有顧忌初不料竟有此特許姦淫之令也主帥之態度旣已表暴兵士之顧忌蕩然無存某甲某乙約其同袍竟赴姚宅大聲呼嘯斬關直入姚女頻遭陵虐殘喘僅存願以二老之故猶復覩顏周旋頗當甲乙意感之益甚愈欲得之且恐耿軍兵士復來不願分人杯羹并謀所以獨占之計甲乙相與計議甲曰通都大市空屋鱗比我可擇其當意者居之毋需黃金市屋卽



能。穩。藏。阿。嬌。前。度。人。來。侯。門。似。海。其。奈。我。何。此。上。策。也。否。則。卽。擊。之。入。營。特。營。內。朋。曹。過。多。我。能。奪。自。人。手。安。知。他。人。不。能。奪。自。我。手。若。必。不。得。已。而。如。此。行。之。亦。次。策。也。至。若。暮。來。朝。去。視。同。傳。舍。微。論。不。能。爲。我。專。有。卽。終。日。僕。僕。亦。令。人。疲。於。奔。走。乙。然。其。說。遂。用。上。策。立。往。都。市。覓。屋。甲。則。留。守。姚。家。以。防。他。變。亡。何。乙。返。報。告。寓。已。擇。定。且。謂。日。用。器。皿。一。律。完。備。可。卽。行。甲。乃。語。姚。曰。汝。女。良。美。余。等。尙。未。有。室。今。卽。攜。去。他。日。酬。庸。行。賞。或。能。博。得。斗。大。金。印。汝。女。有。榮。亦。汝。之。光。言。頃。卽。驅。三。女。而。行。姚。欲。與。言。甲。舉。刃。擬。之。姚。掩。面。大。泣。其。妻。幾。欲。投。石。求。死。及。甲。等。旣。出。門。猶。聞。三。女。嚶。嚶。泣。聲。也。及。曉。耿。軍。兵。士。又。至。不。見。三。女。所。在。初。疑。姚。某。隱。匿。繼。經。一。再。申。訴。始。信。確。爲。尙。軍。所。掠。忿。恨。之。心。一。時。無。可。發。洩。竟。將。姚。某。夫。婦。殺。却。姚。以。求。生。而。忍。辱。終。至。求。其。生。而。不。可。得。寧。作。太。平。犬。毋。爲。亂。世。民。信。然。

同。里。有。某。宦。者。嘗。官。刺。史。頗。豐。於。資。侍。妾。成。行。不。下。十。人。羊。城。未。破。之。前。本。擬。徒。居。鄉。落。以。眷。口。過。多。長。物。累。累。不。能。盡。載。以。行。一。時。踟。躕。未。決。乃。未。及。行。而。城。破。某。宦。知。不。可。免。招。集。潰。兵。數。十。人。於。家。名。爲。家。丁。以。備。不。測。是。時。有。尙。軍。兵。士。四。人。闖。入。其。宅。家。

丁早受防禦之令。藏於門樓高處。發矢下射。殪其二人。餘二人不敢復前。抱頭而竄。某官知禍急。集衆丁而告曰。某亦大明臣子。身受國恩。義當効死。今日禍機已啓。賊必大至。斷無延頸受僂之理。雖運數難違。衆寡不敵。然能多殺賊兵一人。卽靈我心一分。願如主人命。寧死勿去。蓋清軍結隊遊行市上。遇潰兵輒殺之。故不留之。尙可藉衆力以拒敵也。已而清軍果大至。數且及百。某宦親揮家丁撲敵。迎戰。刀銃並舉。矢石交下。相持可十分鐘。卒以不敵。潰敗尙軍。吶喊而入。遇人便殺。一時里中亂如鼎沸。閭閻不幸。變爲戰場。附近居民皇皇失措。誠不知身死之何所矣。

來日大難。方興未艾。里中父老。惓然憂之。有知普空事者。往陀法寺謁之。請爲言於可。喜。普空慨然諾之。且曰。平南王頗有懺悔意。昨來小寺許願。將爲菩薩。重塑金身。廣大廟。模貧僧此行。或可有希望。惟理不勝勢。從古如斯。彼爲開國元勳。我乃勝朝子黎。若逕以殺僂。姦淫相規。仍恐不獲實效。貧僧當更圖良策。以濟之。父老皆稱謝而退。越日復詣僧院探問消息。普空含笑而出。語諸父老曰。賴諸位老先生之精誠。尙王果納貧僧。

之諫。第此時兵驕將悍。託之空言。必鮮實效。貧僧陋見。此舉宜歸功於統兵裨將諸位。卽於其地刊石立碑。歌功頌德。陽則博其歡心。陰則斂其暴行。特未知諸位於意云何。父老皆曰。能得安我鄉井。此事固甚易。易。普空合掌稱善。父老退而互商議定。改易里名。於是安吉里遂變謝恩里。里人目勒石以記其事。洋洋百言。無非諛墓之類耳。及洪氏起於廣西。樹滅清。復漢之幟。所過都邑。凡屬滿清古蹟。莫不夷爲邱墟。謝恩里之碑。石遂燬。然而二三耆舊。猶能道其彷彿也。

定夷曰。新莽頌德。數萬人。魏闢生祠。徧天下。褒貶毀譽之不足徵於此。昭然矣。痛哉。普空之言。理不勝勢。從古如斯。余爲之續曰。從古如斯。於今爲甚。嗟乎。天下滔滔。是非何在。余記謝恩里事。不禁感慨繫之矣。

歷史  
小說  
名山御蹟

惠泉爲江南名勝之區。清聖祖歷次南巡。皆駐蹕焉。其時尙以節儉風天下。蘇撫湯斌（後諡文正）亦無夸靡要寵之習。御舟入境。邑令猶坐堂斷事。清簡不繁。概可想見。後雖稍事紛華。亦不過結綵爲樓。懸燈映水。點綴湖光山色而已。及高宗繼武先人。重修

舊典於昇鑾輿所至工作繁興官民鋪張揚厲竭蹶將事以博十全老人二祭駕幸惠泉之日嘗顧侍臣語曰江南爲山水奧區揚州繁華矣而無真山水金山佳矣而有戒心惟惠山幽雅閒靜獨稱朕意以故駐蹕之日獨多羣下揣摩上意獻媚殷勤譽之者謂百廢俱舉毀之者則謂勞民傷財當日華靡狀況故老相傳歷二百年猶有能道之者

先是江督黃廷桂受內侍密囑疏請聖駕南巡猶恐不足哄動觀聽則暗令各府州縣收取鄉紳耆老呈詞詳院奏請以明萬民望幸之意實則連篇累牘之章奏皆深文作僞也南巡之詔未下而官府差弁已四出殃民凡寺觀園林之稍有聲名者無不從事增飾而以鉅款責之紳民官威所及誰敢拂逆惠泉旣爲江南名勝故錫邑人士之供差尤繁幸當承平之世物力富饒雖受騷擾尙堪支持而各山景物久經風雨剝蝕之後藉帝王餘蔭得復舊觀亦未始非幸運也其中最邀帝眷者厥惟漪瀾堂與寄暢園兩地本負盛名曾由內侍傳旨定爲臨幸之所平泉草木被此寵榮引爲希世曠典故葺治更爲精美顧中翰迎駕詩曰漪瀾堂一闕誰敢汲名泉樹杪浮金碧樓頭奏管絃

旗亭多繫馬。寺港少停船。醉尉頻呵問。踟躕立道邊。名園惟寄暢。聖祖昔登臨。亭榭有  
衰盛。溪山閱古今。巖居留睿照。野趣洽宸襟。九老荷光寵。三朝祖德深。就此詩意推想。  
可略稔當日情景。顧皇皇聖諭。嘗布告天下。江南多名山古剎。祇令掃除清潔。不得有  
所增飾。蓋雖居絢爛奢華之實。猶不欲有絢爛奢華之名。奎光（中翰名）之詩。尚多隱  
而不露。抑而不揚者。倘使據實直言。殆當不止如此。然而悉心細味。浮夸情景。已歷歷  
如繪矣。

二泉漪瀾堂者。聖祖南巡。曾幸其地。觀泉汲水。與耆舊閒話桑麻。引爲至樂。游覽之餘。  
嘗御題其堂刊之。碑石著爲曠典。比高宗南巡。呂令王鎬先意承旨。集紳民商議興修。  
其時雖未棟折樑傾。而粉垣剝落。雕欄頽敗。斷不足辱萬乘之尊。衆意僉以興修爲是。  
王曰。興修之費。數當不資。惟諸君分任之。積款愈巨。則規模愈大。倘得天語褒許。一邑  
之榮。卽諸君之榮也。紳民聞之。自無敢反對者。乃爲解囊捐輸。不足。更議按田攤捐。以  
贊同者寡。不果。王遂請於省吏。乞移公款依助。不意爲黃督批斥。竟根據明詔。加令以  
輕舉妄動之名。令爲大訛。以督院前恭後倨。莫稔意旨所在。問計於幕友。幕友笑曰。公

第○勿○再○請○款○卽○無○事○矣○凡○諸○工○程○自○當○進○行○督○憲○特○不○願○移○動○公○帑○耳○王○以○爲○然○乃○召  
巧○匠○至○立○使○勘○視○舊○屋○繪○圖○以○進○一○日○而○圖○成○視○舊○大○加○宏○敞○於○是○尅○日○興○工○無○間○晝  
夜○堂○臨○方○池○後○爲○二○泉○聖○祖○御○碑○在○焉○王○令○毀○而○重○建○其○堂○大○不○踰○前○而○高○則○過○之○飛  
簷○峭○角○畫○棟○雕○樑○八○方○洞○閣○繞○以○廣○廊○沿○廊○配○置○紗○隔○上○爲○花○板○繪○畫○精○細○雕○鏤○工○妙  
金○碧○絢○麗○煥○然○一○新○堂○之○中○設○御○座○而○移○御○碑○於○白○雲○庵○堂○下○鑿○石○爲○池○四○圍○石○岸○雕  
刻○花○紋○備○極○新○巧○舉○凡○珍○禽○奇○獸○之○屬○都○有○栩栩○欲○活○之○勢○清○泉○從○石○龍○口○下○注○向○與  
池○平○今○則○更○深○鑿○丈○許○使○石○龍○高○出○池○面○下○注○之○水○淙淙○有○聲○清○朗○可○聽○底○鋪○錦○紋○小  
石○五○光○燦○爛○諦○而○視○之○泉○水○明○澈○見○底○彷彿○萬○縷○紅○霞○自○天○際○映○入○堂○之○外○池○之○旁○琪  
花○芳○草○玉○樹○瓊○株○栽○植○殊○徧○亦○足○遊○目○騁○懷○也○環○堂○盡○懸○綵○燈○耗○費○至○數○千○金○鉤○心○鬪  
角○競○事○輝○煌○天○皇○聖○明○之○頌○紅○炬○光○中○觸○目○皆○是○卒○之○其○費○仍○源○源○取○之○於○民○王○令○不  
特○未○捐○捧○金○而○公○款○之○飽○入○私○囊○者○轉○逾○千○金○之○鉅○及○上○遊○幸○是○地○頗○爲○愉○悅○特○召○王  
令○進○見○呂○侯○未○秩○咫○尺○天○威○不○禁○爲○之○穀○顛○上○忽○詢○曰○此○處○部○署○是○否○汝○所○承○辦○王○崩  
角○稱○是○上○笑○頷○之○恩○賜○點○心○時○兩○廊○隨○駕○者○多○大○臣○黃○督○亦○在○其○列○令○以○微○員○獨○獲○賜

食洵異數也。已而上又曰：尤某尙有後否？其子孫能世其業乎？先是邑有尤某者，以善雕刻著名。舉凡犀、玉、珠、寶之屬，無一不能精鏤。巧琢方成，童時戚家有犀杯一極寶，愛之。其父假之歸，適有犀在，尤乃仿爲之款式，如一惟色澤略遜，則搗鳳仙爲汁，如染指。甲法染之，遂與原杯無殊。人莫能辨真贋也。於是尤犀杯之名大噪。聖祖南巡，聞其名，召而試之，大爲稱許。攜之北歸，服務內苑。後以年老返鄉，嘗言禁中有珠玉之精，小於龍眼，堅過純金，亦能迎刃有餘，真絕技也。高宗在宮內，習知其事故，諄諄問其後裔。王令不稔，有此故事，一時茫然不能對。惟免冠請罪，上亦不怒，囑查訪奏復而已。尋有貂皮綵緞之賜，而漪瀾堂則以屢經修葺，巍峨廣廈，歷久常新，十全老人南巡之遺蹟，於今摩挲碑石，猶可探尋也。

寄暢園者，雍正年間嘗沒於官。乾隆初元歸於秦氏，園中佈置亭臺軒榭之屬，無不應有儘有。然一邱一壑，總未脫尋常園林氣味。不知逢何幸運，忽爲高宗所眷，注特頒宮帑千兩爲修葺之資。大吏奉承上意，於秦園之責望，獨嚴秦之族。老有名五輯者，薄有田產，賜帑之詔既下，族人皆引爲榮。五輯獨受寵若驚，慄慄危懼，卒不敢具領，而解私

囊爲修理費樓臺金碧花木葱翳相與輝映燦然可觀秦氏力意求工並徵蘇揚女樂納之園中管絃嗽嘈蘭麝氤氳極一時之盛五輯素工丹青繪王母山水二軸擬獻於上以爲吉頌及上至五輯與族人跪迎上賜綵緞二十八疋五輯以畫進上又賜貂褂計秦氏接駕之人年九十者一八十外者二十六十外者四時汪相國由敦隨駕在側帝笑語汪曰其喚之起年老者可勿多禮也汪唯唯然龍鍾者已幾不能起矣上又製詩囑和咫尺天顏竟無敢應者其後族人以御詩刊壁上南巡遺蹟遂與漪瀾堂並傳矣定夷曰高宗屢巡江南必遊蕙麓南巡遺蹟之可紀者翳獨漪瀾堂與寄暢園乎特以兩地當時粉飾獨盛耳友人某君之祖語余南巡詔令旣頒邑令集諸工作於武廟榜其門曰大差局每一巡行官民辦差輒歷年餘若滿桌燈檠馬槽火盆竹篋等品集於局者動以萬計工匠在此期內無暇復及他事而官給工資恆不及尋常所獲之半怨氣滿腹不敢言也至商舖則除迎駕閉市等損失外亦須供給物料中以木業賠累最鉅次則綢莊蘆行麻店燈肆用品雖由官發價而數極扣剋得半爲幸矣嗟乎專制帝王之威福有如是乎無惑乎世之作皇帝夢者多也



歷史  
小說  
拾和珅相國事

和珅爲清高宗寵臣。讀史者類知其入方其盛時。權傾朝野。宰相大臣莫不奉之。惟謹其下。無論焉。凡敢於上前抗顏直諫者。於和珅前轉不能不仰承意旨。否則無以自保。首領且和珅飲服御一切擬諸大內。高宗明知其然而縱惡怙過。絕不之禁。當日改朝易姓。易如反掌。清之不速亡者亦云幸矣。近人以高宗嬖倖和珅。因有硃印夙緣之說。事雖無由徵信。而能擅寵如此。其有特別魔力。固可斷然無疑。或謂高宗能西域邪咒。和珅實教之。其術足以壓服高宗。此亦將信將疑之談。總之奸權欺弄人主。必挾操縱盈朒之妙訣。和珅揣摩工巧。事事恰合上意。納賄既多。則擇其關係淺者。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杳抄速治。藉結主知。此所以終高宗之世。終不悟其奸也。

乾隆某年。林爽文亂於台灣。福康安率大兵征之。奏凱而還。功勛懋著。至杭州。適高宗由海寧觀潮歸。遂扈蹕北上。氣燄之盛。一時無匹。後人記載。且傳福爲高宗外室子。則高宗與福之親密可知。卽不然。金川回疆之役。皆福爲之主帥。益以平台之功。國家勛臣。帝眷方殷。誰敢不爭先獻媚。而和珅獨敢侮之。當福之旋都也。已晉爵貝子。高宗頗



和。珣。貪。婪。好。貨。誠。不。可。以。紀。極。願。於。天。潢。宗。室。亦。敢。施。以。索。賄。之。能。而。掉。弄。玄。奧。權。奸。之。術。信。可。畏。哉。肅。親。王。繼。任。死。而。無。子。有。承。重。孫。一。人。當。襲。王。爵。乃。繼。任。之。姪。永。錫。覬。覦。爵。位。力。謀。所。以。奪。之。者。陰。念。內。府。之。事。惟。和。珣。可。左。右。上。意。因。託。人。介。紹。願。以。弟。子。禮。謁。見。和。珣。許。之。永。錫。入。和。珣。方。倚。錦。坑。坐。偃。蹇。不。爲。禮。永。錫。不。敢。遽。陳。來。意。僅。作。寒。暄。之。談。和。珣。意。似。不。耐。旋。曰。近。來。前。門。外。熱。鬧。更。甚。昨。日。有。人。來。府。求。售。房。產。子。在。外。多。聞。見。亦。知。地。價。乎。永。錫。乖。覺。已。悟。其。意。從。容。而。對。曰。門。生。有。市。房。在。前。門。外。正。居。鬧。市。中。心。敬。以。獻。陳。聊。當。贄。儀。幸。乞。老。師。賞。收。和。珣。唯。唯。永。錫。始。稍。吐。來。意。和。珣。猶。多。方。作。態。以。難。之。永。錫。乃。屏。息。而。退。立。取。房。單。地。契。等。封。交。和。珣。宅。中。更。備。數。千。金。爲。珣。宅。諸。幕。賓。壽。懇。於。和。珣。之。前。善。爲。說。辭。一。日。高。宗。方。退。朝。和。珣。平。日。出。入。大。內。本。無。忌。避。此。時。遽。跪。奏。曰。肅。親。王。繼。任。無。子。王。爵。應。擇。賢。繼。襲。陛。下。意。屬。何。人。奴。才。已。謹。備。恩。詔。當。卽。填。入。頒。發。高。宗。曰。繼。任。無。子。而。有。孫。其。孫。襲。祖。爵。乎。和。珣。曰。繼。任。之。孫。年。稚。而。弱。恐。非。載。福。之。器。繼。任。原。係。承。襲。父。爵。其。姪。永。錫。器。宇。不。凡。奴。才。所。深。知。蓋。以。永。錫。襲。位。亦。孫。承。祖。爵。也。高。宗。已。會。其。意。笑。曰。卿。言。亦。善。朕。卽。使。永。錫。襲。王。但。招。宗。室。不。平。之。議。

耳。和珅崩角。謝曰。陛下之命。誰敢誹議。於是永錫。臬晉。龔肅。親王矣。後仁宗誅和珅。亦列此事爲罪案之一。

和珅有弟曰和琳者。倚兄之勢。亦極貪黷。和珅賣官鬻爵之案。大都和琳爲之。招徠故納賄者。每於正項而外。必更益若干金爲和琳壽。和珅查抄時。其家財以億兆計。和琳雖遠不逮。兄亦不下數百萬。有蘇凌阿者。和琳之兒女姻親也。由部員歷升至倉場侍郎。積資頗豐。年且逾八旬矣。兩耳重聽。龍鍾已甚。而猶不忍乞休。終以不獲一正揆。席爲憾。因乞援於和琳。和琳曰。我輩至親。事無不可。唯命。但正卿首揆。位極人臣。非如他事之易措。上下打點之費。閣下能勉力籌之乎。此語本和琳探索之辭。藉以覘其有無。蘇以年高情急。遽答之曰。但求中堂允予提拔。萬金不吝也。和琳少之曰。以萬金爲宰相代價。毋乃太褻。且閣下衰頹如此。召見之時。必先接洽中官。則應對進退。差可不至失儀。區區萬金。如何分佈。蘇爲嘿然。知不飽貪慾。終無以達目的。乃曰。第求中堂一語。吾則無不唯命。閣下將伯之德。亦當竭力以報。和琳始欣諾。不數年間。蘇果仕至大學士。重聽既甚。奏對每不稱旨。高宗以和黨故。不加譴責也。又有吳省蘭。李潢。李光雲。

者皆和。坤之幕賓。與和琳上下。其手聲名。狼藉無惡。不爲吳尤譏。詐有智多星之稱。伊犁將軍保寧。爲阿文成桂所保。升授協揆。和坤以未得。隸金心切銜之。問計於吳。且曰。此風斷不可長。當痛懲之。吳曰。中堂欲主上收回成命乎。如此太覺費力。鄙意盡藉。邊疆重要。奏請留任。使保寧有所覺悟。何慮彼不輦金來獻乎。和坤大喜。如法泡製。保寧竟不果入京。迨高宗薨。言官撫事彈糾和坤保寧之事。始爲仁宗所知。和坤之罪益纍纍如繁星矣。

方和坤之盛也。阿文成與之同列。文成正色立朝。和坤於同官皆視之蔑如。獨畏文成嚴正。故時亦揭發一二臆案以飾人之耳目。如浙撫王亶望。魯撫李國泰之獄。卽此類也。管侍御世銘者。以才行受知於阿文成。侍御雄於文。所著韞山堂稿。清之中葉。幾於家絃戶誦。願當時屢躡秋闈。中年始通籍。授職戶部主事。文成見其文。稱爲奇才。專摺保薦。入直軍機。處時和坤已任軍機大臣。管性方剛。憤和坤之恣橫。時發讜論。折其牙角。和銜之甚。欲中傷之者屢矣。賴文成始終覆翼之。得不及禍。亡何管補御史。文成恐管以言賈禍。謀所以保全之者。乃面奏曰。軍機章京中。惟管世銘一人下筆敏捷。諳練。

故事世銘一去繼者無人請以御史留值軍機處竟獲俞允清制軍機章京傳補御史即當退出直廬引見而後方可具摺言事若留值則不得奏事矣管於未引見時已草奏疏數千言備論和珅欺君誤國之罪方欲繕摺恭呈而留值之旨忽下管大爲失望後知出自文成意以爲文成以軍機重要需人輔佐耳而意頗侷僚不平及入謁懷疏示文成文成笑曰吾亦正爲此耳固知君疾惡如仇但彼得君方專區區一奏有何功效君徒自取橫禍曾無補於國家盍再養晦待時報國之日正長也管聞所言爲之感涕從此遂鋒芒深斂矣其後文成與管先後逝世去和珅伏法之日先數日耳終不及見其戮首東市泉下其有餘憾乎

定夷曰和珅佚事(十葉野聞)(南巡秘紀)兩書皆有專載以余所知則尙有疏漏者殺青誌之當亦好談國故者所樂聞權奸之禍有如是夫

歷史小說 匿名信

官方之不修吏治之腐敗至有清而極無辜良民往往死於非命故終清之世冤獄不可數計余所著如「冤海明星」「蛾媚血」「秣陵冤獄」三篇皆清吏枉法之政績也願

前所述者。或以官吏之剛愎執一。理以武斷之。或以仇家之中傷。賄多金以網羅之。其受冤也。猶專制時代之常情。乃有官吏已曉案情。而不得不枉法成獄。仇家並無厚賂。又能逼官吏不得不從。此其情節更離奇而黑暗亦尤甚。如嘉慶初元。定王邸內之匿名信案。真所謂暗無天日者也。

距蘇州城十五里外。有七子山者。一清涼幽寂之境也。山有三官殿。每當上中下三元節期。進香者絡繹不絕。烟雲繚繞。蠟炬爭輝。則一變冷落而爲熱鬧矣。三官殿之住持僧名雪心。坐擁廟產。富類紳衿。不僅不守清規。抑且無惡不作。與邑人皇甫某頗莫逆。箇中實有特殊關係。鄰里嘖嘖稱異。皇甫之子麟。蒼恥聞人言。脚雪甚深。第無力以逐之。會雪心與某孀婦和姦事。發捕於官。麟蒼密與羽士湯鐵華。李鐵印。謀乘間奪取廟產。湯李正涎羨三官殿香火。聞麟蒼語雅表同情。適張天師來吳。湯李請於天師。乞以三官殿歸道家掌管。天師可之。厥後雪心案結。被釋。誓與湯李不共願。尙未知麟蒼亦預其事。歷控湯李霸佔廟產於府縣。皆不得直。雪憤益甚。上控至撫憲。案下奉批。三官殿向係禪院。應由僧掌。湯鐵華李鐵印。可各回城隍廟。圓妙觀。雪心不守清規。勒令還。

俗另招吳江戒僧德和主持完案其結果雖兩敗俱傷然雪心怨毒之心終不稍去也還俗後復名顧錫祚仍往來於皇甫家如故麟蒼之母遽以次女字之麟蒼以家醜日彰頗弗善其母力爭不可且言誓逐雪心雪心知之以囊內金盡無從吐氣乃北走京華求爲掩土重來計然由是遂與麟蒼爲仇矣

雪心旅京有年寄居於孫某家久無所得幾不自存屢馳書皇甫求予仗助爲麟蒼所抑皆不得報追念前塵益恨湯等不置遂起設謀毒害之念投匿名信於定王邸中內具硃帖二紙一書白蓮教敕封兵部尙書昭信侯湯鐵華下註住江蘇蘇州城隍廟一書白蓮教敕封兵部侍郎前隊先鋒李鐵印下註住江蘇蘇州圓妙觀內封簽上書啓承機密字樣外封開明寄北京甘石橋北塊定親王府王二爺雇一素不相識者送往王邸護衛問所從來其人如封面以告擲函逕去闖者持函入徧詢姓王者僅得一小寺人而又與江蘇人夙無往來闖者乃自拆閱之觀此二紙爲之驚絕立覓來人則已遠颺乃以來信逕呈定王定王震於白蓮教之名知此事非同小比隨傳駐京江蘇提塘官查問時本員告假回南由四川提塘代辦倉卒之間慌忙失措不查有無此信遽



以江蘇提塘轉來爲答定邸以聞於朝仁宗立頒六百里加緊諭旨兩道一發蘇撫費某着令由清江工次趕回查辦附以原信一發江蘇織造官舒鑾着傳駐蘇提塘官甲查發信號簿中丞奉旨之下不及啓節卽札蘇藩查封城隍廟及圓妙觀並先逮禁湯李二人檢搜者再除經卷而外一無所得湯李亦經分別鞫訊極口呼冤承審官訊以有無仇家湯李僉稱無有惟七子山僧人雪心前因爭奪圓妙觀微有嫌怨諒不至以殺身罪相陷害況彼已遷俗去鄉茲事殆非所爲此外則別無仇人矣又訊雪心何在則謂此人向出入皇甫某家探之可知其蹤跡藩司乃委三縣馳往皇甫家檢得雪心由京寄回之信并知京中寓所正欲開庭再鞫而中丞適歸藩司星夜上轅密議取定邸匿名信視之則與雪心寄回之信儼然一人手筆也撫藩大喜知端倪已得不難迎刃而解又派人至三官殿提取雪心往日所記簿件勘之字跡亦復相類於是雪心之爲誣告犯斷然無疑矣中丞乃與織造會銜奏聞請逮雪心歸案雪心方謂所謀極密卽不能報復私仇亦無反坐之虞縱騎至正如飛將軍從天下降出乎意料逮捕入官旨派軍機某大臣嚴鞫雪心異常狡展罕諱不承問官設辭誘之曰汝戚皇甫麟

蒼已供。汝蓄意陷害。湯李尙有何辯。雪心辭窮。陰念麟蒼。既揭吾之私。吾獨不能同入彼於罪乎。乃俯首直承。且曰。信固爲我所寫。皇甫麟蒼實與其謀。我入都後。彼方遞寄耳。某大臣見雪心業經供認。乃覆奏請旨。仁宗覽奏。親筆硃批。略云。朕說此信。必係江蘇寄來。該犯既已供承。道士應卽釋放。可將駐蘇提塘登號書吏及皇甫麟蒼等一千人犯解京候訊。自有此批。而信從江蘇遞寄。遂成鐵案。不可復改。終至釀成大冤獄矣。軍機大臣尋以硃諭轉寄蘇撫。中丞立拘麟蒼至。麟蒼矢口不認。謂爲誣攀。且言雪心平昔不法事甚詳。中丞審知爲冤。乃曰。此案情節已達天聽。聖意指明江蘇所寄萬無翻案之理。無已。其將錯就錯耳。於是集司道於撫轅。共議口供。中丞曰。事已如此。惟有難爲提塘程鏞書吏吳秀華及皇甫麟蒼三人。但本部院爲三人計。當極力避重就輕。磋議終日。方有定見。在麟蒼方面。供認雪心託彼寄信爲常有事。此次出行。並不知其所往。臨行之前。一日致書於吾。囑送提塘案中。塘中寄信例須制錢百文。吾與書吏吳某素相識。書款均面交之。在秀華方面。供認麟蒼送信交款是實。吾以倉此蠅頭未經發號入賬。及包封遞發。暗將此信附入。絕不知爲違法之物。如是麟蒼之罪。不過受人

之愚。無知。誤犯。耳。秀華私得。僅百錢。附帶書信。提塘通病。尤無甚大過也。程鏞罪在失察。充乎所至。不過革職而已。

全案既移都下。仍由某大臣審讞。麟蒼秀華具如前供。雪心忽言。圖害道士。麟蒼實與其謀。問官訊以證據。則言吾曾告以使能奪得。三官殿香火。即以百金爲酬。渠貪此利。故同謀耳。以問麟蒼。麟蒼呼冤不置。雪心力白。非誣。官怒。用刑逼供。麟蒼不勝肉刑。領首認服。問官又訊秀華。是否同謀。雪心言。吾與麟蒼約。使此信而能安。然遞到王府。則包封書吏。應分潤之。秀華聞言。固言其妄。某大臣高喚。掌責甫三下。而齒落其半。秀華痛極。亦遂招承。蓋雪心已知己之無所逃罪。故任意陷人。多陷一人。卽彼多洩一分憤氣於皇甫。尙有夙嫌。若吳固。一面不相識者。乃亦信口害之。其爲洩憤可知矣。案定。雪心擬斬。皇甫麟蒼。吳秀華。發黑龍江。達呼爾。爲奴。程鏞失察。革職。奏入。奉旨。雪心立決。皇甫麟蒼。吳秀華。各重責四十板。再行發配。提塘程鏞。革職。不足蔽辜。發近邊烟瘴。充軍。此後江蘇官吏。上自撫藩。下逮府縣。莫不知程吳皇甫之冤。然而莫敢一言也。

定夷曰。查辦是案之江蘇長官。故入人罪。其荒謬固已極矣。而承審之某大臣。不計湯

李。早。經。撤。回。三。官。殿。已。歸。德。和。主。持。雪。心。還。俗。之。人。如。何。再。能。奪。轉。乃。偏。信。誣。攀。嚴。刑。逼。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其。荒。謬。尤。難。恕。也。

小歷史  
土牢記

上海某劇場。將有土牢計新劇之編演。其預告云。『湖南候補知縣楊國棟。寵妾滅妻。聽信讒言。從其妾胡氏之譖。將妻劉氏囚入土牢。活釘致斃。幸楊子寶忠訴知其師鄭見明。稟控於官。沉寃始白。』此案爲前清道光間事。湖南父老幾於無人不知。彈唱者且編爲土牢記盲詞。詞多三湘土音。殊非盡人能解。其事則就余所知。與某劇場之土牢計迥異。筆而出之。亦足爲稗官之信史歟。

楊國棟者。爵督楊遇春之從子也。楊督受宣宗知遇。誓師西陲。征討不庭。所向每建奇功。同人畏之如天。人有令公再生之譽。銅柱留名玉堂。受爵朝廷。虞南人復反。使楊總制陝甘。坐鎮邊徼。聲威赫弈。並世無雙。時國棟賦閒在籍。思藉大樹蔭庇。以求功名利祿。乃納粟爲別駕。分發甘省聽鼓。以爲投効。世父麾下。則輩黃騰。達指顧。聞耳比領。憑赴甘。卽晉謁楊督。瀝陳家境困難。非官無以爲生。語意之間。陰求楊督超拔。楊聞言。唾

其面曰似汝。平日行爲已足。敗壞家聲。一行作吏。必然魚肉小民。是豈可爲官耶。此間無汝容足地。速爲我歸。國棻失色而退。楊督旋奏褫其職。國棻知不可挽回。踉蹌歸四川故里。奉老母往河南。中丞楊國楨者。楊督之公子也。於國棻爲昆弟行。國棻在甘情狀。中丞已微聞之。願以國棻奉板輿而來。不能饗以閉門羹。則延之入署。國棻刼以無官不能養親。且曰。豈有猶子爲大憲而叔母乃一寒至此。曾能熟視無覩乎。中丞不得已。乃爲捐百里俟。使往湖南候補。旣全同原。急難之義。又免官親倚勢。陵人洵情至而義周也。

國棻旣得官。卽返故里。摒擋一切。願以鄉譽不佳。嚙願壯其行色。所親有寄寓成都者。家頗富庶。國棻乃往求之。所居館舍之對門。爲一整容舖。舖主有婦。氏駱。美而蕩。尤物也。國棻旅居寂寞。則恒登樓。踱步臨街。眺望輒與駱氏覲面。春水送情。秋波留盼。風流窈窕。一見傾心。蓋羨貴涎。色各有所投。遂如水乳之交融矣。一日。駱自國棻寓所歸。爲其夫撞見。時其夫已漸聞里巷物議。及見駱倉皇失遽之態。益深疑異。但自維寒微。力有不敵。將徙居以避之。駱知事急。乃私謀諸國棻。國棻曰。露水姻緣。本非久計。無已。其

籌一勞永逸之計。平路默然。既而細語移時。定議而別。是夕。路百計求悅於夫。強以酒使之醉。醉後。取高粱和阿芙蓉。以飲之。毒發。其夫呼救。不絕口。路恐人知。復以巨繩勒其項。明日。其夫以暴疾身故。聞夫族素鮮丁口。故無有發其隱者。後路竟歸國。蔡爲室。卽世。所謂駱姨太太是也。於是同赴長沙。候補楊母及國蔡之妻子若妾。尋亦至湘。衆第知國蔡又復納寵。前因後果。無一知者。先是國蔡之妻不育。有婢周姓者。事楊母有年。楊母以其端重。便充國蔡後房。以冀早日弄孫。今已生子。卽世。所謂周姨太太是也。國蔡聽鼓未久。上峯以其爲世家子。青眼有加。卽以差缺相委。厯署黔陽。衡陽等縣。民脂民膏。任爾吸收。居然腰纏萬貫。非復如向之寒酸。亡何。國蔡之妻下世。國蔡嬖駱姨甚。欲扶爲正室。其母不可。謂周爲長妾。且已生子。不言扶正。則已。若言扶正。非周莫屬。國蔡格於親命。遂罷其議。亦不續娶。虛此中饋。一席將以待老人。身後解決之。逾年。楊母死。國蔡旣丁艱。乃居省垣守喪。扶正之舉。雖以喪內不便卽行。而實則一切內政早已操之。路姨手儼然爲中饋主矣。

路有私親某甲者。於路本有愛珠。聞國蔡宦况極佳。乃由川入湘。不遠千里而來。自稱

爲駱之從兄。求國蔡提拔。駱亦從中爲之說項。國蔡竟留之。待以上賓之禮。內外僕役皆以舅老翁稱之。後國蔡以葬母事返籍。留眷於湘。託甲照料。旣行。甲公然入宿。駱房駱時已染阿芙蓉癩。榻橫陳。深情繾綣。中葺之醜。以視國蔡向日姦駱情形。維妙維肖。一似駱姨前夫隱爲主宰者。然駱之臥房。與周室相對。周姨爲人怯弱。無能。目擊駱之無狀。敢怒而不敢言。而駱則做賊心虛。轉覺周姨礙眼。方謀排除之計。尙未有得一夕。周以事入駱室。則蕩婦浪子正在短兵相接。與會淋漓之候。瞥見周至。因羞成怒。益思有以中傷之。乃召采茶班伶人至寓。迭演淫蕩戲劇。窮形極相。醜態畢陳。以冀盡周姨。周不爲動。駱計幾窮。又集諸無賴子於家。呼盧喝雉。晝下夜。駱親爲主政。履烏交錯。大開方便。極力慫恿。周姨入局。周又不應。駱竟無如何也。有僕婦之子某乙。因賭大負。無以爲償。丐其母乞恩於周。周素慈善。貸以金飾。付之質庫。駱聞之大喜。立誣周姨與乙通姦。命甲驅逐某乙母子。周力爭之。駱益誣其左袒姦夫。周力不敵。且國蔡旣不在寓。更向誰辯。白乎惟遭茲橫逆。痛心已極。自維蛇蝎之鄉。不可一日再居。乃出走避之。異鄉客處。素少親朋。無可投止。則寄居被逐之僕婦家中。時周子已入塾。讀書母

既出。走。賂。遇。子。殊。虐。子。每。入。塾。輒。有。啼。痕。塾。師。異。而。問。之。子。盡。情。以。告。塾。師。大。爲。不。平。顧。不。能。預。人。家。事。卽。亦。置。之。第。語。周。子。曰。往。告。而。母。渠。之。出。也。人。本。寃。以。與。僕。婦。子。通。姦。今。出。而。又。投。其。家。寃。何。以。明。速。宜。別。爲。之。計。周。子。以。語。母。周。姨。乃。再。徙。白。衣。庵。依。女。比。邱。以。居。自。是。衾。角。枕。邊。淚。痕。常。溼。惟。日。盼。國。蔡。之。至。而。爲。雪。此。沉。寃。耳。逾。月。國。蔡。返。賂。姨。備。道。周。姨。失。德。事。蛾。眉。進。讒。不。患。不。工。國。蔡。素。不。嫌。於。周。深。信。所。言。非。罔。立。使。人。接。周。回。寓。大。施。咆。哮。不。容。分。辯。置。之。旁。廳。命。轎。頭。王。一。以。磚。堵。塞。戶。牖。不。留。寸。隙。將。效。臺。城。故。寓。令。周。姨。爲。餓。鬼。道。中。人。世。所。謂。土。牢。者。卽。本。於。此。亦。卽。土。牢。記。之。名。所。由。來。也。

周姨御下素寬。婢僕除賂黨外。羣痛其寃。私取頂瓦。投以餅餌。凡歷七晝夜。國蔡意其必爲餓殍矣。乃市棺至家。命王一及閹者魏某。共去堵戶之磚。將以殮周。比入見周。無恙。察之得其故。益憤。賂姨從旁言曰。今可生殮之。看奴輩尙能餉以食否耶。國蔡謂然。乃令魏王二人。摔周入棺。立時封釘之。周子泣求不效。恐遭不測。乘人不備。而遁。初同僚有知土牢事者。登門訪之。擬進忠告。魏黨於甲。受甲密囑。來訪者悉捩不見。塾師至。



時周子趨告塾師立往請謁三往而三拒勃然曰光天化日之下乃有如此冤獄耶余必爲之伸雪遂投白牒於撫藩臬三憲廉訪徐公澤醇素有清廉名聞狀大驚急召塾師至審訊一過塾師慷慨投訴謂所言偷妄情甘反坐徐爲肅然委員提楊寓僕役時乙已執役於湘潭縣署亦派員往提楊寓內外婢僕惟王一聞風先遁其餘無一漏網徐公坐西花廳親自鞫訊盡得其實祇有駱姨與假舅爺姦情堅不承認徐公又傳國蔡至交委員看守國蔡請回寓一行公可之比歸卽囑駱姨曰事已至此無可爲計汝宜自求萬全之道毋使拋頭露面懸屍藁街也駱遂吞服鴉片則以素有此癖不得死乃自縊於牀頭臨終情景與前夫死狀無異嗟乎冥冥之中信有果報乎

時周姨之棺寄於鐵佛寺國蔡到案猶堅稱疾故徐公親詣寺中免冠置几上曰今當開棺相驗苟無故我甘去官塾師在側亦曰苟無故我甘坐罪比開棺周側身而臥石灰充塞口鼻衣衫破碎右足且無襪履望而知爲生葬悶斃者證據既確其案始定奏請削國蔡官戍邊効力魏某論斬王一嚴緝另辦駱姨已死不究假舅爺杖釋其餘婢僕無干一併釋放後有人力爲國蔡說項始改發江南軍營効力未至卒於道假舅爺

無所棲止。流而爲丐。死於大樂。嘉巷溝中。王一久不弋獲。遂成懸案。咸豐初。粵兵犯長沙。王一勾通土匪。乘機劫掠鄉里。里人設計擒之。送於官決之。南關下。於是全案要犯無復倖免者矣。

定夷曰。徐公之勤政愛民。塾師之見義勇爲。洵皆難能而可貴者。此案自始及終。報應顯著。或爲今人所不屑道。余獨以爲因果之說。大足勸善而警惡。某劇場演爲新劇。不可謂非有心人。雖情節與余所述不同。然劇本之優劣。及觀劇者之歡迎與否。固與是否實事無干。余之追溯顛末。亦猶醒世覺迷之悃也。

歷史小說 敗軍驍將

中法越南之戰。爲我國國恥之一。始則當機不斷。讓人先發。終將反敗爲勝。又復誤於和議。使三軍之士。暴露頭顱。所得之代價。乃爲割地賠款四字。天下英雄。能毋氣短乎。當日如岑毓英。馮子材。劉永福諸將。戰績軍功。卓然可述。而部下偏裨。尤多驍勇善戰。奮不顧身者。如寧副將裕明。戰功之烈。直足驚天地而泣鬼神。願官書所紀。并其姓氏而勿詳。以當局之巽懦。外交之失敗。遂并將士之勳勞。而湮沒之。能不使健兒氣。

沮志士灰心。雖然闡發幽光。後死之責。記者於寧事知之綦詳。忍使湮沒乎。寧裕明。湖南衡陽人。膂力絕人。精嫻刀法。由行伍出身。初隸劉武愼軍。碌碌無所短長。乃改投廣西總兵王德榜營。王奇其勇。擢爲營官。甲申春。廣西巡撫徐延旭提督王桂蘭遇法軍於北寧。延旭桂蘭不戰而退。其裨將党敏宣陳得貴等守北寧時。日夜酣飲。恣爲荒淫。尤無紀律。事聞於朝。延旭逮問。以潘鼎新巡撫廣西。使德榜代桂蘭爲提督。且命斬敏宣得貴以爲貽誤戎機者戒。時敏宣猶擁三千餘衆。據關外。斬之則懼。其變不斬則斷無抗旨之理。問計於左右。左右皆瞠目不能對。裕明獨挺身而起曰。此事某當任之。敢保無虞。德榜欲試其能。任之勿貳。裕明乃單騎往謁敏宣。傳大營命謂兵糧不足。會議籌措。邀敏宣入關議事。敏宣不疑。有變。竟從之。行一騎一卒而外。亦無衛士護送。甫入關。遽就縛。遂置於典。桂蘭饋金死。德榜嘉裕明能。即使往收敏宣部衆。衆以主將被戮。不願歸順。相率他竄。受撫者不及千人。然經此一役。裕明嶄然露頭角矣。尋奉潘鼎新命與提督楊玉科共守觀音橋。觀音橋爲法軍必攻之地。玉科亦以善戰聞。故鼎新使此一雙驍將駐守之法。軍果由邸甲進。窺觀音橋。橋南北皆高山。北嶺尤

崇巍巒峯高峙勢成天險副將萬葉以所部四千人屯橋南當敵兵之衝裕明從玉科領廣武軍守橋北爲後路備戰之兵法軍大隊猛攻萬葉戰不利退至橋北亦依北嶺而陣法軍長驅追逐裕明急登北嶺絕巔發砲下擊而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麓橫截法軍之路法軍受嶺上砲擊祇知悉力上禦乃伏兵出其不意驟起夾擊法軍大驚而潰玉科揮衆進追萬葉雖敗部伍井井不亂督隊如故此時亦轉退爲進長驅至郎甲斬馘精銳數百人軍容爲之大振論功行賞首推裕明鼎新以聞於朝由千總擢升游擊萬葉不獲賞賚憤而乞骸骨裕明方欲乘勝南下收復北寧會奉電旨令速班師毋礙和議於是玉科裕明約率兵入鎮南關法軍本應退駐東京乃次於北寧而止裕明知法軍無和議誠意特行此詐術以爲緩兵老師之計乃力請於鼎新願率所部直搗黃龍鼎新轉請於朝旋奉密旨着派員入敵境偵察因卽遣裕明往晝伏夜行備嘗艱苦偵知法軍繕甲兵整營壘備戰方亟絕無和意以白鼎新鼎新亦悟敵人之奸正欲發師南下法軍已先北來我旣猝不及備遂有郎甲之敗績

郎甲南距諒山十五里北去觀音橋八十里東至船頭西及大原各有百里先是我軍

既有觀音橋之捷。遂進據耶甲。正和戰未決之際。越南教民送羊豕犒軍。報法軍已下。動員令兩軍行且相遇。軍中猶未深信。關中茂林叢密。法軍倚以自蔽。盜行數十里。我軍絕不之覺。且因和議問題。拔隊入關者。全軍已居其半。法軍至。發砲猛攻。營官周某。猶疑爲兵士鳴空砲以示威。比砲彈流入營內。炸死兵士十餘人。始信敵人已至。時我軍分三路築壘。玉科統兩營爲中軍。裕明與周某分統左右營。周某首遇敵人。疑飛將軍從天而降。驚惶之極。無意應戰。法軍知非勁旅。亦不之追。分圍玉科。裕明兩軍。困之數十重。裕明軍令獨嚴。卽無戰事。亦常戒備如對敵。以故拒守。獨力憑牆發槍。紛下如雨。敵人更番進攻。死傷如積。相持久之。營牆猝傾。裕明率敢死之士三百且戰且築濠溝。自朝至午。以二千之衆。敵萬外之兵。終未能入其營壘。一步敵人亦爲起敬。謂寧將軍眞人傑也。比日晡戰益劇。左右語裕明曰。大人不退。死傷無子遺矣。裕明登高四顧。積尸縱橫。慘不忍覩。而帳中四面楚歌。不見援兵。一人遙望玉科營中。圍之亦數十重。主將存亡不可知。爲之淚下。慨然曰。戰死槍走亦死。槍寧戰死耳。左右力勸之。謂楊軍門猶在。大人報國方長。不如姑退。重整旗鼓。再圖克復。未爲晚也。裕明曰。余卽生。出此。

營亦必殺入中營以援楊軍門垂暮裕明口銜匕首右手持刀左手把鎗突出重圍從者凡百人且馳且斫衝入中營所向皆披靡時玉科勢將不支左右僅存百人尙據濠力戰裕明入兩軍會合於刀光血影之下力衛玉科出險是役師雖失利而裕明勇敢善戰之名乃大著

自耶甲敗績而後我軍退屯關內獨玉科收拾殘卒駐關外十五里之文淵州與敵人所在地相去僅五里耳玉科使裕明陣前敵以徐某廖某爲左右翼自率主軍駐大塘嶺上督戰後裕明陣里許法軍尋復北犯甫交綏徐某中彈陣亡廖某懼奔回中營惟裕明督率部卒力戰不却玉科見左右翼俱潰慮裕明力單發兵助之途遇法軍玉科爲砲彈所中洞腹而死裕明不知玉科陣亡猶遣人索彈藥謂今日誓與敵人決一雌雄不復收隊矣已而聞玉科死縱聲痛哭曰主帥已亡我何生爲諸君願歸者聽不畏死者可共隨我戮力爲軍門復仇衆皆感動僉願從死猛撲法軍斬其統將砲聲如雷彈丸如雨非忘生死者不敢須臾立也旣裕明右頰中彈血流被面猶不自知衝鋒而進所向辟易左右皆哭曰大人戴花矣蓋收兵戴花者軍中中彈之隱號也左右欲挾

裕明入關。裕明誓勿允。謂主帥。既亡。余無顏。生入鎮南關矣。且語且戰。失血既多。人漸昏迷。左右給以玉科未死。且戰且退。強挾入關。兵雖失利。戰績不可沒也。

我軍既屢失利。戰鬪力漸弱。幸李秉衡馮子材先後至龍州。秉衡有清望。能鎮攝軍心。子材威惠夙著。尤爲三軍所信。伏安撫。舊部招集。土著新編。十八營。夙夜訓練。漸成勁旅。夜襲文淵州。克之。子材年踰七十。帕首持矛。身先士卒。諸將莫不感動而樂爲之用。鎮南關前隘有地曰小南關。亦馮軍所守。文淵既克。子材方銳進。不意敵出奇兵。趣鎮南關東嶺。從間道襲奪。小南關而截馮軍歸路。守關之衆。禦敵不克。裕明方養創。憑祥聞砲聲。裹創飛騎至。則敗兵已逃竄。下山急收潰勇。從關北小道登法軍。出意外不戰而靡。王德榜屯油隘。聞信亦親率大隊來援。橫殺入關。截其輜重。法軍腹背受敵。應戰無方。乃棄關而遁。途遇子材親統之兵。亦聞警歸援。者合而復戰。斬敵千級。軍勢大盛。法軍受此巨創。一蹶不復能振。而諒山而谷松而威坡而長慶而船頭。次第爲我克復。三軍歡呼。僉謂乘此大舉。恢復北圻。東京不遠也。乃大功未竟而停戰之詔忽下。裕明大爲氣沮。喟然曰。夷狄滑夏。邊圉從此不寧矣。因乞骸歸鄉。不復問天下事。

歷史小說 黃崖流血記

前清同治初元。山東巡撫閻敬銘藩司丁寶楨以剿滅黃崖張積中。得膺懋賞。當時論者。或爲積中誦冤。或謂積中實有叛志。議論紛紜。莫衷壹是。實則誦冤者。罔識真相。而謂有叛志者。亦一過視官軍奏報。隨聲附和耳。道聽塗說。以訛傳訛。浸假至數十年後。真相愈不可攷。據舊之士。輒引爲病。清鼎旣革。二三遺老。日擊當時情形者。稍能吐露真情。聞所未聞。至足珍賞。蓋潢池弄兵。實異尋常。盜匪重重。黑幕之中。隱含民族主義。在上者。旣諱言排滿。在下者。又不敢觸犯忌諱。上下相率而爲僞。此訛言之所以日多也。

張積中字石琴。江蘇儀徵縣人。道光初年。有遊士周星垣者。客居揚州。講論性命之學。聚徒至數千人。五經四子。皆別具注疏。而諱莫如深。非其徒。衆莫得而聞。積中爲星垣高足。盡得其師所學。後星垣以觸怒當道。身被極刑而死。積中痛憤之餘。益欲力行其師之志。時當道光中葉。鹵務變法。海內碩士。如周韜甫。馬遠林。關恭季輩。皆集於揚州。積中慕其名。悉力以交之。諸人見積中譽重。一鄉皆以宿儒稱許。而未嘗識其懷抱也。



時或揄揚於大人先生之間。積中聲望益高。其兄積功。方官山東。歷城令。積中敏歷功名。未嘗一至公署。兩江總督周某持疏荐賢。懇請破格錄用。旨下分發江南。交制府陸建瀛差遣。積中聞之。喟然歎曰。吾苟降志辱身。生無以對同志。死無以見吾師。因力辭不就。當世士夫益高其行。且驚其才。必欲得之。黃制府宗漢。雷侍郎以誠。又爭相羅致。積中胥辭焉。時洪秀全已定都南京。戰勝之兵所在擾民。積中初欲投之。至時忽變。計喟然曰。以暴易暴。怨聲載道。王者之師。其如是乎。孺子何足與謀。且將驕兵悍人。以元勳自命。權利所在趨之若鶩。吾安能自投羅網。供其刀俎乎。因與高足弟子數人及妻子等徙黃崖山以避亂。

黃崖山跨常清肥城之郊。東毗泰山之支峯。西達孝里舖。當孔道。由舖至黃崖僅十餘里。山勢險固。人跡罕至。山麓有莊曰南黃崖。曰中黃崖。曰北黃崖。三者之中。北黃崖形勢最峻。三面負山。中有危峯。矗然直立。形如門戶。地廣百畝。積中築室居之。疊石爲寨。屹若堅城。蓋靜居以觀世變。待時而動也。一時士大夫遊宦東省者。飲積中。名爭往交之。齊魯諸生亦爭執贄爲禮。避兵亂者尤視爲樂土。而奸民之販鹽掠貨者。或亦著籍。

稱弟子以求其蔭庇。不一月間。靡蕪荒榛之地。儼然成市矣。由是聲望益隆。徒衆日多。學說大行。自肥城之孝里。舖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鐵門。關海豐之埋子。口安邱等處。莫不崇奉其說。隱然成一宗教。積中自爲教主。尊之者。或且譽爲張聖人。其徒趙偉堂。劉耀東。最得積中心。傳士大夫。尊稱先生而不名也。

巡撫閻敬銘。藩司丁寶楨。微聞積中陰謀忌之。第彼方以講學授徒爲名。欲罪之而不獲。問且積中之兄。積功。闔家殉臨清之變。朝廷曾優卹之。其子紹陵。承積功。廕襲雲騎尉。亦以縣尹聽鼓省垣。世祿之家。愈不可輕。率加以罪名。濰縣縣令靳昱者。與丁藩有瓜葛。親探和憲意思。有以逢迎之。會縣民王小化。盡室徙居黃崖。靳昱知之。立遣緹騎捕小化。至詢以舉家遠徙之故。小化以學道對。靳昱逼之招認。與積中共謀。不軌小化。執不可備。嘗毒刑抵死。不從。後小化卒。斃於非刑。案詳上台。閻撫委肥城令往黃崖探積中。蓋未得實據。猶疑信參半也。肥城令歸。白閻撫曰。積中鬚眉鬻鬻。暮氣既深。豈而無用行將就木之人。當無反側之念。閻撫信之。其案遂寢。然疑忌之心。勿去偵探之騎。頻來積中。亦漸知所處地位之危險。禍急燃眉。勢成騎虎。雅欲靜待。時機厚蓄。基力亦

不可得矣。

亡何益都縣民冀宗華等聚衆謀變。事洩。同黨被逮者甚多。僉供積中爲首。約期舉事。先取省會。再圖青州。旋又於益都城內搜獲兵器多件。事益確鑿。撫藩於是會商處置之法。僉以中原兵革方張。紅羊之禍雖未及東魯。而捻匪土匪所在皆是。當此海宇多故。四面楚歌。之秋。何可再動干戈。且東省運糧籌餉。幾已精疲力盡。尤不可不撙節庫帑。爲今之計。莫如遣人招積中。使來省。自白而解散其徒。衆平亂。無形是爲上策。議定。丁藩乃檄巡捕唐文箴與長清令陳恩壽偕往黃崖。見積中。述撫藩德意。且謂念子年高。又係世家。故不忍不教而誅。積中勃然變色。謂使者曰。必欲招積中者。請相見於平沙十里間。積中亦丈夫也。伏劍而死。則可。桎梏而死。則不可。文箴恩壽失色而退。圍撫於是決意用兵。又使候補道潘駿文往黃崖。名爲招撫。實探虛實。駿文往積中。已悉其情。嚴拒。不納。圍撫乃星夜發兵。使駿文及參將姚紹修游擊王正起知府王成謙副將王心安千總王萃等諸道並進。將謀一鼓而克。其寨長清肥城等縣。首先集衆揭竿。抗拒官軍。武定鹽臬亦厲兵抹馬。抵孝里舖。會合積中部衆。聲勢甚盛。王萃率兵進攻。兩

軍遇於水。裏舖鑿戰。有間。積中軍敗。退紹修督。後路援兵。乘勝入山架。巨砲於山腰。轟擊敵寨。積中使劉耀東率衆拒守。不勝。死之。正起由東山銜尾而進。縱火焚燬敵寨。積中以設備不足。又復大敗。損失軍械餉糈。無算。官軍陸續登山。爭奪要隘。斷汲道。閻撫又傳令。遣使招撫。積中報以書略云。『人各有志。不能相強。丈夫子死則死耳。烏能復爲轅下駒。古來成敗二字。埋沒不少。英雄積中。則毫不介意。行吾心之所安。成敗本非所計。今日之事。天之亡我。我何生爲。』閻撫得書。怒甚。謂積中倔強如此。誠是罪無可道。傳檄三軍。火速前進。積中亦遣謀四出。請求援兵。河西捻匪將東渡。應援各縣鹽梟土匪。亦奮臂四起。亂事益形蔓延。勢將不可收拾。閻撫催督益急。以黃崖爲根據。要地黃崖。克復。其他可不戰而定。由是諸路並進。誓搗巢穴。積中亦親自督戰。死拒官軍槍石交下。官兵死者甚衆。血雨流注山岫。成渠。成謙所統之軍。縱開花砲。猛攻官軍。聲勢漸壯。紹修軍攀巖而上。正起軍鑿崖爲隧。呼嘯而入。聲撼山嶽。兩軍槍砲不絕。聲積中部下所用之磚石。擲拋殆盡。勢愈不支。而人心一致。猶復徒手搏擊。誓不生降。待正起軍入。縱火焚燬。積中戚屬男女均赴火而死。寄居官僚男女子弟三百人。亦聚一室。

同焚無一生降其部衆之同心有如此者

營中存婦女幼穉百餘人悉徒衆之眷屬莫不形色灑然笑語如恆二若不知身處危巢者且有自願從師而死投崖身殉者其得人心如此可知志不在小非以民族之說動人能收若是之效歟官軍既奏凱閩撫奏其事於朝略云「積中本無才名祇以僞託詩書乃至縉紳爲之延譽愚氓受其欺蒙來東不過數載遂能跨郡連鄉收拾亡命之徒從其教者傾產蕩家挾資往赴生爲傾家死爲盡命實不解所操爲何等邪說臣前屢次訪問率稱爲讀書之士今稱作犯上之行臣自咎聾瞶而邪說橫行亦人心風俗之大可憂也」所謂實不解何等邪說云者隱指排滿之說當時紅羊方盛清廷惡聞此言故閩撫諱言之聞積中餘衆後多往投捻匪猶橫行豫楚之間有年

歷史  
小說 巾幗英雄

曾太傅既平髮難清廷酬庸報功使督兩江顧石城淮水久爲洪氏根據地自軍興以來受禍之烈遠甲他方曾氏既建纛開府慨然於江山之憔悴人物之瑟索市廛之蕭條思有以振興之而能點綴昇平者則莫如歌臺舞榭楚館秦樓於是開秦淮煙花之

禁。朱雀橋邊管絃競奏。烏衣巷畔粉黛爭妍。舊日聲伎之盛。重見於此時。曾氏『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了。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及『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處銷魂。』兩聯一時膾炙人口。傳爲美談。夫以太儻之方正。乃亦作此風流綺語。可見當日提倡鼓吹不遺餘力矣。

有馮素素者。色藝冠儕輩。秦淮翹楚也。惟有綠珠之貌。而無碧玉之情。客之不當意者。輒以白眼相向。若遇名士騷客。則聯句飛觴。終日無倦容。客有詢其身世者。每笑而不答。居常好作淡妝白衣縞裳。類似喪服。因是人益疑之。或謂女爲南馮遺孤。故于情深。以是爲天國守喪。或謂女爲大家棄妾。眉山眼水間。所以常含悽楚之色也。素素聞之。亦勿之辯。嘗語所親曰。流言蜚語。辯不勝辯。且賤而爲娼。人格已失。此身外之毀譽。更可勿辯。女有一母。常左右之。女自言爲其生母。頗能從女之志。不強所難。女能騎。好跨小驪駒。遨遊佳山水。凡金陵名勝。如明故宮。莫愁湖北極閣。清涼山等處。常爲女駐。鞭牧馬之所。路人見之。幾疑秦家弄玉跨鳳飛昇也。時邵陽蔣伯廉徵君。方幕遊江南。風流自賞。才調無雙。於歌筵舞席間。得識素素。大爲欣賞。素素亦以徵君爲三湘名宿。傾

心彌甚。然每相會。晤僅一棋。一茗而已。語或略涉諧鄙。素素卽作色。而語曰。他人戲我。辱我。我可視若勿知。公知我者何。忍亦以妓女視我。蔣憐其遇。每爲謝過。蓋從未留髡也。蔣嘗語人。素素雖沉默寡言。笑然每當花開月滿時。與素心人倚欄對酌。豪情勃露。色舞眉飛。頗有不可一世之概。及至酒闌人散。紅窗雙影。絮絮話愁。母女恆相向。泱泱若不勝其幽怨者。個儂身世。始大有傷心處。在此枇杷花下之異人。異日斷不終於妓也。聞者疑其說。咸以一覩玉容爲幸。由是車馬喧闐。門庭如市。素素雖心惡之。然而白衣孀之豔名。因之益噪矣。

越年蔣以母喪返里。與素素別。凡三月。重來寧垣。則桃花依舊。人面已非。素素已適人矣。蔣心異之。嗣知某提督爲素素脫籍。置之第五筵室。專房之寵。莫能與京。蔣心益加狐疑。以爲倨傲如個儂。而乃甘充武夫。下陳其平日之行。爲皆矯揉造作。耶抑末俗。移人遽改本性耶。祇以事不干己。遂亦置之而已。明歲蔣入浙。東學使幕。橐筆走餘杭。離金陵者幾一年。偶念舊遊。勝跡復過白門。友有讌蔣於秦淮舟中者。酒半。蔣不勝喧擾。倚欄賞月。獨領清趣。忽見一小艇掠舟而過。中有麗人危坐。擷笛笛聲清怨。似嫠婦之

夜泣。蔣覩之。白衣縞裳。乃素素也。急招以手。素素亦揚手相答。順流而下。艇行殊速。蔣倉猝不及通問。心頗怏怏。更疑素素因何爲。馮婦何又復。其嗚咽哀怨。善泣善歌之故。態耶。旣歸。訪諸北里。則素素果重張豔幟矣。蔣乃入其妝閣。素素一見。卽泣然曰。老母故矣。夙願尙未盡。遂公視我顏色。視前蒼老否。蔣曰。無他。但更清瘦耳。盡善自珍。擲旣而侍婢捧琵琶至。素素按拍徐彈。聲調淒激。伊鬱欲絕。一曲未終。熱淚早簌簌而落。蔣欲詢以前事。似覺勿便。遂卽置之。自是厥後。蔣以素素故。竟久客白門。花晨月夕。輒臨其家。察視素素性情。漸異於昔。蕩佚風流中人。欲軟蔣訝之。且聞素素下堂實因提督故。後不安於室。而爲大婦所逐。提督之死。事涉閨中秘密。外人莫得而詳。但知爲消渴耳。因是漸信素素之日薄。下流楊花水性。與平常妓女等矣。一日。蔣又詣素素處。見素素方共一少年並坐。狀殊狎褻。見蔣入室。了無忤容。蔣不勝其憤。自語曰。吾目盲乎。何向者之憤憤耶。少年去。蔣婉諷之曰。子嘗以知己許吾。吾安足當子之知己。若彼姣好如少女者。其庶幾乎素素曰。若然。公誠非吾之知己。公疑我耶。蔣方欲答。女忽作色曰。我有殺父之仇。父仇未報。固不惜犧牲。此身公疑我耶。言時。英氣勃勃。躍上眉峯。有拔



劍起舞之概。蔣急謝過。素素曰。我不僅以知己視公。公長者。世間真愛我者。亦厥惟公。我之所事。俟功成之後。當盡白諸公。今姑略道之。以釋公疑。前提督某於軍興時。轉戰川湘。建功既屢。累遷其官。吾父不幸爲其所殺。碎屍原野。至今未獲歸葬。此不共戴天之仇。一息尙存。未嘗或忘。願我一弱女子耳。荆軻。聶政之行。我力實有不逮。故等而下之。以色惑人。亦可復仇卒也。天誘其衷。彼僮忽來。秦淮見我。而大悅。纔晤三數面。卽以脫籍商老母作桃葉迎歸之計。我旣入其家。彼僮列我爲第五妾。我旣意有別屬。媚之惟恐不至。枕席之間。隱中傷之。而彼不之覺。卒以是殞其身。衆第以淫蕩詈我。不能加我以殺人之罪也。蔣曰。子之所事。實足欽佩。特如此深仇。當手刃之。而飲其血。乃如此迂迴曲折。而使彼僮死於牡丹花下。似不及拔劍殺仇之正大。光明。素素曰。公之責備良當。雖然。彼僮我之私仇耳。我尙有國仇在。能并兩仇而得之。我之夙願也。若至無奈何時。犧牲一身以報父仇。亦無不可。然終不及報仇而全身異日。再爲國用。故我旣死。彼僮卽下堂求去。今後之事。且不語公。但公當知我於某少年。固亦美人計耳。區區之心。知我者能相諒乎。蔣聞言欣然曰。吾誓爲子守秘。祝子早日成功。素素忽歎曰。他生。

未下。此生休已矣。我恐終負公矣。蔣力慰之。而後辭去。

亡何。蔣以學使嚴速歸浙。將行。往別素。素素曰。從此一別。難期重逢。生不能侍。公死當結草以報。蔣亦悽然。不知所答。相與涕零而別。歸浙而後。音問遂絕。逾三月。蔣忽得素素書。來自香港。發視之。書曰。

廉公足下。妾國亡家破之人也。先君子早年恫於滿奴之虐。政誓除胡虜。還我河山。嗣因衆志。乃倡義旗。率師北伐。所向有功。不斬樓蘭。誓不還公爾。忘私之豪氣。足以開金石。而泣鬼神。妾生長華胄。略諳詩禮。亦儼然金枝玉葉也。昊天不弔。漢賊助凶。先君子陣亡於三湘七澤間。四十萬衆一齊解甲。先君既抱恨泉路。弱女遂飄零天涯。而天國以從龍舊臣。先後凋謝。光復鴻業於焉中蹶。嗟乎國亡家破。寧忍獨生。然妾之所以苟活偷生者。無他。冀報此不共之仇耳。幸也。天相孤女。父仇卒復。乃進而從事國仇。流離顛沛。輾轉風塵。者又復年餘。疇昔一席話公憶之否。方喜雛兒淺躁。入我彀中。不圖詎起中閨事機。難遂且老賊狡猾。致妾不能存身。白門秣陵風雨。從此長辭。倉猝南行。問關來港。憶昔先君子極盛之日。老賊老師糜餉。力蹙勢窮。思用

問計說降先君親來吾營表其誠意時妾方侍先君側賊遽以秦晉爲請先君拒之老賊絕裙而去由是因妾之故而老賊益與先君不兩立卒演覆祀滅宗之痛嗟乎此仇既今生難報此恨卽江水不濯痛哉痛哉天下丈夫惟公能眞憐妾亦惟公能眞知妾用敢略佈腹心使公知妾身雖已被辱妾心固皎皎靡他非甘爲河間婦者也遙計此書達時妾魂散爲塵埃妾魄化爲蟲沙久矣天長地久飲恨無窮言念及此痛也可如嗟乎蔣公從此別矣素素泣白。

蔣讀其書惘然久之。後有友人自白門來。枕詢以素素事。略得梗概。少年者某大員之冢孫也。既與素素溺。凡素素一言一事。罔不聽從。一日素素請從少年入署。一瞻爵帥威儀。少年不可。素素固請之。少年不忍拂其意。乃飾爲內眷。潛入帥府。少年有婦性情奇妬。有小僮某爲婦之心腹。常隨少年左右。而陰爲偵者。素素入府。僮奔告婦。事發。婦大詬詈。操杖而出。逐素素。素素匆遽走。婦搜少年箱籠。得素素小影。怒甚。盡白其事於翁。翁持小影諦視良久。召少年至。詢知顛末。大怒曰。此人而可近耶。逆子將禍乃父耶。少年莫解其意。父盡告之。謂女謀。面吾必有所圖。今幸祖宗呵護。敗露於先。否則汝亦。

不。可。以。爲。子。矣。少。年。崩。角。請。罪。父。怒。稍。解。明。日。緹。騎。至。馮。家。則。已。鐵。將。軍。管。門。素。素。不。知。所。之。蓋。逆。知。事。機。決。裂。遷。地。遠。避。函。中。所。云。間。關。來。港。者。殆。卽。此。也。蔣。知。素。素。已。乘。化。歸。霽。惆。悵。無。已。乃。設。位。遙。奠。之。

定夷曰。忠孝每不能兩全。求兩全於男子。尙曠世不易。一遇而况女子也乎。若白衣孀者。可以風矣。苦心孤憤。降志辱身。謀爲君父復仇。比之吞炭漆身。臥薪嘗膽者。何多讓焉。至父仇復而君仇弗復。此乃天之相清。非人力之未盡。而况於其終也。潔身長往。視死如歸。以明玉潔冰清之心。而守國亡身殉之義。嗟乎。巾幗完人。非此誰屬。

歷史小說 冤海明星

近誦清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述刑幕辦案。有可救可不救之秘訣。所謂救生不救死者。蓋不知幾千萬人矣。生當救。死可不救。死者縱屬銜冤。亦無從辯白也。官當救民。不可救官。崇於民。民命如芥。不妨爲官。而欺民。大當救小。不可救。同一官。又可因其職位之崇卑而定公案之曲直。舊可救新。不可救。則又當爲先進抑後進也。充此四說。可

使法律失其效是非無以明世間黑暗之事無有甚於是者昔人云邪說橫行甚於洪水若是者非所謂甚於洪水者乎雖然文達生當清初猶在全盛時代官規不整已復如斯嘉道而還以迄晚清朝局之泄沓愈甚官方之敗壞亦因之而不可收拾以余所聞若汴梁冤獄者幾以可不救之故而至罪及無辜冤沉海底向使無潘文勤之平反張幼樵之爭持嗟彼孺子早上斷頭臺矣

汴屬南汝光三郡民俗強悍地多萑苻向有盜藪之名盜衆聲勢廣大自首領以下遍佈州縣官衙微特刑吏差役與盜衆聲氣相通更有以一身兼吏而盜者殺人越貨之行弋兇緝贓之事實皆一人任之故破案者絕罕苟有司責之急則以重金購贖人子頂兇結案有司雖知其故懼於聲威不敢究也有胡體安者鎮平縣之差役也起自綠林以成富室嗣因積案過多遂掛名於隸藉爲蔭庇往黨橫行一方凡數百人署中上下員役受體安厚賂無有挾其隱私者久而久之體安之聲勢益大縣令之考績署員之進退亦幾幾在其掌握每值新令蒞任初猶獻金上壽後則不賄亦安如磐石蓋有司欲求地方之安謐方結其歡心之不暇誰復敢與爲難哉邑有許姓者巨室也羣

盜久涎其富體安又與有隙夜入其家劫其財而死其人事主以聞於縣縣令嚴限比緝及期而無所獲復展限懸賞以求終未有效且由嚴而懈成爲懸案矣事主漸知首犯實爲體安恍悟不能破獲之故乃赴省上控大吏審其實行文南陽府及鎮平縣嚴予逮捕違則參革勿貸府守奉到憲札勃然大怒亦飭鎮平縣限日破案轟動一時頓成巨案縣令馬姓始惶然大恐問計於幕友幕友獻議曰執而殺之或非難事所懼羽翼已成難免不出而報復公爲身家計不可不遠慮而熟思之蓋幕友亦黨於胡者故以此言恐令也

令聞幕友之言躊躇無以爲計更進而請曰先生幸爲鄙人圖萬全之策友曰無已其使人問計於胡卽以萬全二字要彼彼感公恩必不負公令姑從之使人告體安體安曰明日可遣公役來此逮人有自認胡某者則繫之使者領之而去胡有書僮王姓名樹汝年已弱冠貌頗魁梧體安行事素秘樹汝祇知主人之爲富豪斷不料此席豐履厚者乃犯案無數之積盜也體安俟使者去召樹汝而語之曰余有錢債糾葛與人涉訟以余身分不願出庭對簿當遣家人以代汝其往此事結後當爲汝娶妻以酬日前

雖受縲紲之苦。日後則幸。福方長。樹汶尙未有室。聞之喜甚。體安又曰。汝往必自認爲胡某。明日署中。如有人來。汝可出與周旋。卽以胡某自認。樹汶唯唯。體安旣定計。又鞫金於縣。徧賂上下執事。然惴惴焉。仍恐事主之發覺。隱秘決意。暫避其鋒。是晚竟他遁。明日縣役果至胡家。逮人指名。拏胡體安。樹汶挺身而出。如虎如狼之皂隸。洵擁擁而去。入鎮平縣署。馬令高坐堂皇。略問姓氏。卽有人以書就之。供狀使樹汶畫押。樹汶固罔知輕重。且目不識丁。逕畫一十字之形。豈知一着點墨。卽當上斷頭之臺耶。讞定卽具全案解詣省城。時李鶴年爲汴撫。治盜極嚴。凡遇盜案。概以軍法處治。樹汶旣至。不復提訊。逕請旨斬決。囚車至市。樹汶始知體安之詭計。身將代人以死。忽大聲呼冤。言身非姓胡。實受人賣。監斬者爲臬司涂宗瀛。素有察察之名。聞言大駭。立傳令停刑。仍返樹汶於獄。親詣撫署。以告中丞。中丞惡盜甚。聞涂言。心殊勿憚。淡然曰。區區小事。老兄何煩如此。縱非胡某。正身亦其黨徒。殺之可爲地方除一害。廉訪抗聲曰。除害事小。玩法事大。率爾殺之。聽令罪魁漏網。牧令瀆職。非朝廷立法設官之本意也。中丞無如何。乃據實奏聞。請旨裁奪。朝命河督梅小巖侍郎覆審。侍郎按獄旣竣。狃於救官不

救民之成見以爲若據實復奏中丞以下悉當受譴何如殺一小民而保全大小諸僚且可不傷同官之誼遂以原讞上聞

時吳縣潘文勤(名祖蔭)方任大司寇趙舒翹爲律部司員總辦秋審文勤勤於政凡斬決之案皆親自披閱一日閱至王樹汶案確審其寃力主平反趙舒翹亦以爲然文勤乃奏請解京會審於是牽涉益多而案情愈大中丞知事急一面遵旨調集全案人證解京而故遲遲其行一面遣心腹數人挾多金入都營幹時台諫又有提章彈參者旨令刑部與都察院會同審鞫毋得瞻情徇私侍郎中丞俱有褫革消息文勤至此漸悔檢舉過嚴以至督撫大員皆將不安於位適潘之左右有受中丞運動者進言於潘曰此案咎在馬令一人侍郎中丞可以失察鑄級了事文勤亦抱救大不救小之念以爲事屬可行全案至京刑部諫院會同審訊樹汶諱吐其實不特於許姓劫案無涉卽於體安平日之橫行不法亦未嘗絲毫知情其爲無罪彰彰甚明按例誣陷者罪當反坐文勤主張奏革馬某之職卽日解京訊辦其餘原審官吏則皆力爲洗雪時張幼樵侍郎任諫院副憲力持異議侃侃而言曰大臣法小臣廉大而不能守法奚責小臣以



廉此案非據實奏聞不可文勤退而籌思以爲案雖不實尙未枉殺終覺不無可恕因囑舒翹起奏稿舒翹仰體長官意摺中仍側重於鎮平令其他預審人員多有未提及者然既係奉旨會審摺應刑部諫院會銜文勤以奏草交都堂審議張副憲仍主前說且謂苟以此摺上者當單銜疏劾文勤不得已以稿交張改竄張乃親爲增刪中有警句曰『長牧令草菅民命之風其患猶淺啓疆臣藐視朝廷之漸此禍實深』奏上河督汴撫及原審官道府牧令獲譴者幾二十人樹汶無罪放還故里馬某永成極邊遇赦不赦通諭各省協緝胡犯鴻飛冥冥終無所獲此光緒初年之一巨案也

定夷曰此事聞諸父老事未出四十年牽涉者多半顯宦其言信而有徵決非向壁虛造今日汴梁耆舊猶有能道之者甚矣瞻情枉法之非所謂可救可不救者其瞻情枉法之尤乎

歷史小說 峨嵋血

清之末葉牝鷄司晨賄賂公行廉恥道喪內有奸佞之臣外多貪酷之吏文以治民而反殃之武以衛民而反禍之甚者或假盜賊以誣良破其產而漁利或借土匪以戕衆

稱捷報而邀功。天高皇帝遠。嗟彼小民。其如之何。卽能上叩天闕。幸達宸聽。而親疎異勢。貴賤殊位。其得直者。什不獲一。嗚呼。黑暗至此。誰謂中原尙有天日耶。若蜀中東鄉屠民案者。非無天日之尤者歟。

峨嵋山下。巫峽水邊。有東鄉縣者。舊綏定府屬也。其民馴良。務農者多。京華縉紳士夫。幾不能舉其名。自大慘案出。東鄉兩字。始藉藉於人口。間有孫定揚者。未詳其籍。由拔貢改選知縣。分發川省。聽鼓有年。不獲差委。窮措大囊。無多金。金盡繼以典質。典質不足。復事借貸。仕宦未途。殆將彈鋏吹簫矣。忽有所親。隨新任方伯蒞任。定揚謁之。泣訴所苦。所親惻然。急掄揚於方伯前。方伯素契重讀書種子。會東鄉縣令以罪誤褫職。卽委定揚往署。定揚生平未嘗一握官印。南面臨民。驟獲署缺。知所親斡旋之力。急詣謝之所。親曰。君固深諳箇中韜略者。何必作此無謂之周旋。定揚悟其意。旣退。星夜奉札赴任。自是橫征暴斂。惟利是圖。大吏雖有所聞。以孔方兄之彌縫。其位終不動搖也。亡何。定揚忽起田租加征之議。是歲收穫未歛。鄉民以無端加征。心殊不甘。乃集眾計議。謀所以爭抗者。或曰。賦稅有定例。縣官此舉。徵特非皇上所命。且非省中大吏之意。

不。如。赴。省。泣。訴。或。曰。僕。僕。遠。誰。肩。此。任。且。縣。官。多。輿。援。吾。輩。小。民。其。何。能。直。不。如。罷。農。輟。耕。率。衆。往。繳。田。具。縣。官。見。犯。衆。怒。或。能。知。難。而。退。卒。以。贊。成。第。二。說。者。占。多。數。鄉。民。集。十。餘。村。之。衆。計。凡。千。有。餘。人。簇。擁。至。縣。署。大。堂。二。堂。滿。積。田。具。定。揚。不。敢。出。鄉。民。有。呼。冤。者。有。痛。哭。者。聚。於。縣。署。數。日。不。收。加。征。之。命。誓。不。散。去。定。揚。陰。使。人。報。於。督。署。張。大。其。詞。以。土。匪。謀。變。縣。署。圍。急。上。聞。時。吳。勤。惠（名棠）總。制。川。事。平。日。施。政。素。尙。嚴。厲。蓋。川。中。遼。闊。徧。地。萑。苻。不。嚴。則。法。弛。而。民。不。安。得。東。鄉。急。報。信。以。爲。實。立。檄。提。督。李。有。恆。督。兵。前。往。札。有。相。機。剿。辦。之。語。鄉。民。聞。李。軍。門。至。以。爲。大。吏。愛。民。故。遣。軍。門。來。活。我。也。扶。老。攜。幼。環。蹠。馬。前。泣。訴。縣。官。之。無。狀。有。恆。置。若。不。聞。遽。下。屠。戮。之。令。草。薶。而。禽。獮。之。婦。女。童。叟。無。一。倖。免。所。屠。逾。三。千。人。被。禍。凡。十。餘。村。數。十。里。間。草。木。爲。之。赤。人。烟。爲。之。絕。所。部。士。卒。爭。掠。死。者。遺。物。莫。不。飽。載。而。還。有。恆。以。捷。報。聞。勤。惠。勤。惠。以。聞。於。朝。開。保。敘。功。膺。懋。賞。者。幾。十。八。人。定。揚。亦。以。直。隸。州。留。任。候。補。深。喜。官。運。亨。通。蜚。黃。騰。達。會。當。不。遠。嘗。顧。幕。僚。曰。何。物。頑。民。以。身。試。法。乃。公。一。舉。手。間。數。千。之。衆。無。一。倖。存。此。後。誰。敢。復。與。乃。公。爲。難。乎。

時張文襄(名之洞)方督蜀學。適按試綏定夔州諸郡。目擊慘變。不勝憤懣。欲據實奏。參以摺稿。屬諸幕友。幕友諫曰。吳制軍與某都統(孝欽后之父作者忘其名)有舊。中朝輿援。方強公欲爲民呼冤。恐民冤未伸。而公先自危。文襄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張某豈畏強禦者。憤然自譟。奏章蓋恐幕友有畏蕙之心。不能盡所欲言也。摺上。勤惠適薨於任。朝中以案情重大。原參者又爲翰林名臣。雅負時望。勢不能糊塗了案。乃特旨派尙書承恩侍郎童華爲欽使。馳赴川中。會同查辦。使者入川。有恆以重金賂從者。欲得查無實據之復奏。從者見事關數千生命。證據又復確鑿。且知徇私結案。文襄必從而力辯。爰取其金以示於衆。於是。有恆之罪益實。承恩童華一面奏革。有恆提督請歸案。嚴辦一面。會商於新督。別委人護提督印。卽下逮捕。有恆定揚之令。亡何。朝旨下。悉如所議。惟密諭使者。毋得牽涉。已故總督吳棠。以勤惠與某都統厚善。也有恆微聞中朝密旨對簿之時。極力剖辯。曰。督院原札。有相機剿辦之語。如非土匪。安所用剿。有恆所爲。實遵督諭。使者以原札具在。何以折服。有恆堂訊。十餘次。懸案幾一年。終不得結。使者相與計議。承恩欲據實上聞。謂督札雖有相機剿辦。然有恆屠村掠財。又豈督院

所教乎。即此亦已死有餘辜。定揚事前以暴斂激變。事後又誣民爲匪。亦屬死無可貸。童華曰。朝旨旣不欲牽涉。故督信如札語。所云故督寧能無咎屠十餘村殺三千人。此何如事。吳某至輕。當予奪。謚然如此。辦理必非中朝所願。公當熟思之。承恩雖隳其言。願終無善處之策。幕僚束手計窮矣。

王清蔭者。刀筆吏也。工心計。負盛名。承恩之從者。慕清蔭聲望。私往求計。清蔭曰。此事或可爲力。惟事成之後。何以爲報。從者曰。功牌獎札。惟子所欲。清蔭曰。功牌獎札。吾皆有之。從者曰。子意殆在黃金白璧乎。清蔭曰。黃金白璧。吾不敢取。能爲吾乞天使賜一堂聯以光蓬華足矣。從者領之。清蔭曰。督札何在。從者曰。在李有恒獄中。清蔭曰。吾當往謁天使。以獻葑菲。從者無如何。乃亦允之。言其事於承恩。承恩曰。姑召之來。清蔭遂謁承恩於行轅。密語承恩曰。大人可與新制軍商議。別造一札。札文悉如原札。惟改相機。剿辦爲相機。勸解與勸解。字形相似。大人如法泡製。後可召某太守來。太守與有恆善。大人以大義責之。彼必爲大人効力。如能易得前札。大人於審案時。可再吊驗原札。而以誤讀塞其口。則案可立結矣。承恩撫掌曰。此計大妙。本部堂當予重賞。清蔭

固黠者叩首曰。詐僞之行。非道德所許。且逼某太守。賣友小人。負罪且不違焉。敢居功受賞。承恩曰。爲民伸冤。從權設計。輕重有別。自當蠲棄小節。汝其毋恐。清蔭叩謝而退。從者送之。清蔭復申前請。承恩卒使人代揮堂聯。以賞其功。清蔭常以誇耀鄉里焉。

承恩以所易札商於制府。制府自無不允。札成。召某守至。告以其事。某守不欲遽諾。承恩曰。古人大義滅親。何況有恆所犯。神人共怒。老兄爲國辦事。爲民白冤。何斤斤小節爲。且老兄卽不幹去。彼亦未必能免。於罪某守聞言。默然無語。承恩許以厚賞。始欣然從命。某守常入獄。視有恆。既有上峯之委。不動聲色。乘間拔趙織。易漢織。有恆絕不覺也。一日。承恩童華又復會鞠。有恆仍如前供。承恩厲聲曰。汝可將督札呈察。吳故督當不至此。有恆恃有札在。猶無懼色。及檢出呈堂。則赫然相機。勸解四字也。承恩大怒曰。汝武人識字。無多魯魚亥豕。誤人自誤。本部堂幾爲汝所蔽。有恆復視其札文字。一無增刪。年月亦未有異。惟不解剿辦二字。何以忽變爲勸解。頓時口噤目瞪。無復人色矣。承恩童華會銜奏聞。奉旨。李有恆孫定揚均予斬決。某守竟以功獲權。運篆三月。此事去今不出四十年。春雨落花之夕。秋風戰樹之時。猶隱約見千百冤魂。出沒於青楓黑

塞間也。

定夷曰。余草此篇。既竟。爲之擲筆而歎。李之殘暴。孫之貪酷。彼皆死有餘辜。無復可責。獨以某都統。故幾至法。不能舉朝局之惡濁。疆臣之卑污。可勝嘆哉。平心論之。相機剿辦。一語出自督院之札。勤惠寧能辭咎。卽不然。地方出此重案。而爲一省之長者。亦難超然事外。失察之罪。勤惠又何可辭。如此結果。總覺牽強。謂之舉法。則可謂之盡法。則未也。某太守始以不欲賣友。而辭承恩之委。固有足多。然於其終也。卒以厚賞而從命。遂失大義。滅親之本意。春秋誅心。某守其可誅矣。因茲二者。可知晚清政界之齷齪。若張文襄者。洵庸中佼佼也。

歷史小說 秣陵冤獄

官吏之鬪茸。法治之黑闇。至晚清而極。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之時也。彼衆口交毀。人言嘖嘖之。小人吾無責焉。乃負時望。受清譽者。亦復弁髦。法律草菅。民命援春秋。責備賢者之議。能勿直揭而書之耶。故前著窈海明星。峨眉血二篇。於潘文勤。吳勤惠。不無微詞。近聞父老。撫談乃知劉忠誠（坤一）督兩江時。亦有玩忽命案。誤戮無辜之事。

甚矣折獄之不易也。事物之變化萬端，千緒不一其途，而牧民者每執一理以衡之，鮮有不誤入歧途者。彼大人先生，龐然自尊，輒以爲殺一小民，何足輕重，豈謂呂端大事不糊塗，民命固屬小事耶？是誠大惑不可解矣。

三牌樓者，南京城內地名也。一日忽發見一死骸，身首異處，血肉模糊，慘酷不忍卒觀。審其狀似係商人懷寶被盜所戕者，否則亦必仇家狹路演此慘劇。吏以白於官，官乃陳屍於市，而徵屍族領認，侵尋數日，無有至者。方將以懸案了之矣，一日忽有賣漿者投官白事，言某日之夜，賣漿過其地，見某甲躑躅其間，獨行踽踽，歷久勿去。若有所伺者，余離其地不半里，陡聞呼救之聲，夜深人靜，聽之殊切，顧余以小本經營，無閒晷以預人事，亦卽置若罔聞耳。官方以無法了案爲慮，聞此報告，頗爲色喜，立召地甲至，詢以某甲素行，則一無恒業之遊民也。平日窩贓鳩賭，嘗受官刑，證以賣漿者言，益信其劫財殺人無疑。因捕某甲至，鞫之堅不承認，問官以爲意存狡猾，以圖開脫，益之以三木五毒。甲初尙能熬刑，嗣以不堪痛楚，遂誣服自認。死者來自異地，嘗與同博，某夜彼勝而余大負，因伺之于路，而狙擊之，搜其貨以爲已有，問官進而追比盜贓，則曰已飲



博。蕩。之。矣。供。既。確。鑿。讞。遂。以。定。於。是。上。其。案。於。臬。司。轉。詳。督。轅。以。取。決。之。

時。建。節。兩。江。者。爲。劉。忠。誠。公。劉。勤。於。政。素。有。察。察。之。名。凡。關。於。人。命。案。件。輒。親。自。披。閱。口。供。三。牌。樓。之。無。名。氏。案。劉。已。早。有。所。聞。某。日。批。咨。公。牘。至。此。件。亦。覺。某。甲。確。爲。真。兇。殺。人。者。死。立。當。處。決。幕。僚。某。君。適。在。座。進。語。之。曰。三。牌。樓。之。案。證。諸。驗。屍。情。形。及。道。路。所。傳。者。晚。頗。有。所。疑。慮。甲。固。無。賴。然。不。能。以。其。無。賴。而。謂。必。爲。兇。犯。劉。曰。供。詞。具。在。非。彼。親。語。於。堂。阜。者。耶。詎。不。可。信。乎。某。君。曰。晚。於。生。者。死。者。皆。絕。無。關。係。所。以。以。慎。重。干。制。軍。者。以。人。命。出。入。所。關。匪。細。也。且。里。巷。傳。聞。某。甲。之。被。逮。實。根。於。賣。漿。者。之。報。告。疑。似。疑。真。之。談。又。安。可。以。爲。據。耶。至。於。供。詞。云。云。則。重。刑。威。逼。之。下。更。何。求。而。不。得。劉。終。以。爲。某。君。膽。小。如。鼷。不。得。治。體。置。諸。不。顧。竟。以。斬。決。報。部。部。文。於。疆。吏。所。咨。者。固。無。不。批。准。而。平。日。行。檢。不。修。之。某。甲。由。是。入。枉。死。城。矣。

逾。年。山。東。獲。巨。盜。某。追。詢。生。平。歷。犯。各。案。某。絕。無。懼。色。從。容。承。招。忽。言。去。年。某。日。曾。在。南。京。三。牌。樓。殺。其。同。黨。掠。其。贖。而。佔。其。室。山。東。撫。院。據。供。以。咨。江。寧。寧。垣。官。界。大。駭。督。轅。立。召。司。道。會。議。羣。欲。隱。諱。其。事。以。誤。供。咨。復。魯。撫。不。謂。事。已。聞。於。諫。院。掌。江。南。道。監。

察御史某公單銜入告痛論疆吏玩法殃民之罪疏入孝欽后赫然震怒立派原任刑部尙書薛允升馳赴江南查辦巨盜某亦解往南京交薛允升復鞫雷厲風行一時頗有興大獄之勢劉雖深悔不從慕僚某君之言然已無及矣迨薛南下某盜亦由魯遞解而至薛以欽命要案親自訊鞫某盜竟據實供陳謂三牌樓之死者本揚州人氏初非與余同夥渠有婦年未三十頗美於色余旅邗上得見其人深爲傾心後設計獲交於死者始則誘之同博渠博輒有賞盡則典鬻以繼之余乃告以爲盜之利渠頗心動渠婦以余常往其家漸與余狎值死者他出輒作幽密之會余屢欲乘機傾死者於法網恐渠攀連及余余不能復居邗上因遲遲未行去年余有南京之役約死者同乘而往余時已與渠婦定計不令彼生入維揚城以爲殺彼於南京無復識彼之人余仍可安然而歸佔其妻而奴其婢是雖有千百人亦無以獲此樊籠外之鳥及居南京之第二夜余以行劫結彼誘之至三牌樓靜僻之處乘其不備而戮之余星夜奔回揚州後聞案已破獲有人授首東市余深喜倖逃法網從此可以無慮而不謂猶有今日也薛曰死者之婦現在何處某盜曰余旣變渠渠仍不安於室久棄之矣近在何所實不

之知否。則此等賤人。余亦不容其獨逍遙法外也。薛又稟提賣漿者。則已聞風避匿。益疑之。乃嚴比捕役。務在必獲。更遣差至揚州。拘死者之婦。亦復無蹤。可求兩犯。既不能得。案又懸期莫決矣。

事隔經旬。忽捕得賣漿者。至。薛仍親自鞠之。賣漿者供仍如前。矢口不移。薛曰。汝果無自怯之實。何必畏罪。潛伏足見。汝前所報告者。別有隱情也。且汝不於案發之後。卽赴官稟白。而乃遲之數日。事尤不能無疑。汝果受何人主使。可從實招供。本部堂當以汝罪加之。主使者。賣漿者爲薛所飮。不復抵賴。據情直陳曰。某甲行素不端。呼盧喝雉。每至深夜。不散。吾同類。夜過街頭。彼輒呼而索食。食逾兼人之量。而不給分文。有時食盡不飽。則拳足交加矣。或繞道規避。則相逢之夕。必遭不測之禍。擲碗折箸。無所不至。吾同類皆苦之。而彼輩人多未如之何也。及三牌樓之案。出多日。不獲兇犯。小人亦耳聞之一夕。某甲又飲余漿。時則爐火已熄。漿且垂盡。某甲以釜底渣滓。又復不熱。遽以惡言相向。小人積憤已久。未免有悻悻之色。甲復施其拳足。故技。小人不能復忍。亦與之搏。其黨聞聲出視。不問情由。奮臂助毆。小人爲之量絕。比醒。則杯匙狼藉地上。無一完

器。卽竹製之釜架等。亦折成無數小段。小人八口之家。全恃此營業。以餬口。旣毆其髮。膚復毀其營業。能不切齒痛恨乎。小人終夜徬徨。以爲此仇勿報。不復爲人。然力所不敵。終無如何。明日商之同業之某某等。皆勸小人嫁禍於某甲。桀驁者旣除。餘子碌碌。必膽寒而不敢爲矣。小人以一朝之忿。遂逕赴官報告。今已知罪。萬叩天恩。寬免言次。奔角有聲。薛曰。汝知因汝一言而釀成大獄乎。事已上達天聽。本部不能枉法赦汝。因命庭吏執之入獄。

薛意不欲株連多人。於助賣漿者設計之某某等。概勿深究。惟死者之婦爲案內要人。屢經嚴比。終不弋獲。刑幕乃獻議曰。朝廷命公南來。好查辦江南冤獄耳。今賣漿者旣緝。獲某甲之冤。已白。誣殺與否。已有確據。蕩婦縱不歸案。亦可請旨定讞。薛領之。立卽拜摺。請訓於江督。以下承審各官。皆有微辭。某廉訪初頗欲出巨金。以彌縫。薛不敢受。卒據實上聞。旨下總督臬司道府牧令。罷官鐫級去者。凡十餘人。某盜及賣漿者。皆棄市。薛監斬旣畢。始回京覆命。

定夷曰。某甲橫行里閭。魚肉小民。固有可死之罪。然死於三牌樓之案。死非其罪也。賣

漿者以報仇。故遂至含血噴人。無復顧忌。大吏祇知甲之行檢不修。而不審個中之別具。隱情遽爾。以此結案。非卽余所謂執一理以衡之。鮮有不入歧途者乎。嗚呼。於此可知臨民之難。臨民更不可不慎矣。

定夷又曰。此案爲清季一巨案。與余前著冤海明星峨眉血二篇所紀。當時皆藉藉人口者。歷年既久。談者渺焉。尙有浙江葛畢氏一案。亦清季大獄。卽劇場所演之「楊乃武」也。劇情與實事頗有出入。暇當訪之父老。而紀其實也。

歷史小說 服妖

聞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氣機所感。每於起居服御之微。而窺其朕兆。事有莫知爲而爲者。不得目之爲迷信。附會之說也。有清之季。蓋下貴胄。皆好作寒乞相。或幻爲女子。身一時爭相效尤。莫解命意所在。始則王公貝子。創之繼則漢大臣之子孫。亦復如是。如畢東河之諸孫。無人不以化裝遊市爲樂。雖父兄不能以此禁其子弟。是何異唐末之天水。碧宋季之女。眞裝非所謂國家將亡之妖孽耶。藉曰妖孽兩字。涉於迷信。然清末用人。偏重貴胄。朝散秩而暮公卿者。比比皆是。使此乳臭甫乾之頑童。驟柄國家大

政事焉得而不腐敗。卽不目爲妖孽。而此輩官邪亦足亡國而有餘矣。某貝子者。於德宗爲昆季。行亦宣宗之孫也。爲人倜儻風流。不拘小節。工漢文。能吟詠。有八旗才子之目。且豐姿美秀。姣好如少女。嘗幻作漢女裝。招搖過市。長裙短衣。天足革鞜。兒者莫不疑爲女學士也。一日。貝子女裝出遊。龍媒翠蓋。錦羈玉勒。從以豔婢。貝子躬自執鞭。馳騁長安道上。見者皆目逆而送之。道經琉璃廠。一汽車迎面馳至。掠貝子之車而過。馬忽驚躍。貝子幾自車中墮地。幸一丐者在旁。急前扶之。得免於危。貝子殊弗爲忤。且贈以金。丐者欣然領賞。頓首而謝曰。金玉財帛。吾自有之。惟汝仙人所賜。敢不拜嘉。貝子時已揚鞭前進。丐者所語未嘗聞也。丐者木立道左。目送貝子入飛塵深處。復喃喃而歎曰。吾家諸妾。疇有如彼美之豔麗者。其大家眷屬耶。抑韓家潭人物乎。然箇中兒女。吾都有素。彼美面貌。殊生意者。新自南中來乎。喃喃不已。狀幾類癩。一日。某貝子又作時世妝。往遊錦秋墩。墩在陶然亭之北。都人呼之曰。窰臺。壘然小阜。高不二丈。其頂平面。寬可畝許。雜樹環其周。葦塘繞於外。清風明月。無復煙火俗氣。每歲重五。而後輒有人設肆於茅舍竹籬。清茗野酒。別有風味。故鄙人之往遊者。亦復

不少。是日。貝子乘輿而至。錦墩向鮮。婦女足跡。一朝來此。靚妝少婦。遊者莫不側目。乃貝子正獨坐品茗。間鄰座忽來一少年。衣服襪襪。面目黧黑。且袒裼赤足。下躡草履。揆其容態。爲卑田院中人。當無疑義。其人坐定。酒備奉之。維謹奔走。略無停晷。貝子漸訝之。屢顧其人。似曾相識。其人亦頻盼貝子。不已。貝子忽有所悟。彼何人。斯非卽琉璃廠所遇之乞兒乎。胡一旦如此闊綽。可見託鉢生涯。亦復不惡。方胡思問其人。忽高唱小調。語殊淫褻。若以貝子爲女子。而故施之勾引之術者。貝子怒其無禮。思有以懲之。忽見其人腰間懸一荷包。黃金爲練。碧玉爲墜。數百金物也。乞兒烏得有此。卽從他處。竊而來。亦斷不敢公然懸掛。於是恍然大悟。知其人與己相等。今茲之狀。非廬山本面目也。顧旣識破此玄機。益思有以嘲弄之。因時逗之以目報之。以笑其人。益爲顛倒。躍欲試之。態時露於外。貝子轉慮自己隱私。亦爲彼所窺。見則又端坐。歛跡不敢多視。其人尋與酒保耳語數言。酒保唯唯而去。亡何有五品服之差官二人。一捧錦匣。一持盃具。詣其人之旁。鵠立而啓曰。某大爺在某妓處。小飲。邀公爺同席。輿已駕矣。公爺可卽整冠也。語音殊高。貝子聽之。良確。復私哂之。殊不相識。蓋貝子性傲岸。意宗室子弟。

白丁爲多。坐是往來頗疎。今之不識其人。殆亦此故。

差官白事已。其人立躍而起。酒保奉水至。其人取巾。饋面則向。薰黑如墨者。驟變爲潔。白如玉。特效豫讓之漆身吞炭。自毀其容耳。盥漱既竣。差官爲之易服。寶石頂而雙眼。翎儼然一品之服。貝子益信所度不謬。而其人易服之後。並不他去。時躡步至貝子前。欲有所語。卒未發言。終乃遺一名刺於地而去。貝子會其意。拾視之。則鎮國公某旂都統也。即使從者傳語曰。兄家。住棉花胡同某號。倚荷。寵臨兒之幸也。都統笑頷之曰。期以今夕可矣。亡何。差官擁都統而行。貝子注視臺下車水馬龍儀仗極盛。一轉瞬間。形影渺矣。都統深喜。天臺有約。好夢可尋。而不知正中貝子之詭計也。

貝子所謂棉花胡同某號者。非貝子之邸第。乃其別業也。試以邸第告都統。假面具或立揭破一齣。絕妙好戲。必然不及終局。今語以幽會之所。宜都統絕不見其破綻。及夕。貝子歸其別業。重理新裝。更增嬌豔。使人邀其兄某。郡王至。語以故。郡王撫掌大笑。謂急色兒。雙目盲矣。宜有以痛懲之。貝子曰。都是自家人。何苦懲彼。但須小設計。謀令彼服禮而已。郡王便問何計。貝子又告之。且曰。吾家袈裟僧冠俱全。大哥可束髮於頂。倉



猝之間。彼必不復詳視。則吾計售矣。惟事宜從速。急色兒涎臉甚行。且至矣。郡王笑從之。裝成窺鏡而立。赫然一頭陀也。乃笑曰。吾苟披髮入山。亦作如是相耳。從者見郡王兄弟之化裝。莫不掩口匿笑。貝子旋使從者備酒。殺與郡王對飲。繼之以奕。且飲且博。意殊閒適。貝子笑曰。使真箇如此者。大金吾又可多一收入矣。郡王曰。和尙挾妓事。極尋常。現在所謂高僧者。嗜不倚紅。儂翠耶。但能巴結。乃公縱有天大的禍。亦可化爲無事。大金吾奈乃公何。怕爲區區案件。便貿然向宗人府告狀乎。語甫終。而從者報郡統至。貝子囑延入。從者領命去。貝子仍與郡王飲博。如果。

從者引郡統入中門。踞而啓曰。主人方在花廳酬客。公爺可以逕入。郡統方欲審客爲誰。遂潛步獨進。從五色明窗中遙窺之。則見中人方與一禿奴對酌。醜顏微暈。醉意生春。不禁爲之髮指。私念和尙破此戒律。不守清規。胆大妄爲。可爲已極。立即大呼衛士。呼嘯而入。郡王貝子俱故作驚訝狀。郡統不問情由。飭衛士縛郡王衛士狐假虎威。其勢洶洶。幾欲飽郡王以老拳。郡王急去其冠。冠去髮現。厲聲顧郡統曰。老二獨不識某王爺耶。郡統方驚訝問。貝子之家人已羣趨而至。或持棍。或執索。就郡統及衛士一

一執而縛之。家人勢衆衛士固勿能敵。都統此時猶未識貝子之本來面目。祇知某郡王僧裝尋歡耳。復向貝子曰。吾與汝未嘗無香火情。胡獨不念耶。又顧郡王曰。吾不知此地爲公禁鬻。無意犯冒。公當能恕咱們。都是自家人。有事總可從長計議。何至於斯。郡王獰笑曰。使吾家人遲至吾早斃於拳足下矣。汝爲現任大員。而如此橫行不法。辱毆宗室重臣。吾卽入宮稟老佛爺去。都統聞言。惶悚萬狀。叩首乞恩。奔角有聲。郡王視若勿見。都統曰。事果據實。奏聞公亦不免有挾妓之咎。吾本未嘗辱公公。作僧裝以自苦耳。貝子喘之曰。汝以吾爲妓乎。罪當更加一等。吾兄弟聚飲共奕。卽去對老佛爺講。亦無不是處。都統聞兄弟之語。益墮入五里霧中。一時不解其故。貝子卽命從者取冠服至。易釵而弁。一美少年也。郡王亦同時易去僧服。貝子乃語都統曰。汝識乃公否。以妓女辱沒貝子。該當何罪。都統曰。原來是你撲朔迷離。眞令人雌雄莫辨。貝子曰。大爺化僧裝。吾作時世裝。汝亦扮寒乞相。此爲今日相尙之遊戲術。大家無不是處。第汝不當視吾爲妓。更不當辱毆大爺。汝今已爲階下囚。吾當飭人送入宗人府去。都統汗流浹背。叩頭如搗蒜。貝子視之。額上紅塊全起矣。乃笑曰。卽此足以懲急性兒矣。饒汝

去罷郡王亦曰後其慎之如此便宜事以後不復可得也因飭從者釋諸人縛縱之使去郡王兄弟目逆其影相與撫掌大笑

定夷曰此事得之久居京師者事在庚子以前言之鑿鑿信而有徵清之末葉載振載洵載濤溥倫輩次第柄政用事終清之世與國同盡固知此輩親貴之才不過如某貝子之具小聰明耳清之覆亡豈偶然哉

小史 義和團瑣拾

前清季年任用親貴統轄之子昏瞶無知至惑於拳匪邪說從而和之戕使臣燬教堂啓八國之公忿聯軍入京乘輿西狩自有國際交涉以來未有如是之笑柄也以拳匪之妖言欺世稍加審察雖孩提之童猶能明辨胡彼位躋顯要者充耳不聞有目若盲耶於此可見彼輩程度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斯言豈虛語哉友人某君當時作客津門日擊拳匪舉動今日猶能詳道泚筆誌之不僅可作酒後茶餘之消遣且足爲懲前毖後之指南也

五月十五日北京發生戕害日本書記生彬山彬事凶耗傳至天津拳匪氣燄愈張首

議焚燬教堂。外國教士爭先奔避。拳匪造謠益甚。謂各教堂均埋地雷。定期猝發。以轟全城。宜以神術破之。會有無賴流氓。報告於匪首。稱夜過鼓樓東大街。劉家胡同見某教堂內火光閃爍。教士正製造軍械。匪首大師兄劉某。乃宣言於衆曰。幸獲神佛默佑。洋人奸謀敗露。否則藥線且發。全城糜爛矣。無賴附之。萬衆一詞。匪首下令居民挨戶焚香高誦佛號。率衆至劉家胡同。又逼居民狂喊助威。圍困教堂。匪首握香向東南跪請神將下降。雙目上向涎沫狂流口中。喃喃有聲。喝呪曰。

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朱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靈。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洞賓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大。八請前朝冷如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兵。

匪首喝呪者。三起立向教堂繞行一週。更率衆焚香。爭擲堂內。齊呼火。火。火。燒。燒。燒。一時火光熊熊。自上而下。匪衆有從教堂後門而入者。出語匪首曰。堂內確有砲彈數枚。火藥無算。由是匪首益自得。謂吾言果不虛也。顧卒未聞轟炸之聲。亦不見有教士遁。

出。是。真。是。假。不。問。可。知。火。燄。既。狂。居。鄰。驚。慌。請。於。匪。首。將。撲。滅。之。匪。大。怒。曰。此。神。火。也。斷。不。旁。延。一。柱。一。椽。妄。言。族。矣。居。民。噤。不。敢。聲。而。火。勢。愈。熾。一。轉。盼。間。已。波。及。二。十。餘。戶。匪。首。無。以。圓。其。邪。說。乃。作。遁。辭。曰。適。有。婦。人。攜。溺。器。救。火。神。忌。污。穢。早。返。天。曹。故。不。能。保。護。其。咎。全。在。婦。人。彼。必。有。意。爲。之。藉。破。吾。法。非。二。毛。卽。奸。細。應。嚴。搜。此。間。民。宅。務。得。其。人。懲。治。之。以。謝。爾。被。殃。者。居。民。明。知。婦。人。潑。溺。實。無。其。事。一。經。搜。索。徒。多。擾。騷。相。率。跪。請。免。罪。匪。首。始。揚。長。而。去。

匪。所。自。詡。爲。神。術。者。頗。不。一。端。大。率。可。以。發。噫。愚。妄。舉。動。誠。極。下。流。之。社。會。也。凡。入。團。者。匪。首。按。人。給。錢。二。百。謂。任。意。取。用。苟。不。使。盡。則。可。取。之。無。窮。用。之。不。竭。無。賴。吠。聲。愚。民。嗜。利。以。爲。如。是。則。一。身。吃。着。不。盡。相。裹。紅。巾。繫。紅。帶。而。入。匪。團。區。區。之。數。垂。手。立。盡。莫。覩。不。竭。之。效。以。質。匪。首。匪。首。曰。是。必。汝。曹。入。團。之。不。誠。人。可。欺。而。神。佛。不。可。欺。故。神。佛。不。汝。佑。耳。否。則。必。汝。曹。身。有。不。潔。神。佛。忌。穢。濁。故。力。不。逮。汝。耳。愚。民。惑。之。或。誠。其。意。或。潔。其。身。冀。得。神。佛。佑。助。可。憐。亦。復。可。笑。也。匪。首。又。告。於。衆。人。各。製。一。布。囊。囊。約。二。三。寸。許。內。實。碎。銀。五。錢。以。投。壇。下。壇。者。匪。首。集。衆。佈。法。之。場。當。請。於。神。佛。以。銀。易。米。

比米來自西方。飢時撮取數粒食之。即可一晝夜不復食。不則洋人方收取米穀。以製火藥。津城將有絕粒之虞。一時頗多信其說者。果裹銀與之。匪首又囑衆人焚香祈禱。烟霧迷漫。不能張目。羣匪取囊銀藏之。而易以大米。香繚漸熄。匪首踞於壇前。念念有詞。有頃取囊散發。衆人果見易銀爲米。信匪首真有神術矣。匪首又曰。凡入吾圍者。并可不食大米。人懷得勝餅數枚。任取其一啖之。但留少許。納懷。飢時再探取之。則仍完好如初。故可食之不盡。不若食糧之累墜也。衆爭行之。然兩術無一有效。日匪衆每至一處。必驅沙鍋照爲前隊。沙鍋照者。集乞丐成之人。挾沙鍋一具。形如巨鉢。乞丐平日用以爲炊者。拳匪使之浙米。爇薪執庖廚之役。於是益可見兩術之爲欺人。苟有效者。寧復需此耶。

居民見拳匪種種行爲。信仰之念漸殺。拳匪乃大張聲勢。謂且夕將殺盡洋人。踏平紫竹林。猶反手也。糾其烏合之衆。與保護租界之外國軍隊開戰。星彈橫飛。勢如雨下。匪衆紛紛倒斃。一團既盡。一團復進。死傷益多。匪首猶大言曰。速將死者傷者昇歸壇場。待老師一嘯拂。則傷者立愈。死者三日卽甦矣。外兵嚴守界線。匪退亦不之迫。殘匪沿

途。所。經。爭。向。居。民。索。得。勝。餅。得。勝。者。爲。匪。所。題。名。預。祝。其。戰。勝。也。厥。後。每。戰。必。敗。每。敗。又。必。諱。敗。爲。勝。日。夜。呼。『大。得。全。勝』。四。字。不。絕。口。且。揚。於。衆。曰。紫。竹。林。本。可。卽。下。祇。以。洋。人。有。妖。術。佈。設。黑。沙。陣。未。能。得。手。已。請。紅。燈。照。仙。姑。到。壇。與。之。鬪。法。勝。可。操。券。也。又。逼。居。民。家。家。懸。燈。焚。香。齊。發。喊。聲。以。助。神。威。凡。不。燃。燈。者。與。閉。門。無。聲。者。皆。奸。細。殺。無。赦。居。民。不。敢。違。家。家。聚。立。門。外。懸。燈。狂。喊。時。值。暑。天。香。煙。人。氣。凝。結。不。散。對。面。不。辨。誰。何。及。夕。東。方。火。起。縷。縷。紅。雲。上。冲。霄。漢。匪。衆。俱。歡。呼。曰。紅。燈。照。仙。姑。破。黑。沙。陣。夷。塲。成。灰。燼。矣。居。民。門。不。得。閉。燈。不。得。熄。香。不。得。止。擾。擾。終。宵。不。知。所。爲。及。晨。詢。之。則。匪。衆。並。未。與。兵。接。戰。外。兵。惡。河。東。民。宅。妨。礙。用。兵。付。之。一。炬。居。民。所。見。之。火。光。卽。此。不。知。匪。等。終。夜。作。何。事。而。如。此。喧。呶。也。

拳匪愚民之術。至是幾盡敗露矣。於是更思有以掩飾者。乃語衆曰。夷塲之所未獲。全燬者。以東南風故也。若得西北風。此功垂手可成。爾等宜人持一扇向東南扇之。便可轉東南風而西北矣。卒又不驗。試思炎天熱暑。欲求西北風。其愚妄尙可問乎。拳匪至此。幾無術可以自解。匪首乃進謁直隸總督裕祿。裕祿固隱附拳匪者。曾以『洋人由

租界四出圖竄拳民分頭接戰連得勝仗』之語入奏其狂瞶無知與拳匪臭味相投匪首向索軍械裕祿逕可之授以手條令向城內軍械所領取匪首出召其衆同至軍械所一擁而入紛紛攫取守衛之兵以有制軍手諭不敢拒也匪衆本不諳軍事或一人取數槍而無彈或兩人懂彈數箱而無槍并行軍快砲及格林砲亦擊之以去匪衆既不解施放又不能配合不過人持一鐵桿以搏擊耳槍上刺刀本爲軍前冲鋒或短兵相接之用匪衆不知藉作防身利刃於是各挾軍械奔赴四鄉以尋平日私仇而逞一快北洋二十年之積蓄罄於一朝亂事成而外兵入國幾不國矣

定夷曰拳匪之愚妄無知觀其呪語即可見之矧種種愚民之術無一不立行立敗其力之不足恃雖婦人孺子亦當知之奈何位列廟堂之載漪剛毅輩外爲封圻領袖之裕祿竟蠢蠢若豕認爲義民卽孝欽后亦主可撫不可剿之說使星星之火至於燎原可勝歎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信然

小歷史  
紅妝季布

前清之季有某將軍者任劍南邊務大臣朝廷頗倚重之將軍爲人意氣有餘才識不



足。廷。臣。以。邊。事。方。亟。恐。孤。掌。難。鳴。不。易。奏。功。又。使。其。兄。建。節。兩。川。上。之。則。接。濟。餉。糈。可。無。匱。乏。之。虞。次。之。則。遙。爲。聲。援。可。以。商。承。而。行。所。謂。指。臂。之。效。法。至。善。也。其。兄。稚。貧。時。望。夙。爲。百。僚。矜。式。朝。廷。亦。優。遇。備。至。將。軍。見。兄。至。聲。威。大。盛。氣。燄。益。張。擾。民。之。事。無。日。無。之。嗟。彼。小。民。未。遭。匪。禍。先。受。兵。災。憤。氣。所。洩。遂。爲。將。軍。上。尊。號。屠。戶。之。名。大。震。於。峨。嵋。山。下。

逾。年。將。軍。之。兄。移。節。他。方。朝。廷。以。將。軍。治。邊。有。功。卽。任。爲。兩。川。節。度。且。資。熟。手。焉。將。軍。自。謂。有。平。西。之。勳。班。師。奏。凱。不。殊。當。年。馬。伏。波。也。於。是。部。曲。騷。擾。益。甚。所。過。之。處。閭。閻。爲。墟。彼。文。明。國。待。遇。敵。國。俘。虜。猶。不。至。於。若。是。而。况。天。高。皇。帝。遠。哀。小。民。叩。關。無。從。卽。能。上。達。天。聽。亦。不。過。一。紙。浮。文。派。員。查。辦。卒。之。官。官。相。護。諉。爲。無。據。哀。此。衆。生。其。何。時。重。觀。天。日。乎。不。謂。於。天。昏。地。黑。之。時。代。忽。出。除。惡。鋤。奸。之。女。俠。爲。民。除。害。奮。不。顧。身。紅。線。隱。娘。之。徒。亦。當。拜。倒。石。榴。裙。下。矣。

將。軍。部。下。有。黃。某。者。執。法。處。總。辦。也。初。以。佐。吏。投。効。軍。前。爲。人。機。警。多。謀。尤。長。於。奏。疏。文。字。將。軍。深。爲。器。重。累。保。至。觀。察。使。任。執。法。處。總。辦。有。年。矣。惟。性。好。漁。色。萬。里。從。軍。眷。

屬。未。能。隨。往。久。曠。之。感。所。在。不。免。居。川。邊。時。常。掠。蠻。女。以。充。下。陳。雖。柳。怪。花。妖。蓬。頭。歷。齒。未。必。能。如。人。意。然。而。慰。情。聊。勝。於。無。亦。足。以。銷。魂。解。渴。也。部。衆。爲。取。媚。官。長。計。每。有。所。獲。輒。先。申。獻。黃。某。錄。其。尤。者。迨。至。咀。嚼。無。味。復。給。士。卒。故。上。下。之。情。頗。通。士。卒。有。以。姦。淫。犯。法。者。某。輒。笑。而。遣。之。因。之。尤。得。軍。心。將。軍。雖。風。聞。其。事。以。爲。凡。我。士。卒。暴。霜。露。斬。荆。棘。冒。矢。石。無。非。爲。民。剿。匪。縱。有。取。給。於。民。亦。以。德。報。德。之。道。曷。用。深。究。嗟。乎。上。有。怙。過。之。將。軍。下。有。好。色。之。總。辦。三。軍。於。此。復。何。所。懼。宜。其。無。所。不。爲。也。

班師之令既布軍隊次第東歸師次瀘水將軍與建昌鎮總戎有感誼總戎郊迎十里歛將軍於鎮署將軍以鞍馬勞頓又值雨雪遂駐節焉建昌鎮爲川藏要道地味膏腴物產饒富自打箭爐而東此爲首次經過之肥邑彼狼吞虎噬之丘八爺雖在邊外日行劫掠終未燬其慾壑至此乃益恣肆鎮有富戶尹亮才者廣廈萬間肥田百頃財神之稱著於一鄉有子女各一年皆弱冠孿生也子名規卿女名雲孃雲孃先產規卿姊之雲孃生有殊色潤臉秀鬢嬌目曲眉畫中人也年甫及笄名早鵲噪且性耽翰墨女紅之暇卽書卷白携一燈燵然猶復吟哦不輟譽之者每謂前身娥月生具圓姿夙世

璇星長工織句。夫以邊鄙之地。生此絕代佳人。非所謂十步芳草。耶。有中表親趙姓者。亦鄉之巨室。其子清玉。長雲孃三齡。自幼卽締。薦以舊姻之好。加新特之歡。兩家情誼益篤。將於明春。消吉合。登不謂大軍壓境。變生蒼兇。良緣一線。好事多磨。佳人幾屬沙叱。利義士幸逢古押衙一場。風波雖平。小兒女已心驚胆落矣。

黃某夙聞雲孃豔名。曩日出師之時。亦曾道經此間。祇以軍書旁午。不及駐馬。遂爾置之。此次舊地重遊。又得絕好機。會正可以整以暇。償吾夙願。計既定。卽使心腹某管帶。往見亮才。逕道執柯意。且索萬金妝。亮才惶甚。不知所對。某管帶曰。黃大人入贊。帷幄出掌軍紀。爲節帥麾下第一紅員。今乃降格相求。汝女何修而得。尙待遲疑乎。言時聲震堂屋。盛氣奪人。亮才嚙嚙而答曰。觀察盛情。夫豈不感。且蒙營長紆尊。下降益深。不安惟是小女自幼。字於趙氏女子之道。從一而終。觀察長者。必能見原。何況蓬門弱質。未習閨儀。更不足當蘋蘩之職。幸營長善復觀察。如客中有所移挪。苟綿力所及。無不遵命也。管帶聞言。嗤之以鼻。笑曰。雞卵擊石。卵能保乎。螳臂當車。臂能全乎。本管帶爲汝計之已熟。汝再思之。毋貽後悔。亮才忽有所悟。趨入內室。取雙管而出。以授管帶。

且曰。奉此爲營。長壽尙乞鑒其愚誠。晒而納之。管帶茫然不解。啓封視之。頓開笑顏。蓋毛樵其形黃金。其質管帶。意本在利。正投其所好也。於是管帶起立告辭。昂然而去。亦不言謝。

亡何某管帶使營弁賣書至尹宅。亮才閱之。略云。『黃大人聞拒婚之言。勃然大怒。謂必欲致之。經本管帶再三勸諫。已有轉圜之意。惟須汝助餉十萬。否則恐終不免也。此函限汝兩日答復。幸勿自誤。』亮才持書而顛。不知所爲。會規卿至。見父瑟索之狀。急前問。故亮才初欲隱飾。至此竟非隱飾可了。乃將適間。與某管帶之談話。一一告之。蓋家中除亮才外。尙無一人知此巨禍。亮才旋又示規卿。以管帶來書。規卿覽罷。瞠目結舌。亦無善策。一霎間。傳遍家中。雲孃泣。雲孃之母亦泣。亮才雖富。實無十萬現金。當此危迫之際。有官廳不能向之申訴。有親朋不能爲之援助。四顧茫茫。無路可奔。雲孃曰。禍水惟兒兒死都了。其爲墮樓之綠珠乎。抑爲入井之麗華乎。雲孃之母曰。汝不可死。汝死。汝父干系非輕。殺身破家之禍。立將隨之。規卿曰。何物淫吏虐我良民。安得三尺劍。織此么麼耶。亮才曰。空言奚補。不慎族矣。一家之人。相與問答。終無避禍之法。惟有

付之天命。聽其自然耳。

兩日之期。轉瞬已至。尹宅諸人。人人。心如懸旌。不知伊於胡底。自晨至昏。淚眼相對。如斷頭台上之死囚。祇待發令耳。那知不特毫無動靜。即管帶亦不復至。方疑訝間。而趙翁奔至。氣息咻咻。聲如牛喘。坐定。語亮才曰。清玉被節帥護兵。捕去矣。奈何。亮才急詢以詳。趙翁曰。率兵士來。余家者。爲某管帶。渠謂「黃大人欲娶尹氏女。尹氏因已字於汝子。岸然拒婚。故挈汝子往營爲質。倘欲汝子生還。第一當使尹氏將女送奉黃大人。並携匿金萬元。第二汝亦當助餉萬元。倘有一不從。莫謂本管帶不情。」云云。余聞彼涉及府上。知府上必有動靜。故來就商耳。亮才乃告以以前一切情形。趙翁曰。然則奈何。亮然曰。余亦正皇皇無計。兄其有以教我。趙翁曰。十萬之金。余知兄力不逮。事到如今。實逼處此。惟有從其初意。兄捨却一掌中珠耳。亮才曰。余且爲兄召小女至。行否當視彼意。即使人入內。已而雲孃奉召出。亮才告以趙翁所言。雲孃掩面大泣。以首撞壁。欲謀自裁。亮才急止之。雲孃且泣且言曰。趙尹兩家俱屬詩禮門楣。爲一方表率。誠如姑丈所言。生無以見鄉黨。死無以對祖宗。何如潔身而歸。言畢。又大哭。聲之淒楚。行雲。

爲遲規卿時亦在旁徘徊顧盼若有所思聞阿姊之泣亦已熱淚沾襟久之顧亮才曰兒有所謀立去立返阿父與姑丈且坐待之亮才欲有所詢規卿已疾行而出不復及矣先是鎮有妓女川冬菜者規卿之所歡也川冬菜芳字紅紅無姓秀骨姍姍貌頗不俗且性情豪爽有丈夫氣喜關人之急雖撒手千金略無吝色以故生涯極盛人爭與交或戲以川冬菜名之美其適口可饗紅紅亦不辭與規卿一見傾心兩情繾綣愛戀備至規卿嘗欲破格求偶露其意於紅紅紅紅笑曰儂性磊落不易就範且蕩甚斷不能爲公子福盛情厚意儂當銘之儂身雖女儂之性情行爲則無一非男子也規卿雖未如願而花辰月夕猶輒走訪妝台聊以解渴綢繆之情未嘗或減今於徬徨無計之時忽憶及紅紅爲人若有可以謀之者故立辭老父姑丈而出卽過紅紅妝閣紅紅避入笑曰儂已除却豔幟公子猶識得枇杷門巷耶規卿驚問曰伊何故耶紅紅曰儂聞屠戶之兵奸淫劫掠無所不至儂在此間頗負虛名寧能幸免故於大軍未到之前儂已聲言赴渝公子旬日不至宜不知此中玄奧規卿曰智哉女諸葛果有先見之明設早以此法教我我家可無今日之禍矣紅紅訝甚失聲曰尊府遭禍乎規卿曰然遂以

兩家之事源源本本告諸紅紅。紅紅聞言，杏眼圓睜，柳眉倒豎，一若憤懣萬分者。規卿又曰：余素知卿俠而多智，此來欲有所就教耳。紅紅不語，俯首移時，慨然曰：儂當爲公子一行以報平日見愛之德。規卿不待語畢，卽倒身下拜。紅紅急拜曰：是烏乎可折殺賤骨矣！規卿曰：卿旣如此云，不特余一人之恩人，亦余一家之恩人。今日非前日可比。當受余拜。紅紅曰：慢道虛文，且談正事。儂意彼輩未必認識，令姊今當行。李代桃僵之計，以假混真，惟府上仍須賠折萬金耳。規卿曰：卿之所言，正符余意。此淺淺者，夫何敢惜。雖然，卿亦有術以脫羅網乎？紅紅曰：儂自有計。公子可勿以問至於此間之事。則人皆知我赴渝亦斷不至露破綻也。規卿曰：余尙有一言見濟，深懼唐突，見責紅紅曰：公子殆以如此辦法，仍有妨府上令譽乎？規卿曰：否否，此非余所欲言者。紅紅恍然曰：儂知之矣。公子殆以儂非黃花閨女，恐弄巧反拙乎？儂亦一念及之，特不足爲慮也。彼輩擄掠女子到處皆然，幾度春風卽行捐棄，遑問完璧與否？且有萬金妝奩以饜其慾，彼更不深計矣。規卿避之起立告別，謂俟歸稟堂上立當遣人速駕也。

翌日尹宅迎紅紅至，亮才往見某管帶，願如前議，並謂趙翁亦當以萬金陪嫁。惟求早

日。釋。放。清。玉。則。感。恩。更。深。矣。管。帶。可。之。謂。雲。孃。朝。以。來。則。清。玉。夕。以。釋。雲。孃。夕。以。來。則。清。玉。朝。以。釋。亮。才。又。請。涓。吉。管。帶。曰。大。人。渴。想。已。久。今。日。正。是。良。辰。晚。間。當。使。人。至。汝。歸。其。從。速。置。備。亮。才。領。之。而。退。入。晚。果。有。健。兒。數。十。人。某。管。帶。爲。之。首。蜂。擁。入。門。時。紅。紅。妝。事。已。竣。上。下。裝。束。儼。然。盈。盈。三。五。之。妙。女。郎。亮。才。先。將。兩。家。匿。金。交。訖。紅。紅。遂。行。臨。行。故。作。依依。難。捨。之。態。與。雲。孃。之。母。抱。持。而。泣。亮。才。規。卿。亦。淚。下。涔。涔。見。者。益。無。從。測。其。隱。矣。健。兒。逕。擁。紅。紅。而。去。

酒。闌。燈。燭。醉。擁。美。人。黃。某。平。日。與。蠻。女。周。旋。久。不。親。瓊。姿。玉。質。驟。獲。明。珠。心。花。怒。放。第。一。宵。之。狂。恣。不。問。而。知。紅。紅。固。曲。院。中。人。略。解。秘。術。雖。未。丹。流。浹。席。而。白。綾。巾。上。自。有。代。之。者。在。故。黃。某。絕。不。疑。其。爲。贗。鼎。也。以。某。管。帶。折。衝。樽。俎。有。巨。功。取。匿。金。什。一。酬。之。或。有。知。其。事。者。以。白。將。軍。謂。塵。下。紀。律。不。嚴。有。損。節。帥。威。名。將。軍。掀。髯。而。笑。曰。名。士。風。流。固。應。爾。爾。吾。居。邊。外。時。且。以。蠻。女。指。配。吾。將。士。矣。何。獨。責。於。黃。某。何。况。將。兵。之。道。宜。寬。猛。相。濟。恩。威。並。施。吾。將。士。苦。戰。有。年。正。當。濟。之。以。寬。施。之。以。恩。言。者。曉。曉。吾。猶。聾。耳。自。此。言。出。黃。某。益。無。忌。憚。邀。集。朋。僚。置。酒。慶。賀。紅。紅。以。事。機。未。至。急。迫。行。之。徒。累。尹。氏。



遂亦安之。若素一日。黃某語之曰。若今從我。視趙氏子。何如。若從趙氏子。不過一民婦耳。今我從節帥之後。提十萬健兒。掃蕩蠻匪。前程正遠。異日。酬庸取斗大印。封萬戶侯。乃意中之事。爾時。錦繡千純。珠玉盈篋。恣若享用。不勝於爲民婦。以終身耶。紅紅故媚之曰。妾幼時。涉獵星相家言。如大人。丰度當位極人臣。特不知能長護弱質。俾妾不作秋風。紈扇否。黃某格格作鷺鷥笑。驕悍之情。形乎詞色。

未幾。將軍與總戎握別。三軍次第去。建昌將軍既蒞任。以黃某署渝關觀察使。黃某欣然領命。謝委赴任。時充下陳者。已有六人。盡挈之行。紅紅俱焉。未抵任。所忽以暴疾卒於途。六姬星散。省中無親屬。莫悉其致死之由。又莫有究之者。僅由地方官爲之具殮耳。紅紅潛返建昌。訪規卿備述所爲。囑以守秘。規卿神之好。遂益切。紅紅終不可曰。儂所事正多。恐於公子不利。規卿遂罷笑曰。然則當囑雲姊。買絲繡。卿香花供奉。紅紅媿然而別。時則秋高。氣爽。雲孃已裁衣壓線。預備作新嫁娘矣。

歷史小說 慘獄

項城盜國帝制自爲。自癸丑而後。其欲遂遂。野心漸露。乙卯丙辰之際。公然推翻共和。

矣。私黨走狗，徧任封圻，皆以從龍首功自比。日惟逢迎，意旨羅織，黨獄以圖固寵，於是。一般狐假虎威之惡探，亦乘機橫行，誣陷善良，以邀上賞，甚且與官吏通謀，上下朋比。施其敲詐手段，當日小民之陷於黨禍者，殆難數計。實則受禍之人，隸名黨籍者，不過十之二三耳。其餘則含冤駢死，莫由伸訴也。如益陽羅氏獄者，亦當日慘史之一。羅潤之，芷江人，曾畢業於長沙中學，光復後，束裝返里，手創小學，以培桑梓，潤之爲人溫和而誠摯，人情鬼域，世路崎嶇，漠然若不知。父玉峯，擁巨資，營茶業，商於漢臯，往來湘鄂間，歲必數次。湘省自辛亥以還，散兵劇盜，嘯聚山林間，劫財虜人，無日無之，而尤以芷江麻陽乾城寧遠爲尤甚。項城旣易正朔，滇南首舉義旗，黔陽從而應之。芷江地處湘邊，密邇黔境，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綠林中，人亦狡焉思逞，以冀廣發財源。芷江地小兵單，殆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潤之乃與家人謀，謂黔軍來不足慮，土匪躍躍欲試，一旦事起，闔城將無噍類，計不如移家長沙，設有變亂，則輪軌交通，轉徙亦易。家人僉以爲韙，潤之乃挾資先行，約部署安定，再當函招家人。芷江距省遠，水道不通，須遵陸至益陽，再附輪赴長沙，行經寶慶，投宿逆旅，則寓中已先有三客在，皆口操湘鄉音。

相見之下。各展姓氏。中有伍姓者。自言向在黔省設錢莊。今丁世變。因輟業返湘潭。寶慶雖爲前清府治。然地處偏僻。商務未興。客寓多因陋就簡。不能分室異居。故潤之當日與伍同室而寢。寢處不寧。長夜失眠。則各談家世。以資消遣。伍姓因知潤之父爲富商。不知不覺。問潤之逐種殺身之因矣。

伍姓告潤之。謂先代與芷江羅氏有葭李誼。以行輩論。實長潤之祇。以久客他鄉。鮮通音問。遂至覲面不相識。潤之憶族中稿有遠適湘鄉伍姓者。深信不疑。感情且加密焉。明晨潤之擬登程。伍姓以長途寂寞。彼此旣極沈澁。何如結伴同行。潤之少不更事。欣然從之。遂與餘二人道別。伍姓老於行旅。沿途食宿。照料周至。潤之深幸得此良伴。德之殊甚。長途旅費。不使伍破分文。藉答高厚之誼。行數日。抵益陽。維時湘省附袁抗義。黔軍進規殊猛。邊邑紛紛不守。全省下戒嚴令。旅館稽查尤嚴。潤之與伍以明日卽須附輪。卽宿於城外。以圖便利。行裝甫卸。突有二人入。卽寶慶寓次所遇者。相見之下。各詫奇遇。二人因言忽有要事。須至省垣接洽。旣又相值。大好偕行。言次。卽邀潤之往餐館會食。潤之力辭。伍從旁慫恿之。三人遂出伍以病胃。獨留餐罷而返。遙見客寓門前。

環繞多人。若有所視入門。則有武裝之警察數人。聚於庭中。中有一警手持皮夾。潤之見之。卽已。平日所用者。正欲上前詰問。寓主已見潤之。指示警察。警察卽出鐵索鎖之。去潤之不能抗拒。從之至警署。逕入一黑室中。並不鞫訊。潤之益加驚訝。莫知所以。爲計惟念己身向不犯法。此事或由警察誤會。亦未可知。一經審明。當能辨白。不料警署始終未開堂訊。翌日解送縣署。防衛森嚴。如縛大盜。抵署知事升座親鞫。詰以因何交通亂黨。謀爲不軌。潤之愕然。瞠目不能對。旋自陳來歷。且曰。本爲避亂而來。何至比附亂黨。且行裝俱在寓中。如果謀亂。必有證據。盍一檢之。知事聞言。卽出一紙擲潤之前。曰。此從汝皮夾內得之。非證據。而何汝今尙狡展。耶。潤之視之。則爲湘省護國軍總司令頒給之委任狀。硃印爛然。下附己名。另附一箋。約某日起事於長沙。以城東某屋失火爲號。閱竟徧體悚然。莫辨所來。惟極口呼冤。堅不承認。招耳知事顧庭丁。命引證人來。俄頃有三人。魚貫而至。卽伍姓與旅次所遇之。二人潤之至。是始恍悟。彼輩之栽贓。誣陷。知事以潤之謀亂狀詰二人。二人因言爲駐湘口武軍之偵探。(洪憲皇帝命誰率兵入湘。讀者當能憶之。本報範圍。不涉政治。故以口號爲代。)前在寶慶遇羅某。跡其

行止類多可疑。適同夥有姓伍者爲羅某姻親。因使伍姓與羅認親。結爲旅伴。相從多日。始得要領。故爾報警。逮案以弭禍。變伍姓亦云。當時與羅共行。悉心偵察。始知羅某實係首要。所經各邑多有同黨。散布其間。應請行文嚴緝。以免蔓延。供既知事。復問潤之潤之力辯其誣。因舉寶慶寓次遇三人狀。以及相請結伴至益陽。後遇二人情形。理直氣壯。瀝陳不爽。且曰。彼輩既知予謀。亂何不逕引警察當場搜查。而不先不後必乘晚餐之隙以行其詭謀。其爲栽贓誣陷不問可知。伍又力證潤之言妄。謂生平無一面之緣。非冤非仇。何至栽贓陷人。且硃印爛然者。固亂黨之委任狀。前在省垣破某案時亦嘗搜得此證。尤非予等所能僞造。世未有身爲盜賊而甘自認不諱者。羅某強辯亦猶此耳。知事某君素著令名。細察兩造供詞。亦疑潤之爲冤。第以證據故無從爲之開脫。因下之獄。并三人亦拘之。以備二次之研訊。玉峯遠客漢臯聞故鄉不靖。亦曾發函至家。囑潤之早爲之計。迭去兩書。未獲一復。事且達月矣。正疑訝間。忽有電音自益陽來。譯而讀之。大驚失色。文曰。『漢口一碼頭成泰號羅姓潤之拘益陽獄。鞠治急速。救』玉峯一再細視。譯文稿無誤處。終不解潤之何以至此。第念既來此電。則事必有因。

惜電尾無發電者之姓氏。不則可先以電詢之。既復念生平。祇此愛兒。今爲階下囚矣。事非等閒。命在旦夕。則又老淚洩瀾矣。因星夜挾資馳赴益陽。道路已紛傳此事。因案屬軍法範圍。已移解至戒嚴司令部。今方追究餘黨。從事審訊。以案情重大。禁阻旁聽。玉峯營營終日迄無一路可投。休止逆族焦灼萬狀。一日之晨。忽有不速之客一人。來視之。乃素未謀面者。客自言益陽人鮑姓。曾與潤之同學。此次潤之下獄後。始得耗。急爲設法。力薄無效。今聞長者前來。故冒昧走謁。如需臂助。願効奔走。玉峯聞言。感謝無已。因詰潤之下獄狀。鮑曰。其詳不得而知。聞諸人言。事係口武軍偵探報告。有勾通亂黨證據。遂以下獄。願此輩旨趣。所圖惟利苟能。賄以重金。使於庭訊時。寬緩其詞。則雖有證據。尙未定讞。當能減輕罪名。日前某以營救。故曾與口武軍二探晤。請爲從中斡旋。今倘欲與之謀。某當招之來。玉峯遲疑有頃。默思予與此人素昧平生。其言當難盡信。但事已如斯。必先洞曉底蘊。不如姑與一見。思定。卽告鮑姓。期以明日會於寓中。次日鮑又來。謂二探不願行。請玉峯往談。玉峯從之。出門西折行。入隘巷。左巷有屋。雖不宏敞。而門面裝飾殊覺堂皇。鮑先叩關。卽有小童應聲而出。鮑與玉峯直入升堂。見

二人相對默坐。若有所待。鮑以目視玉峯。玉峯會意。趨前爲禮。逕道來意。乞爲援手。二人聞言。俱作詫愕狀。瞠目視鮑。似怪彼之多事。良久。一人乃曰。此案情節重大。究治方急。出獄終無望。今子舐犢情深。既來懇救。姑試謀之。但上下用款。非有萬金。不可果能免死。則俟大局平定。可再謀。爾脫也。玉峯心切救子。雖不計金之多寡。然萬金之數。究覺過鉅。因求略減。其人拂然曰。本不干乃公事。祇以鮑某一再來商。故爲之設法耳。豈營利也哉。卽能如數。成否猶不可必。倘再非減子自謀之可也。玉峯心知其爲詭詐。然潤之之命實懸其手。苟不允從事。且決裂無已。乃一一如約。期以三日。致送萬金。初伍姓及二探。旣被幽於知事署。不旋踵。口武軍統帶卽飭部下持片至縣署。提潤之等去。及玉峯至益陽。潤之已囚於戒嚴司令部。伍等本統帶部屬。早已復其自由。故得從而施其敲詐之術。潤之當幽於縣署時。知事心知其寃。陰囑典獄者善視之。以故寢處飲食。尙不過苦。及移解入司令部之營。倉監守軍士索賄不得。則百般凌虐之。且地處卑溼。每值陰雨。積水成渠。污泥沒踝。而提訊之際。又徧嘗非刑。體無完膚。文弱書生。怎能當此。更不待延頸受戮。早已奄奄一息。與鬼爲鄰矣。玉峯此時急思入獄。一面其

子既取萬金厚幣託鮑轉輸於二探卽以此事爲請鮑漫應之一去數日客寓中無復鮑之蹤跡玉峯乃大惑覺個中之譁張爲幻令人神志昏迷如墮五里霧內無已往訪潤之舊日之居停主人詢以當日被逮真相居停主人如前情備告之玉峯復詢當日諸人年齒狀貌居停又詳語之後潤之而投宿之二人確爲玉峯所遇之二探惟所述伍姓面貌與鮑絕相類玉峯於此益滋疑慮以爲伍鮑果屬一人者則此中之誣陷行爲已昭然若揭苟發其覆案且立白於是玉峯遂轉而偵鮑

鄖陽王氏以道尹候補於長沙爲玉峯至好玉峯乃發電招之王至玉峯俱以情告乞爲援助且道所疑王曰盍洩舊肆主一偵之則是否一人立可辨別玉峯以爲難往訪肆主許以重酬又輾轉覓得鮑姓問以潤之消息則曰可望滅等矣特去出獄尙遠耳玉峯故作感謝語約鮑晚宴以酬其勞而預告王與肆主隱身鄰室窺之則所謂鮑姓者果卽伍也宴罷玉峯歸寓與王共議捕鮑請王謁知事爲先容先是知事既知潤之冤不及爲之開脫卽爲司令部索去乃電詳軍巡二署俱言其事時將軍爲蘄水某氏黨於袁惡革黨甚凡無辜被逮者非得極確實之被誣證據不輕釋也得知事電置之



不復知事。心知其故，不敢續有所陳。及王入白，知事大喜，命健吏值伍所在立捕之。至檢其身，得湘省護國軍總司令之空白委任狀十餘紙，蓋皆預行製就，以爲詐財邀功計。嚴訊之下，盡得其實。於是案情大白，知事復上詳軍巡二署，請轉統帶釋潤之將軍。以事已有證，始可其請。知事又逮二探與伍姓同囚於獄。自此案發覺後，將軍遂有防。止偵探裁贓誣陷之令，湘中人民輒以稍安益陽知事不無微功也。

潤之出獄之時，內感外創，俱臻危點，僅存奄奄一息。父子相見，悽惻情形可想。而知玉峯親伴至，長沙入醫院求療治，乃病入膏肓，不復能乞靈於藥石。遷延半月，卒以不起。玉峯年已六十，僅此愛兒，且祧二宗。羅氏血食自此斬矣。西河之慟，爲何如耶。潤之妻余氏于歸未久，聞夫死於非命，仰藥以殉。惡探之肉，固足食乎。然三探之伏法者，僅伍一人。餘二人爲統帶索去名，爲自辦實則經之漏網，又爲鄉里祟矣。

定夷曰：辛亥以還，國家多故，偵探乘之橫行閭里。及袁帝盜國防民，益急宵小，無賴悉供爪牙。滇黔起義，逼近湘南，故湖南省之偵探，獨多。湖南人之被害，尤烈。偵探之以破獲黨人機關報者，日必數起。而所謂證據，不過書函數封，委狀數紙，欲求有武器者，渺

不。可。得。即。有。之。亦。不。過。七。首。一。二。柄。鐵。尺。四。五。支。而。已。（湘中黨獄除武陵丸二次搜獲炸彈爲真黨人外其他證據率皆類此）此。中。情。事。有。無。冤。抑。不。問。可。知。潤。之。雖。死。猶。幸。能。白。其。冤。彼。含。冤。受。戮。終。不。能。白。者。三。湘。七。澤。間。又。不。知。幾。許。嗚。呼。此。皆。食。洪。憲。皇。帝。之。賜。也。

著名定夷說集前編附刊

毘陵李定夷著



●王昭君墓

昭君出塞故事。知者夥矣。瀚海之濱。名爲昭君墓者。凡三。自漢以來。閱年已久。無能辨厥真僞。而一證香魂。豔骨之所。在其墓。一在歸化城南。大黑河濱。一在河西。達拉特旗界。一在涼城縣境。然徵之史冊。則以大黑河濱者爲可稽。唐代杜佑通典。金河縣有王昭君墓。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於此。麟德元年。改單于都護府。領金河一縣。古金河。卽今之大黑河。金河縣固在此。唐代將相多代北高門。其年又去漢爲近。其傳較爲可信。宋太平興國八年。豐州刺史王承美。敗契丹。追北至青塚百餘里。青塚卽昭君墓。詳後。宋時之豐州地。在今府谷縣西。宋與遼人爭兵。恆以應朔雁門爲用。武地青塚。正當其北。故有追北至青塚百餘里之語。是昭君墓在歸化境。曾見於宋史。遼西京志。

豐州有青塚。遼豐州卽在歸化以南。所謂豐州灘也。又神冊元年太祖攻朔州拔之。勒石記功於青塚之南朔州卽今朔縣地。是可證青塚在歸化境也。元史太祖十四年駐軍青塚。由東勝渡河收西夏。東勝爲大黑河西來匯源之地。是一證據此則昭君墓在歸化城南似較他說爲確。

塋基周凡五百五十餘步。墓高可十餘丈。墓前雲碑高峙。東列二碑。各刊一詩。一曰閨閣堪垂史。明妃冠漢宮。一身歸朔漠。萬里靖兵戎。若以功名論。幾於衛霍同。一曰人皆悲遠嫁。我獨歎遭逢。縱使承恩寵。焉能保始終。至今青塚在。絕域賦雄風。西別一碑。題曰漢明妃塚。三碑爲清代歷任將軍彥德耆英昇寅所立。塞外地多白沙。空氣映之。凡山林村阜。無不黛色橫空。若濃濃墨。昭君墓烟靄濛濛。籠遠見數十里外。故曰青塚。非以有青草而得名。塞外草白青色。何來草青之說。詩人附會之辭也。

### ●明莊烈后遺物

嘉定某姓有明周皇后遺物二。一宮扇。一珍珠。周后之父奎。未貴時居嘉定婁塘鎮。懸壺爲業。其後女冊爲信王妃。父以女貴。及信王入承大統。妃遂晉爲皇后。奎封嘉定伯。

始遷居蘇州。周后恭儉端淑。能知大體。與烈皇帝同殉社稷。坤德之義。求之明代。母后中莫能與儔。某姓之宮扇。爲后賜賚母家之物。明鼎既革。周氏式微。流落於村。嫗之手。乾隆時。某姓以鉅資得之。藏爲至寶。宮扇本不足貴。周氏之遺物。則可貴。物固因人而重。嘉定縣志載張錫爵事。張有宮扇行一首云。闈道門楣是我鄉。猶傳畫箠出椒房。昔年玉女擎天上。今日村嫗賣路旁。卽紀此事也。張爲清初詩家。清聖祖詔求巖穴之士。張以吏部侍郎湯右曾之薦。入都纂四庫官書。死後私諡文端先生。其詩斷非誕妄。可知。可惜此扇於洪楊兵興時。又復遺失。今不知在誰家矣。或已脫化。亦未可知。

珍珠今尙存。亦周后賜母家珍也。相傳此珠與扇同爲村嫗所獲。某姓旣出重金市扇。村嫗又出珠求售。某姓又納之。其珠精圓光滑。色澤甚古。一望而知爲非新貨。某姓藏之。視爲家傳至寶。今歷二百數十年矣。

### ●張煌言祠

鄞縣張公蒼水。於明季顛覆之時。奮起孤軍。與清兵相抗。被執不屈。就義於杭州。其遺詩有句云。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有與岳于兩祠同佔湖光山色之意。民

國三年浙財廳長張詠覓等取寧波祀產所餘萬金建新祠於西湖之濱同鄉士夫復集捐以購祀田且請於鹽運使撥給祠糧運使批曰（上略）張蒼水公際明祚之告終抗清軍而不屈死而後已如肅瘁之武鄉殺以成仁比捐軀之信國雖氣數不能挽救而綱常端賴維持奮螳臂以當車自無倖埋瞻鳳山而就義彌覺從容氣薄雲天名重今古允宜特崇祀典追報豐功留窀穸於湖山長埋忠骨潔蒸嘗於伏臘祇迓靈旗余闕何人尚有墓田可守庭堅不祀敢忘籩豆宜存茲准在祠捐項下每歲撥銀五十兩（下略）嗟乎張公在天之靈今可瞑目矣。

### ●明末三大儒

明末三大儒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是也亭林先生學術純粹道德淵深力矢忠貞不事二姓當明鼎既革之後奔走號呼卜居關陝猶思以天下建餽之勢重光日月再造河山迨大事不成復六謁孝陵四謁思陵以寄其惓懷故國之思足繭手胼屢瀕於危而義無返顧也厥後事無可爲乃隱居著書講學以行已有恥標宗治世以匹夫有責爲本又能究心於經世之學所著肇域誌等書述天下郡國利病肇畫精詳尤足策

治安而謀福利。梨洲先生爲餘姚巨室。痛宗社之已墟。憤蠻夷之入室。追隨魯王。漂流海上。蒙難貞誓。報國仇。及至徧安局破。再造難期。猶復乞援東鄰。力圖匡復。耿耿孤忠。照耀天地。其學術淵博。宏深非俗儒所能窺。其涯涘。涖船山先生。痛明社之屋。採西山之薇。邈世無聞。頑民自安。易其保持。明統之心。作卵翼羣經之計。所著諸書。大半嚴夷狄。華夏之辨。興黍離麥秀之悲。其後清室屢徵蒲輪。空返高風亮節千秋凜然之三者。皆勝朝遺臣。名世鴻儒。其學問足以列聖人之門牆。其行誼則又無愧乎文信國史關部也。

### ●李闔爲僧

明史記李闔之亂。謂自成兵敗。竄至通城九宮山。村民聚衆。鉏之。旣死。剝其衣。得龍衣金印。且以其眇一目。因知爲自成。遂以元兇伏誅。上報是言。自成確死也。又何騰蛟傳李錦（自成從子）高必正（自成妻弟）之歸。何督師也。何上書唐王。亦謂大慈已除。稍洩神人之憤。宜告謝郊廟。唐王大喜。立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兵部尙書。封定興伯。何力辭爵封。自言自成雖死。身實糜爛。不敢居功。是何猶疑自成未死也。又清豫王多鐸奏

言有降卒稟稱自成竄至九宮山。被村民噪逐。無可奔避。自縊身死。派員往驗。已朽不可辨。是與何傳所言略異也。近見何璘澧州志。其說大殊。自成實竄澧州。村民鋸死之。言尤爲無稽。略謂「孫教授爲余言。自成至清化驛。從者僅十餘騎。竄入牯牛壩。從者四散。單騎至石門之夾山。削髮爲僧。今其墳尚在云。余訝之。特至夾山。見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尚五字。前有碑。乃其徒野佛所立。文載和尚不知何氏子。以下非碑文。寺有老僧年七十餘。尚能言夾山舊事。言和尚當順治初入寺。不言來自何處。其音西人。後數年復來。一僧云。是其徒法號野佛。江南人事和尚甚謹。和尚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得年七十。臨終遺言於野佛。囑遵佛家火化之制。造塔寺旁。當時余（老僧自稱）年尚稚也。寺內藏有遺像。命出視之。高顴深頰。鵝目蠟鼻。狀殊獐惡。與史所載自成狀貌正類。自成僭號奉天大元帥後。又稱新順王。其稱奉天玉和尚者。猶有寓意也。野佛當爲其舊臣。故能事之唯謹。」云云。據此則自成爲僧之說。不爲無據。惟是亂離之世。謠詠不一。記載各殊。後之論者。縱能有所引援。亦不得謂之確然可徵也。



●張獻忠之子

明季流寇之亂。張獻忠實爲之魁。讀史者靡勿知之。顧張旣伏誅。其養子孫潮宗。獨能幹父之蠱。乃心皇室。亦異事也。初。獻忠爲川將。楊展截殺。所收蜀府珍寶。悉數投之深淵。部曲遂星散。時李赤心（卽李錦歸順後賜名赤心）已反正。潮宗頗爲感動。慨然曰。我輩汗馬辛勞。幾二十年。荼毒生靈。破壞天下。而張李終無寸土。轉使胡人坐享漁利。甚無謂也。我當仍歸明朝。匡天下而還之庶雪此恥。遂帥餘衆入滇。提兵平南蠻。與沐藩締姻。上書明廷。稱臣効順。詔封景國公。溫旨褒獎。寵渥有加。時當魯王監國之五年。武康伯胡執恭方柄政。欲藉潮宗以自重。尋矯朝旨。封潮宗爲秦王。僞諭所載。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攬朝政。節制天下兵馬。潮宗奉詔傳檄四方。定番侯。皮熊首參。其不道。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疏請立斬。胡某以正欺君之罪。潮宗始知封王非朝廷意。乃上書請改封進黃金萬兩。駿馬百匹。以爲貢。惟閣臣有以尊重名器力爭者。故封王之議卒罷。

●奸民

明永曆三年（卽魯監國四年）清兵攻南昌。豫國公金聲桓大學士姜日廣殉之。建武侯王得仁不知所終。當被圍急時，忽有羽士入，調姜督師自號雲水散人，不知其自來。謂擅運粟，役鬼之能，閤城士民當茹素戒殺，靜待天兵來助，非惟解圍，兼能破敵。王得仁善謀略，時方力請督師分兵扼守九江，以絕敵人糧道。督師惑於羽士之說，竟拒勿用。凡軍中有飲酒殺生者，皆嚴治之，不出兵者百日，士氣大憤。而清軍得此閒暇，增壘合圍，兵威益盛。督師始疑羽士，詰以前言，瞠目無語。嚴鞠之，羽士始言：我爲大清進士，此來勸汝歸順，否則閤城士民必遭屠戮也。士民聞之大怒，縛其入車裂而寸磔之。南昌三門傍山，清兵皆掘塹築牆，三門沿江，則以漕艘載兵，攔截江南守兵，不能外擊。發炮皆軼牆外，城中斗米數金，漸演易子析骸之慘。外援不至，接濟無望，然猶死守。五月，闕月城將破，豫國公閤家自焚死。督師亦被難，建武侯統死士三百血戰出澹臺門，清兵當者皆靡，祇以衆寡懸殊不及挽回。清兵入城，以郡人有凌遲羽士之怨，殺戮極慘。江水幾爲之赤。

●畫異

故老相傳。前明大內有畫庫。庫內有密室。累朝不啓。至崇禎時。莊烈帝聞其異。親往查。庫必欲開視。侍從厄之。謂列聖相傳多不欲揭。其封陛下宜珍重。聖躬毋輕啓。封帝意甚堅。毅然拒之。侍從不敢違。遂去其鍵。而入別無所有。進而窺之。有紅箱一。上書崇禎某年某月某日。開帝以其預定也。益異之。啓箱視之。盛畫三軸。其一作無數軍民反背狀。其一似官吏士民倉皇逃竄。尙有一幅。僅繪一人披髮毀容。懸於樹上。彷彿御容也。侍從皆爲失色。帝亦憮然不樂。蓋其時天下已亂。前二軸皆先應驗矣。此事極異。雖儒者不道神怪。而父老相傳。言之鑿鑿。姑誌之以資談助。

### ●吳三桂之家書

陳圓圓爲吳三桂妾。前人之書記者。至夥。圓圓本姓邢。生時有羣雉集屋。比長。衆因戲呼爲野鷄。其姨氏陳。俗所謂養瘦馬者。圓圓母歿。遂依於陳。因從其姓。此爲前人紀載所未及。明之亡也。以清清之入也。以吳而吳之。甘犯千秋之大不韙者。實以寵妾陷於闖手。誠哉女色之害。足以亡國敗家。而有餘。官書紀三桂乞師於清。遺書其父吳襄曰。父不能爲忠臣。襄於闖賊入都時迎降。兒自不能爲孝子。義正辭嚴。大節凜然。實則

賊臣文過之詞。絕不能據爲信史。李闔僭位而後。三桂凡六寄父書。絕無一語及於故君。惟拳拳於圓圓一人。狗彘不食之行。如見其肺肝。然第一書云。聞京師已陷。未知確否。大約城已被圍。如何遷避出城。不可多帶銀物。埋藏爲是。並祈告知陳妾。兒身甚強。囑伊耐心。第二書云。得探報。京城已陷。兒擬卽退駐關外。倘已事不可爲。飛速諭知。家口均陷賊中。只能歸降。陳妾安否。甚以爲念。第三書曰。接二十日諭。知已歸降。欲保家口。只得投順。達變通權。方是丈夫。惟來諭言。陳妾騎馬來營。何曾見有蹤跡。如此年輕婦女。豈可放令出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退兵至關。預備來降。惟於此事。殊爲系念。第四書云。前日探報。陳妾已被劉宗敏掠去。嗚呼痛哉。今生不復能見。初不料父親失算。竟至於此。兒已無意南降。決計殺賊復仇。昨乘賊營不備。攻破山海關。一面已向清國借兵。本擬長驅入關。深恐陳妾或已回家。或劉宗敏知係兒妾。並未姦殺。以招兒降。則一經進兵。反無生理。故飛稟問訊。乞火速諭知。第五書云。奉諭知悉。陳妾安養在宮。有無確實之證。此語從何傳來。太子旣居宮內。父親曾否見過。旣已同降。父親卽可面奏此意。但求將陳妾太子兩人。送來兒營。欲兒歸降。立可辦到。第六書云。李賊無道。

聞因兒借太子爲由。號召忠義。竟將陳妾侍太子。如此奇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兒本欲擁立太子。今已作罷。刻骨之痛。誓必報之。以此諸書觀之。吳梅村所謂衝冠一怒爲紅顏。卽詠此事。詢篤論也。後圓圓雖幸返璧。而闖以三桂食言引盜。至舉吳襄全家。殛之東市。而三桂不惜也。嗚呼。寧復有絲毫人心乎。

### ●種族疑案一

清高宗爲海寧陳氏之子。言者藉藉。顧莫得而證其實。又不能謂必無其事。此事遂成爲千古疑案。顧漢滿種族之混合。尙有前於此者。其事維何。則清世祖亦係漢種也。此說極爲新奇。而言之者亦鑿鑿有據。山東人王臯者。生而魁梧。有神力。精射擊。術者謂其頗具貴相。惟額角有橫紋。恐不得善終。王本編氓之子。家貧。每不舉火。聞術者貴相之言。喞爲嘆語。因亦不復置念。厥後貧困益甚。乃與其友鄧胯子謀北走奉天。之復州。以行獵。自給。及清太宗旣都奉天。孝莊后常率諸妃入山圍獵。一日遇一鹿。共逐之。后連發三矢。皆未命中。適王與鄧胯子負弓矢至。迎面遇之。見其大如驢。有異常。鹿而行。走絕速。王急彎弓一發而殪。及后馳至。見鹿尸。斃立召王等。至前見王儀表魁梧。心竊

愛之蓋韃靼人氏雖不乏起武夫然剛有餘而柔不足迥不若漢人之可意故后不覺爲之心蕩旋詢鄉土姓氏甚詳王俱告之后喜甚遂將二人帶回宮內用爲侍衛後每出獵必與王俱久之有染而生世祖世祖七歲卽能扛五十斤之石鼎不亞王之神勇也太宗恐世祖異日知此隱秘宮庭或生非常之變於是乃有謀殺王鄧之舉先遣鄧勝子回南而隱使人要於路以殺之鄧死又借端殺王寃氣所結王死而尸不倒太宗允其葬於祖塋之側尸始後墜故清代歷世每祭陵寢必祭王臯奉人更有先祭王臯後祭皇陵之諺又有打發鄧勝子起身一語以喻將戕人之生命此皆可引爲證且孝莊后美而奸淫叔嫂通好母后下嬪雖史家隱諱不載而世祖尊多爾袞爲皇父死後又追晉廟號固見之載籍者孝莊之不貞又何可諱又如誘降洪承疇一事紆母儀之尊至於自薦枕席以此例彼則王臯之事安謂其不可信耶使其然也則二百六十年之域中依然漢家之天下滿清云乎哉特宮闈曖昧之行終難據爲信史千百年後存而不論謂爲疑案可也

世祖出自漢人。既爲清史上一種疑案。而世宗生母傳者亦言漢女使其言而確。雖我國崇尚男統。不能以母爲漢人。而遽謂可移其統。然龍種之非純粹。滿系固已久矣。聖祖平定三藩。統一字內。雄才偉略。洵有清令主。惟是生性好色。不檢細行。未免爲盛德之累。而納姑爲妃。尤乖倫常。又如詠孫延齡而奪其妻。孔四貞亦失人君之度。綜此二事。其縱淫。概可想見。一日上微服出宮。意將獵豔。道經一家。有女子倚門而立。容光絕豔。驚爲天人。默誌其居而去。既還宮。以語宦者。探訪女之家世。知爲衛某之妾。上遂與宦者謀。將女召入宮內。而以御前侍衛酬其夫。女既入宮。寵幸冠諸嬪。不及八月。卽生胤。禛上不以爲忤。且因寵其母。而及其子。有立爲儲君之意。顧皇子將及十人。一時未能遽斷。會女病故。而胤禛性情殘忍。漸失上心。立儲之念遂止。後上病革。遺詔傳位於十四皇子衛某。竊改十字爲第。第四皇子卽胤禛也。此事知者殊衆。而知爲衛某所改者。則又杪矣。據是以論。世宗已非純粹之滿洲血統。顧亦不能證其必然。總之宮闈之事。隱諱愈甚。疑竇愈多。此亦存而不論可也。

### 禁烟談

洋煙流毒數百年於此矣。民國六年三月三十一號爲鴉片禁絕之期。極幾許志士仁人之呼號奔走。始得有此一日。顧猶是表面文章。誠恐禁者自禁。販者自販。煙禍終無肅清之日。蓋天下惟金錢勢力最大。煙商坐擁巨萬。更有何事不可爲。耶。余因之憶及一事。前清道光朝。煙禁最嚴。吸食者罪至縲首。此世所共知者。然鴉片流入。始於明時。世傳明神宗有煙癖。久不早朝。卽坐此。故清初禁令亦復嚴厲。世宗手定禁例。販者重杖。再犯戍邊。『雍正硃批諭旨』云。『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漳州知府李國治拿獲行戶陳遠私販鴉片三十四斤。業經擬以軍罪。及臣提案親訊。據陳遠供稱。鴉片原係藥材。與害人之鴉片煙並非同物。當傳藥商認驗。僉稱此係藥材。爲治痢必需之品。並不能害人。惟加入煙草同煎始成鴉片煙。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題參。』於此可知當時禁令之嚴。吸食者之寡。故君臣俱不知鴉片之卽爲鴉片煙。今則雖舉以語三尺之童子。亦復知其謬矣。

庖隱

中英鴉片之役。牛鑑爲議和大臣。附和奔山伊里布等。陷陳忠愍裕靖節於死。喪權辱



國罪不容誅。顧當勢燄炙手之時。士大夫無有敢非之者。有之。乃得一庖丁。非奇事乎。牛少時。家甚貧。徒步走千餘里。肄業西安關中書院。饗飧常虞不給。則寄食於院中庖丁某叟家。某叟偉其氣宇。謂異日必大貴。不責償也。後牛通籍。感叟舊恩。報以千金。及開府。兩江叟猶健。在年逾七秩矣。家已小康。因至江南訪牛。牛留於署中。款之彌殷。及鴉片事起。牛以庸臣誤國。叟大憤。馳書告其子舉家。中田產。凡以牛氏贈金營運。所殖者悉變賣之。匯銀至寧。得二千金。叟乃持金訪牛。曰。牛先生。牛爲諸生時。叟常以此稱終身不改。吾昔所以解衣推食者。以子氣宇英偉。異日必成大器。能爲國家盡力。豈望報乎。今子誤國至此。吾義不受子之惠。請以子之贈金及歷年所獲子金悉還之。子吾仍爲庖丁。不慮餓死也。牛亟起謝。叟竟拂衣去。嗟乎。臧獲有剝果之可珍。屠沽本英雄之小隱。如某叟者。當與燕市屠狗者並傳矣。

### ●丁汝昌殉國真相

甲午之役。海軍提督丁汝昌身死於留公島。當時朝野議論。皆謂先降服。後自盡。實則不然。當榮城敗報至島。內時軍心大懈。羣向提督乞命。所雇外人亦勸丁乞降。丁俱却。

之是足徵丁之無降意及李秉衡敗退萊州之耗至日軍同時由威海衛北岸砲台擊留公島丁猶欲督率全艦出港外決一死戰諸將及士卒皆不用命丁又請盡毀軍艦軍器砲台將士又不應且報爆藥等皆已毀損雖欲破軍艦等亦已不能丁大憤退入船室寄李鴻章電報一通即仰藥而死以前既有此決心斷不至先降後死也日本參謀部編日清戰史亦謂丁始終無降服之意外援既絕一以船沉人盡爲主格於將士未果實行其乞降書實於丁既死之後牛昶與所雇外人等偷生濟變之所爲云當留公島降服時將士官吏悉爲俘虜則日本參謀部所調查必較爲確實而其時中外皆傳丁投降者實以降書有提督之印所致殊不知皆爲偽造且日人好事譏誚降人之將正彼之榮而我之辱苟非不實彼必直書無隱是又足以證丁確未降甲午之役丁雖運籌失策其心跡猶可諒也

● 太平天國禱辭

洪秀全之起也。依託宗教迷信。故有天父天國天王天將天兵等稱。其視天爲至尊無上。頗爲識者所嗤。然當起兵之始。其能結合羣雄。聲氣相求者。亦未始非宗教迷信之

魔力不過後。乃純恃迷信。以立國。此其所以敗也。既都金陵。天王在宮中。凡早晚進餐。必先鳴鼓集衆。高誦禱辭。諷時。置桌屋內。上列殺饌。茶三盞。飯三碗。燃燭而無香。天王居中。宮人散坐於旁。瞑目揚聲。如僧諷偈。辭爲天王手撰。似可解。似不可解。其詞云。讚美上帝。爲天聖父。讚美耶穌。爲救世聖主。讚美聖神。封爲神靈。讚美三位。爲合一真人。天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智者踴躍。接之爲福。愚者醒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人間。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改悔。魂得升天。諷已各向外跪。默念小子□□(念者之姓名)跪在地下。仰求天父皇上帝老親爺大開天恩者。三末又呼殺妖魔者。三然後起飯。嗚呼智識如此。宜大業之卒成。泡影也。

### ●紀李忠王事

洪秀全提數千之衆。崛起偏邑。拓地至十餘省。支持幾及廿年。其時人才蔚起。不讓北庭。前如翼王石達開。後如忠王李秀成。皆有古名將風兼具良相之度。洵內安外攘之全才也。願忠王受命於聲勢窮蹙之日。內多讒言。外被強敵。而猶撐柱殘局。垂五六稔。以媲美王更勝一籌。且治軍嚴肅。信賞必罰。尤爲天國所僅見。髮軍到處。每至十室九

空鷄犬絕跡。獨忠王能嚴勒部下秋毫無犯。當清軍由皖東下之日。洪軍望風披靡。有直搗金陵之勢。忠王方駐姑蘇。見事亟急。移師浦口。拱衛天京。而留部將陳坤書於蘇。將行。按轡語陳曰。余前建議遷都江西爲安福。二王所格未邀。天王俞允。今江蘇仍爲畿輔重地。而四面受敵。軍糈且盡。民食亦將不濟。子宜善撫境內之民。毋使更增苦痛。陳唯唯。比忠王軍浦口。忽聞陳奪良爲妾。駢戮無辜。大怒。立委親信赴蘇查辦。及使者還報。事果實也。先是蘇州有尤秀才者。娶妻湯氏。有殊色。自遭變亂。遷居鄉間。蓬首毀容。以自全。偶以事赴戚家。適陳督軍演操。途遇湯氏。雖面目黧黑。而五官部位天然齊整。陳涎之。劫之入營。將施以非禮。氏憤極。手批其頰。陳怒甚。旋忽和顏。譽氏貞節。詢以家居何地。謂將送之歸。氏竊喜。陳之遷善不疑。竟具告之。陳乃督兵偕氏行。抵家。陳盡搜氏之姑若夫并其子女。次第戮之。斷頭刎足。慘不忍觀。氏欲覓死。又爲諸兵所挾。不得逞。惟號啣呼天耳。戮畢。陳笑語氏曰。汝批吾頰。吾覆汝家。今相抵矣。汝能從吾。玉食惟汝否。則此其榜樣也。氏不答。毒詈勿絕聲。陳乃碎其身而去。忠王旣廉得其情。慨然曰。余方極力收拾江蘇人心。坤書乃敢干犯軍令。蘇州去上海不遠。使西洋人聞知此。

事不將益以寇盜視我乎。乃星夜檄常州守將某出兵誅陳而請天王下詔褫其官。陳聞之乘某未動立發兵霸佔常邑而重賄安福。二王謂忠王權力過重恐有不臣之志。宜爲杜漸防微之計。其後天皇信安福之言卒將忠王請褫陳官之摺留中且封陳爲護王。陰使監察忠王李雖忠心耿耿至死靡他。然部曲因天朝賞罰不明心不能平。願出死力拒敵浦口遂以不守就此一事觀之足見忠王當日處境之難於此益信。自古權臣在內將帥未有能立功於外者。』之語洵至論也。

### ●資參孃

予曩著『青萍劍』小說記資參孃事。參孃語李秀成曰。凡行軍最忌暮氣。清軍之所以敗者將傲兵驕。暮氣有以致之。洪氏興兵不數年奄有十餘省者。上自將帥下逮士卒敵愾同仇皆有朝氣也。及得金陵則朝氣消而暮氣長。後事不堪設想。此言實有卓見。當洪氏發難之初清命大學士賽尙阿爲欽差赴廣西督辦軍務。准調用鄰省軍隊。御賜遏必隆刀文武官有罪者自五品以下准其便宜從事。以京旗數百人爲衛隊。始出威聲頗盛。既抵桂林以貢院爲行轅。羽檄四出紛紛調兵。其所謂衛隊者類皆旗籍。

無賴橫行通衢之間。專事姦淫劫掠。養性株守。一城不敢言戰。暮氣如此。宜洪氏得上取湘鄂。東規淮泗。勢如破竹也。及後。曾李輩興舉。辦團練。整飭軍紀。清軍漸復。朝氣洪氏則視金陵爲安樂窩。不復思進爭權奪利。自相屠戮。暮氣長而大事去。勝敗之數固非偶然。卓哉寥孃之言。

●紀石翼王事

翼王石達開。爲從龍舊臣。與洪氏關係極深。徒以生性正直。不能同流合污。卒至老母被防。妻子鯨鯢。爲北韋所逐。別樹旗幟。於川鄂之間。東南半壁。遽失長城。此亦洪氏覆滅之一原因。翼王瀟灑不羈。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待人接物。尤大度恢恢。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也。當王移師入川之日。嘗爲某民婦平反冤獄。事頗足述。鄂西某縣。有徐樂清者。父仕清。爲甘肅西涼總兵。樂清席先人蔭。無恆業。家有一妻二妾。日惟在脂粉間尋生活耳。有友人朱生。素相善。朱妻絕艷。兩姓既結通家。好婦亦不避面。樂清覩朱婦之色。頗思染指。而朱生不知也。會歲饑。朱失館。樂清乃延之爲司書。主賓之間。至爲相得。朱見徐家餘屋。極多。請借數椽。迎婦同居。樂清欣然諾之。婦至。樂清益躍躍欲試。思

一。通。款。曲。而。終。不。得。間。會。朱。生。赴。秋。闈。託。樂。清。照。料。家。室。樂。清。念。婦。既。獨。居。有。隙。可。乘。乃。主。挑。之。婦。閉。門。不。答。樂。清。乃。使。其。妾。達。平。日。欽。慕。意。卑。辭。厚。意。以。求。之。朱。婦。仍。不。爲。動。樂。清。欲。力。劫。之。又。懼。釀。禍。乃。百。計。蠱。惑。然。卒。不。得。逞。因。愛。成。恨。呷。婦。殊。深。亡。何。朱。生。試。罷。來。樂。清。爲。之。設。讎。洗。塵。酬。酢。極。歡。是。夜。生。歸。寢。忽。以。暴。疾。卒。朱。婦。知。爲。中。毒。乃。赴。縣。署。鳴。冤。歷。述。樂。清。平。日。挑。逗。狀。縣。令。捕。樂。清。至。樂。清。反。誣。朱。婦。與。人。有。姦。謀。殺。親。夫。後。令。受。樂。清。賄。亦。指。婦。殺。夫。非。刑。鍛。鍊。逼。婦。供。承。婦。不。勝。其。苦。被。誣。服。處。決。有。日。矣。而。翼。王。忽。率。軍。至。縣。令。棄。城。而。走。中。途。被。擒。石。軍。入。城。盡。縱。獄。囚。獨。朱。婦。以。屢。受。非。刑。已。奄。奄。待。斃。臥。獄。狂。號。不。能。行。翼。王。聞。之。使。人。舁。朱。婦。入。帳。詢。之。盡。得。其。狀。肅。然。曰。此。節。婦。也。余。當。爲。汝。洗。冤。乃。使。人。捕。樂。清。並。繫。縣。令。至。令。與。朱。婦。對。質。樂。清。知。不。可。隱。直。承。不。諱。翼。王。并。戮。之。而。送。朱。婦。歸。其。母。家。邑。人。聞。知。此。事。無。不。稱。快。而。石。軍。所。過。復。能。清。鄉。除。暴。民。益。頌。其。賢。翼。王。上。天。王。疏。曰。臣。當。宣。天。國。之。威。德。作。西。陲。之。屏。藩。若。茲。者。洵。無。媿。矣。

### ●曾太傅軼事

曾文正移軍安慶時。與江西巡撫沈文肅葆楨約。釐捐均歸大營。有事則分兵相救。既而江西寇四起。曾軍益東。懼救兵不能應時而至。上疏請留釐金養兵。詔許之。文正以爲葆楨實己也。深啣之。絕不與通。葆楨再三以書謝之。亦不爲答。會陳右銘游江南。聞之。往見文正。從容而言曰。舟行遇風。柁者篙者。槳者。頓足叫罵。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須與風定。舟泊。置酒慰勞。歡者平時甚矣。小人喜怒之無常也。文正曰。向之詬懼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銘曰。然吾固知公之見及此也。然曩者公與沈公之爭。亦懼兩江之覆耳。今兩江已定。而兩公之意不釋。豈所見不及舟人哉。文正大笑。卽日手書寄沈。遂友好如初。公嘗謂吳敏樹郭嵩燾曰。我身後碑銘必屬兩君。他任摺飾。銘辭結句。吾自有之。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又謂王闓運曰。中興功業。吾已幸之。文學之事。未有所屬。敬以託君。臨終。又誠其子曰。吾學未成。詩文但存。示子孫。慎勿刊刻傳送。又曰。吾生平憾事。惟與沈公爭氣。兒輩後宜切戒。浮躁勛臣無恥。無文豪傑。多諱言。數而公言如此。可見其胸襟矣。以上所述。他軼事未嘗刊載。湘綺老人嘗舉以語友人者。湘綺少負異才。文章甚似司馬遷。能貫串已意。開合變化。不蹈恒蹊。自成



一家。侯魏弗如也。故文正深契重之。湘綺往來公卿間。多欲羅致之。國初袁氏羅爲史館總纂。而高視闊步。詆譖百出。民國六年卒於里第。其友爲余言之如此。

### ●鮑超之氣度

鮑春靈爲清咸同間驍將。戰功冠絕一時。惟無讀書養氣之功。故僅成爲嗚呼叱咤之雄耳。平捻之役。春靈擊賊於永隆河。捻幾全軍覆沒。生平戰績。此其爲最。嗣忽藉名奮創。猝發。奏請還籍養病。中朝不許。則一再請之。以示犒。決論者謂春靈知功高震主之危。不欲久握兵符。其說似是。然春靈武夫。又焉知此。且一時將帥如胡曾左李。諮賢功業。聲望出鮑上。無一言去者。何春靈獨存留侯辟穀之想耶。由此可知別有他故在。同治五年冬。春靈遵奉廷寄。率師援陝。道經湖北。鄂撫曾九以楚捻方熾。商請留鄂助防。春靈駐兵數月。迄未遇賊。急欲入陝立功。乃密告中樞。中樞遂嚴責曾九。貽誤陝事。一則曰。鮑超旣經奏報起程。曾國荃何以又爲奏留。朝令暮改。茫無主見。再則曰。鮑超一軍迭次諭令入陝。曾國荃復令留鄂。實屬毫無主見。三則曰。曾國荃於湘鄂諸軍。毫無調度。又於鮑超一軍。援鄂援陝。絕無定見。設陝事因之日壞。該撫豈能當此重咎耶。曾

九。迭。奉。嚴。旨。乃。急。令。鮑。超。入。陝。旋。有。人。以。春。靈。入。告。事。語。曾。九。曾。九。深。滋。不。悅。芥。蒂。由。是。起。矣。春。靈。既。移。兵。西。向。遇。賊。於。永。隆。河。賊。衆。連。營。數。十。里。強。悍。異。常。東。捻。巨。股。也。靈。軍。分。七。路。圍。擊。連。戰。五。晝。夜。追。殺。六。十。里。尹。隆。河。拖。船。埠。楊。家。港。一。帶。捻。營。數。百。盡。行。踏。毀。時。當。久。雨。之。後。沿。途。河。流。積。水。甚。深。賊。之。艇。而。走。險。者。人。與。騾。馬。俱。溺。於。水。水。爲。不。流。斃。賊。共。萬。餘。生。擒。者。八。千。東。捻。幾。全。軍。殲。滅。春。靈。以。捷。聞。詔。令。曾。九。查。明。任。杜。賴。文。光。之。下。落。以。便。獎。敘。有。功。人。員。賴。任。者。二。渠。魁。也。曾。九。復。奏。謂。『永。隆。河。所。擊。之。賊。有。南。隊。北。隊。之。稱。北。隊。以。僞。魯。王。任。柱。爲。魁。而。李。九。等。七。酋。副。之。南。隊。以。僞。遵。王。賴。文。光。爲。魁。而。邱。朝。貴。等。五。酋。副。之。北。隊。視。南。隊。尤。強。正。月。十。五。日。之。戰。與。銘。軍。劉。銘。傳。之。軍。交。鋒。者。爲。北。隊。與。靈。軍。交。鋒。者。爲。南。隊。靈。軍。所。傷。之。酋。爲。僞。懷。王。邱。朝。貴。至。任。柱。賴。文。光。等。渠。魁。均。從。兩。路。他。逸。並。未。被。殲。』因。此。一。奏。中。顯。獎。敘。之。詔。斬。而。不。下。春。靈。以。是。役。戰。績。非。常。開。保。請。獎。者。列。名。三。百。餘。人。乃。以。曾。九。一。奏。大。啓。中。朝。之。疑。而。致。湮。沒。其。功。勳。憤。甚。且。曾。九。指。彼。所。擊。散。者。爲。較。弱。之。賴。股。尤。與。事。實。相。反。氣。懣。之。極。遽。欲。掛。冠。幸。曾。文。正。力。爲。調。和。李。文。忠。重。爲。請。獎。始。已。春。靈。氣。度。窄。狹。乃。爾。此。武。人。之。所。

以終爲武人也。然曾九睡皆必報。寧有異於惡聲必反之徒乎。

### ●詩史

中法安南之役。彭剛直辦理防務於廣州。有海南軍次秋興詩二十四首。詳敘當日戰況。堪與信史並傳。洵非弄月吟風之作。可比。卽以詩論。洋洋百餘韻。信手拈來。都成妙句。此才亦非易覩。而況剛直之大節凜然。又非僅於尋章摘句中見長。耶。詩云：(一)九重宵旰切深憂。大將綏邊志未酬。鄂渚波濤洋舶險。虎門風雨海天秋。屢思滅竈兵難撤。無計量沙餉費幾。度荒遐。驚日暮。笳聲倏起動邊愁。(二)八月秋高暑氣刪。西風吹冷大刀環。深閨有憾憑誰寄。荒檄長征若箇還。戎馬關山金鼓震。浮鷗滄海夢魂間。賈生痛哭渾閒事。我獨啣杯淚亦潛。(三)遠戍天南未奏功。蕉蘆凋敝透西風。松寒夜月營棚白。柏鎖斜陽砲壘紅。巧婦作炊空妙手。征人無策遣離衷。卅年粟六奔江海。難把愁懷訴碧翁。(四)營門濱海景徧饒。炎嶠秋心柳不凋。芭蕉花紅黯淡葵田溝。葉綠飄蕭歌聲直。起收魚網帆影中。流送晚潮十里長洲充。要隘砲台高聳壓山腰。(五)雄軍十萬病侵尋。白骨黃沙淚染襟。毒瘴秋來迷遠岫。輕寒夜半入愁砧。風聲帶怒掀

濤立雲影橫。空接地陰。悵望鄉關。何處是峯頭。回雁寄懷深。(六)白雲山。簷白雲隈。烟  
樹蒼涼翠作堆。秋草黃開盤馬路。夕陽紅射釣魚臺。征袍寒浸西風緊。賜藥恩從北闕  
來。水陸三軍均感泣。天顏起死慶生回。(七)瀟湘子弟八千人。同戍天南共臥薪。玉帳  
枕戈眠。夜月雕鞍。箭箭紅塵。瓊崖木落飛黃葉。珠海霜清老白蘋。歸去幕僚緣底事。  
秋風鄉思切鱸莖。(八)異族凶橫恨夜郎。登壇老将鬢添霜。平洲漸落蒼烟迥。合浦珠  
沉碧月涼。匣劍長鳴充酒胆。枕戈待日擴詩腸。何時得作金鑊曲。一箭天山瘡白狼。(九)  
九)星斗光寒。劍氣橫。零丁洋面待燒兵。匈奴未滅家何用法。寇披猖穴應傾。軍報羽  
馳憑電速。砲聲山裂擬雷鳴。營棚一夜瀟瀟雨。溼透征袍著未成。(十)草滿平原戰馬  
雄。秋高肥透五花鷗。風皺池沼滌深碧。露冷芙蓉墮淺紅。屢見雲龍騰鰲島。任憑霧蜃  
幻蛟宮。霜天曉角清聲越。塞上旌旗掃玉虹。(十一)霜降遐方懷誓師。五申三令肅威  
儀。邊防知此宜。知彼守戍忘安莫。忘危藩鎮軍書疲。手腕蕭何戰陣拚頭皮。南飛鳥鵲  
星稀夜傳叫。風生有健兒。(十二)鼙鼓蓬蓬堵塞氣。千年驅鱷有韓文。錢塘破陣留軍  
樂。越石吹笳散敵羣。南海三秋銷厲瘴。西風萬里掃愁雲。黃龍痛飲知何日。九伐權司

未立勳。(十二)風煙塵莽未消兵。協力防邊秉至誠。事劇人和籌範密。秋高氣爽地天清。官軍慎守亞夫壘。鬼卒難攻衆志城。一片公忠勤豹略。湘江濤靖海潮平。(指倪豹岑張香濤)(十四)惶恐曾經十八灘。拋開舟楫據征鞍。小臣慣立軍前狀。大局難教壁上觀。瓊島日傳波浪險。金風時透戰袍寒。不才深愧肩防務。白晝籌謀到夜闌。(十五)幾回抗疏動天顏。塗炭蒸民切痛癢。撲鼻香來青草瘴。攔腰波闊紫泥關。羊城後路嚴防密。鰲渚中流擁御閑。分付么麼須子細。陳倉暗度不生還。(十六)遠戍朝陽路。八千湘江作別又經年。紅黃霜葉營前柳。黑白雲花海外天。萬里秋風悲旅雁。一村斜日噪寒蟬。樓闌不斬心難死。汗馬何時謝錦韉。(十七)詔書屢奉到天南。西貢深巢未易探。牢補五羊憑虎視。涎垂八閩恨狼貪。佛郎縱有機心在海國。終歸聖澤涵寄語蠻夷。早收拾免教烈日萎優曇。(十八)從來戰守賴堅心。戎狄陰謀古至今。蛋雨漸增秋漲冷。颶風時撼敵舟沉。越南捷報飛來屢。台北孤軍繫念深。終夜傍徨緣底事。嗷人獠犬未成擒。(十九)颺挂白鵝潭外舟。蓮花塔古峙中流。狄蘆瑟瑟秋無主。禾黍離離歲有收。圖畫今朝磨盾鼻。機槍昨日落矛頭。從來草野多賢傑。策上平戎費盡籌。(二十)

瓊島孤懸海外難。深愁餉絀又兵單。但期水陸藩籬固。倖保城鄉枕簟安。若箇功勳躋李郭。有誰奏疏抗蕭韓。大山十萬欽廉境。內訌猶虞起揭竿。(二十一) 秋風頻冷到珠江。火熱惟留血一腔。野窟炊烟穿葦壁。荒營暮雨逼蕉窗。灰飛馬尾船遭劫。兇剿鷄籠虜受降。滿地干戈嗟敵醜。也應夢醒曉鐘撞。(二十二) 頻看蒼狗幻雲根。塊壘都教付酒尊。新鬼紙錢焚白打。忠魂靈櫬奠黃昏。投鞭氣壯流能斷。按劍雄心海欲吞。敵愾同仇舒義憤。縱橫掃盪答君恩。(二十三) 瘴氣蠻煙有病侵。來鴻去燕信秋深。回生不在珍奇藥。却敵惟堅忍。罵心帳下貔貅皆奮發。海中鯨鱉付升沉。一腔熱血知誰在。義憤同申賴赤黔。(二十四) 嶺南風土異尋常。草木頻年不見霜。萬里秋澄營細柳。一林花好豔扶桑。獻俘有日欣消患。興歎如今甚望洋。炎嶠重陽猶溽暑。九重難照正當陽。按剛直作詩之日。正軍情吃緊之時。憂心悄悄。故多奮發之語。今則國步凌夷。每况愈下。使泉下人而有知其感慨。又何如乎。

●清德宗服喪之誤

清德宗繼穆宗而承大統。實以孝欽利用冲人之故。世多知者。當時太后諡旨略曰。大

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灃承繼。文宗顯皇帝入紹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大行皇帝之嗣。其言云。德宗實承文宗。後於穆宗。爲昆季。行然。德宗爲穆宗。服喪猶一律。遵守舊制。用以子事父之禮。謂穆宗應有嗣。皇帝爲服三年之喪。耶卽不當立。載字輩爲後。謂祖制不可變。耶則父子兄弟之倫。因天經地義。而不可亂者。其視祖制。尤重。胡當日辦喪諸王大臣。皆顛預。乃爾。因是光緒初元。遂起繼統問題之紛議。二年。尙書廣安奏請以嗣皇帝之子紹承穆宗之統。書之鐵券。藏於太廟。五年。主事吳可讀以尸諫。請預頒將來大統繼承之詔。其時舉朝紛紜。莫衷一是。醞釀既久。幾演廢帝之劇。夫以孝欽之英明。寧不知此舉之謬。顧非得冲人爲嗣。終不能恣所欲爲也。

### ●戊戌案中五翰林

前清戊戌政變。六君子被難。康梁倖免之八人者。一六君子爲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等。世皆習聞其名。願受此案。餘歿者尙有五。翰林則知者鮮矣。光緒二十六年（己酉）二月初九日。上諭云。『翰林院編修貴鐸。創辦商務。毫無成效。徒

資中飽。着交部議處。在籍編修周錫恩。將事浮夸。不顧行檢。着勒令休致。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編修陳鼎。性情乖謬。心術不端。所注校邠廬抗議。多主逆說。檢討吳式釗。慢斂重資。居心叵測。編修沈鵬。喪心病狂。自甘悖謬。以上三員。均屬衣冠敗類。一律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毋稍寬縱。陳鼎吳式釗業經革職。着翰林院傳送刑部。轉解遞籍。由各該督撫將該革員等在省永遠監禁。沈鵬一員。前經告假出京。茲據鹿傳霖等電奏。已經拿獲到案。卽着永遠監禁省監。云云。夫翰林爲金馬玉堂之官。政簡而任。輕有清開國以來。翰林除營私舞弊。一切私罪。株連外。從未有同時革職監禁者。至五人之多。此爲戊戌案之餘音。有政變大故在內。固彰彰然也。此五人者。平日皆有新黨嫌疑。貴鐸爲滿人。獲罪較輕。周錫恩屬漢軍。故尙不至獲重戾。其他三員之罪案。則固明明指爲倚新黨。陳鼎注校邠廬抗議一書。爲著名之新學說。故尤招忌。且沈鵬被逮時。虞山縣令以兵圍其居者數重。此拿解劇盜之手段。乃施之於文學侍從之臣。而三員結果又悉永禁省監。重磨疊折。密制周防。亦視治劇盜無異。誠以戊戌案之關係。故上下重視如此。又可知孝欽之仇視新黨。不惜株連矣。



### ●廢立逆謀

戊戌政變而後。孝欽藉詞於德宗多病。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廢帝之謀日急。中外報紙傳述殆徧。是時輿論多傾向德宗。孝欽知不可驟廢。先謀所以杜天下之口者。初以賭具賜帝。隱令內侍導之。博帝知其意不爲動。則又以阿芙蓉膏進。謂帝羸弱多疾。膏可延年。帝又勿動。孝欽別令李蓮英輩及內務府人員散布謠言。紛稱帝之失德。以爲廢黜地步。顧內外臣民皆審知其僞。反對之聲時復隱現。孝欽不敢猝發。大難而謀之益毒。每於食品之中挾帶滯澀之料。使帝閉塞氣血。以致病不可治。會某外臣入覲。見帝面容浮腫。顏色尤枯黃。慘淡疑之。語於總署某相。時外人干涉之說方盛。某相恐惹外禍。賄內監專語孝欽。孝欽懼止不復行。

各國使臣於廢帝之謀。其意見實分三派。德意與反對最力。嘗提警告於總理衙門。謂中國如廢黜並無失德之皇帝而惹起內部之紛爭。各國政府定當干預。云云。俄法兩使則力贊其成。孝欽嘗以德使等之警告問計於俄法兩使。謂無論太后有如何舉動。必盡力援助。設有霸阻其事者。當先爲之疏通。俄且允派兵三千入京備警。英美

兩使則作壁上觀袖手不發一語孝欽最畏英德英既不之助德且從而抗之此亦不敢率行之一原因也

當謀變最急之時帝常與二內侍謀議潛行出宮避入交民巷以冀保全生命二內侍素忠勇獻計於帝請盛諸囊託辭昇出帝於匆迫之中不暇審究當否逕從其計不意昇行之頃爲侍衛察知仍昇帝入大內捕二內侍奏於孝欽孝欽震怒立賜死刑由是防範德宗益嚴瀛台幾等夜台矣其時江南有童謠曰太子立皇帝危燕京君臣戰兢競呂雉擅政有冤獄鐘室陰沉鬼夜哭黃龍失宅空彷徨愛國志士半誅戮古來豪傑在葫蘆誰是劉項誰陳吳廓清天地安百姓四百之州無一人辭雖俚俗然實錄也自戊戌至今僅廿年耳以上所紀皆他家紀述所不及世不乏白頭宮人猶能談天寶遺事也

### 論庚子五忠

庚子五忠者世所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正卿袁昶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是也許之得罪也以與德宗執手慟哭之故袁之得罪也以三

疏請剿拳匪之故。聯元之得罪也。以揭發端。剛陰謀。奏請護駕之故。三臣者。忠忱悃悃。洵皆名實相符。徐與黃漱蘭侍郎爲姻家。黃素不滿於徐。嘗勸引退。徐終以未躋正卿。戀戀不去。治升大司馬。而拳禍猝作。以貪戀祿位。致及於難。已不可與三忠並比。若戶尙立山。乃亦稱爲殉國之貞。而躋於許袁之列。褻褒忠之典。甚矣。立山以捷給進。給事內廷。以劇曲得西后歡。宮中歲時演劇。參養梨園子弟。立山實部勒之。故都下有戲提調之稱。拳亂初起。立山固黨中之最有勢力者。以其富甲百僚。拳匪常瞰之。而生心一日。偶以小事忤載漪。時載漪聲勢煊赫。以立山膽敢批鱗。遂思有以除之。匪黨知之。因逆載漪。旨誣以通洋。而擒諸獄。西后雖欲出之。以載漪故。弗能救也。榮祿居西安時。嘗語幕客。謂立山下獄。日太后召見樞臣。猶諭以立山向多病。今在獄中。起居飲食。必不能自由。汝等當遣人周卹之。夫西后固力庇拳匪。而隱爲魁首者。而於立山絕無殺之之意。於此足見立山之死。純以私怨。其最初之黨匪。視剛毅毓賢之徒。直五十步百步耳。襄城降死。竟儕新樂之班。裴樞比周。亦竊清流之號。追論往事。能毋慨然。

### ●庚子殉難之臣

庚子之役。京都失陷。國幾不國。官吏之殉難者頗多。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正卿袁昶。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世所稱爲五忠。知者夥矣。然事在拳亂發難時。不在外兵入寇後。幫辦武衛軍事務李秉衡。以兵敗自裁。雖曾奉詔優卹。卒以庇匪嫌疑奪官。直隸總督裕祿。雖亦自盡。而勿敵縫匪誤國之罪。是皆非殉難之臣。所謂殉難之臣。而卒獲厚卹者。攷之官書。得六人焉。六人之中。官塔。以戶部尙書崇綺爲最高。飾終之典亦惟崇綺獨優。崇綺。滿人。由翰林洊陟卿貳。外擢盛京將軍。內轉吏尙禮。尙後改戶。尙德宗。西狩。派充留京辦事大臣。年且古稀矣。聯軍破京都。崇綺避至保定。殉節於蓮池書院。後由榮祿奏聞。賜卹有加。黑龍江將軍延茂。亦於破城時殉國。延茂亦滿人。由部曹補授京卿。歷任駐藏大臣。吉林將軍。甫改黑龍江將軍。入京。陛見未及赴任。而亂作。遂及於難。死後。詔贈太子少保。予諡。蔭子次如。國子監祭酒。熙元。王麟榮。身後均追贈侍郎。易名賜卹。翰林院侍讀寶崇。壽則均追贈太常寺卿。之六人者。皆見之官書。終獲厚報。其他死於亂兵之中。而湮沒無聞者。蓋不知幾許也。

清德宗廟號尊諡釋

清光緒帝之喪也。嗣皇帝詔令大學士各部院詳攷彝章。恭上尊諡廟號。當時廷臣有議用敬字者。有議用昭字者。更有擬議光字爲最當者。南皮張相國方值樞垣。獨否其議。引經據典。力主德字。其言曰。有唐宗堯。夏后宗禹。殷周宗湯。武而堯曰峻。德禹曰敏。德湯曰昭。德武曰懿。德古哲后。建中出治。一秉於德。大行皇帝德業咸欽。宮車晏駕。曰大行大行者。不返之詞。天子新崩。尙無諡法。故稱大行皇帝。德音遐播。宜德以彰。至善卒用其議。上廟號曰德宗。攷歷代帝王用德字爲廟號者。惟唐德宗一人。德宗繼統於肅代之後。外藩跋扈。中樞失馭。德宗一奔奉天。再奔梁州。而任用盧杞。尤失知人之明。清德宗銳意維新。使無母后監臨於上。平生偉業。當有可觀。以視唐之德宗。不較賢乎。其諡法曰。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上二十字。均極膚泛。雖當時亦各有取意。然總不外頌揚休烈耳。惟景字。總二十字之成。廷臣頗費審議。當日釋之者曰。同昊天。之丕烈。同天崇泰。連於乾隆。崇運中以宅衷。大中。正以行政。至正敷文。而施德教。經文振武。而耀聲靈。緯武覆物。廣其仁。錫類宏其孝。仁孝睿智。彰其用。睿智端儉。慎其修。端儉克寬。以得民懋勤。以蒞

事(寬勤)故諡法於景爲宜爾雅釋景爲大詩傳釋景爲明大也明也足以包含上列二十字故卒諡曰景皇帝攷前代以景爲諡者惟劉漢朱明有之明之景帝於英宗蒙塵之日攝位者七年終以廢黜際此危難之日徒擁虛位有何毀譽可述當置不論漢之景帝用兵削弱諸侯重申中央威信其功業有足多者且文景之世號稱西漢盛世若景帝之強幹視文帝之仁儉尤足稱述清之景帝蓋弗逮矣

● 忌辰之傳疑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德宗與西太后相繼賓天兩日之間迭遭大喪實極可異之事據遺詔日期德宗於十月二十一日彌留其明日西太后之遺詔又下德宗氣體素弱恆多疾病然非不治之症卽果不治亦不至如此之速二十日之諭旨授醇主載灃爲監國攝政主使溥儀入宮教養載灃抱溥儀入見時德宗猶喜形於色乃溥儀入未週時而德宗遺詔下矣是日(二十一日)之晨先下詔曰(上略)「著各省將軍督撫遴選精通醫學之人無論有無官職迅速來京聽候傳診如能奏效當予以不次之賞其原保之將軍督撫並一體加恩」是詔頒甫半日遺詔卽下凡垂死人於半日之前必現

不起之象。德宗於二十一日晨間，猶著各省大吏求醫，使其病果不治，何必多此一舉。且各省至京近者，亦須一二日遴選。又須時日行將，彌留之病能待之乎？是可知德宗之病，尙未垂危也。聞內侍某言：西太后實崩於二十一日之午刻。大故驟遭，凡后黨之素侮帝者，皆恐帝之不利於己，惴惴然有懼色。慶王奕劻乃設法阻止諸大臣入內，與議國是者，惟世續、那桐、榮慶、□□諸人攝政。王少不更事，張之洞年耄而昏，一聽諸人所爲，亡何德宗遺詔忽從天外飛來，載湉末路亦大可憐矣。於是卽假託西太后之命，立溥儀爲帝，新帝卽下詔尊西太后爲太皇太后。至二十二日，手續既畢，西太后之遺詔亦下，自述致死之由曰：『本月二十一日，遭大行皇帝之喪，悲從中來，不能自主，以至病勢增劇，遂致彌留。』西太后之於德宗，素等於眼中之釘，謂德宗死而西太后知悲悼者，吾斷不信。天下人亦必不信。如此設詞，所謂欲蓋彌彰也。噫，德宗果先崩乎？西太后果後德宗而逝乎？此亦清末一疑案也。

### ●清孝欽后之深心

前清毅廟既崩，無嗣，遂立醇王奕譞之子，卽德宗也。孝欽利用冲人，以逞其欲，非有所

愛於載。沾登極之後。醇王猶掌朝政。后頗嫉之。嘗假幽禁。韓王本生父。李是應。事語醇王曰。余謂此舉將使天下有子爲人後者。知所警惕也。醇王聞之。戰慄失色。伏地不起。有頃。孝欽笑慰之曰。王毋然。吾知王甚忠謹。此語非爲王發也。卽勅內侍掖之以出。醇王爲之惘然者累日。於此可見后之深心。故德宗自入宮以後。后常禁其晤醇王。卽或醇王入見。后必使內侍監其旁也。

●張佩綸之紀功碑

中法馬江之役。主軍事者張佩綸也。當時法艦已懸紅旗宣戰。我軍請拒之。張不之許。旣而法艦入港發砲。我軍抵禦。勿及。遂敗。張逃。中羅星塔。狀如喪家之狗。閩人恨之。刻字於塔上曰。張佩綸。隻鞵逃至此。嗚呼。銅柱留勳。燕然鏘銘。流芳遺臭。雖各不同。均有千古矣。

●滿人甘作虎俚

庚子之役。聯軍入京。都城陷落。爲中華從古未有之奇辱。皆由滿奴載漪載灃等所釀成。此事知之者衆矣。聯軍入京之後。日本在東北城設立安民公所。有滿人申老者曾



在日使館任教讀。職時日本軍事警務長柴五郎者爲申老之門徒。日人以既設安民公所必利用熟於地方情形之中國人一般。大老早已逃散。惟申老之子烏珍曾任旗下參領。尙未出京。柴五郎因師生之關係。遂用烏珍爲安民公所總辦。烏珍大喜。過望。凡日人有所作爲無不盡心以告。又引滿人清雲峯爲副總辦。日人得此兩人於中國細情及京中大勢靡不洞曉。底裏軍事進行愈見順利。兩人則甘爲虎俵而不顧也。

### ●張之洞之晚蓋

張之洞爲清光緒朝重臣。數歷中外。凡四十年。於其卒也。毀譽參半。張生前嘗言曰。吾爲兩湖第一大官。亦兩湖第一貧人。斯言誠然。閻文介以後清廉之風。並世無兩。惜晚蓋不修。借外債則喪失利權。辦新政則純盜虛聲。實爲盛德之累。有某君輓之曰。借公款以彌私虧。人人恨入骨髓。用舊學而辦新政。事事襲其皮毛。其言雖苛。其事則實。又榮祿曾輓張曰。生有自來。死而後已。斯文未喪。吾道益孤。此則純爲虛諛。不足道矣。

### ●李鴻章之驗船

清末李鴻章議興海軍。徵集民間巨款。以爲購船築港之需。後以獻媚孝欽。后移其大。

崇。造。頤。和。園。欺。民。誤。國。中。人。以。上。類。知。其。事。當。德。國。某。艦。來。華。時。鴻。章。適。在。上。海。親。往。吳。淞。口。驗。收。以。小。輪。渡。三。夾。水。輪。既。傍。艦。僕。人。掖。之。而。登。徘徊。艙。面。久。之。徧。視。近。處。所。泊。各。艦。一。一。問。名。既。即。返。小。輪。且。行。且。語。曰。很。好。很。好。嗚。呼。很。好。很。好。之。兵。艦。黃。海。戰。沒。後。日。本。取。去。改。爲。商。船。猶。覺。太。劣。也。

● 賂穀案

前。清。之。季。政。綱。不。修。貪。官。污。吏。比。比。皆。是。幾。至。宦。海。之。中。無。一。廉。潔。自。好。之。士。若。賂。穀。者。其。尤。著。也。賂。穀。之。敗。文。哲。璋。參。之。文。哲。璋。爲。綏。遠。城。副。都。統。賂。穀。則。將。軍。也。賂。穀。既。爲。文。參。即。轉。而。參。文。大。員。交。訐。爲。清。律。所。不。許。若。被。參。之。人。復。參。原。參。之。人。尤。爲。清。制。所。禁。即。此。一。端。賂。穀。已。當。嚴。懲。設。當。雍。乾。之。際。斷。難。倖。免。然。賂。穀。竟。未。因。互。攻。獲。譴。亦。足。以。見。清。末。政。綱。之。陵。替。矣。

賂。穀。庚。子。罪。魁。也。清。廷。乃。委。以。邊。務。蓋。終。清。之。世。迄。未。注。重。邊。防。開。墾。裕。民。之。說。尤。爲。大。老。所。未。習。聞。故。置。賂。穀。於。邊。境。陽。以。潰。戍。之。形。迹。飾。外。人。之。耳。目。陰。以。法。外。之。恩。惠。全。同。類。之。餘。生。而。外。人。亦。遂。不。問。賂。穀。既。邀。倖。免。自。知。此。身。雖。爲。朝。廷。所。顧。恤。然。決。不。

能再入樞部執掌要政。於是益恣意貪婪。倒行逆施。罪惡昭著。一日揭發朝廷。欲保全之。而不能即查辦人員。欲爲彌縫。亦不可得。查辦貽穀案者。爲軍機大臣鹿傳霖。法部侍郎紹昌。副之向例。一二品大員。被參無論案情輕重。其查辦者。復奏大都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了之。而使二三僚吏。或未秩微員。承其禍。熟於學故者。一一可指數也。鹿氏查辦此案。則大不然。其覆奏之摺。縷陳二誤四罪言之鑿鑿。絕不爲貽穀稍留餘地。當時頗以爲驚天動地之舉。此中蓋有一特別原因。在鹿之居樞垣也。頗爲慶王奔助。所不喜。奔助時爲軍機大臣領袖。欲擠出之。使鹿前往查辦。即有使鹿往代之意。鹿知此中消息。故破除情面。秉公行之。使政府不能不顧清議。而擯之於遠邊。蓋其時凡失歡於朝之人。大率置之徼外。如代貽穀爲綏遠城將軍者。卒爲不得志之信勤肅王善耆。受擠時亦屢有出督蒙古之說也。

貽穀職款。至百萬以上。寃殺無辜。至十餘人。可謂極厚斂之能事。然文哲暉亦未始無贓案。參之者與被參而復參原參者。無非爲一錢字由錢而起之參案。向者莫不由錢。而了此案。竟不能了以錢實太多。無從彌縫。此又鹿氏不能爲貽穀洗刷之一小原因。

也

貽穀本小人。生平險惡之事甚多。因贓而敗。似有因果存乎其間。縱不作迷信誕語。如此末路。亦可爲小人殷鑒也。戊戌之秋。政變事起。六君子既被逮。清廷初擬命大學士及六部九卿會鞫。然後定罪。以昭慎重。旋忽降旨云。此案本在審訊。頃有人奏。案若延宕。恐生他變。着卽正法。而六人者。遂不待審訊。卽駢首被戮。雖審訊而後六人未必能免於死。然亦足以見貽穀之逢迎。希旨。落井下石矣。蓋貽穀爲榮祿一手提拔之人。政變之局。純由榮祿主之。貽穀亦預其間。章奏大半出其手。擘畫殆亦不少。榮倚之如左右手。故能由國子監司業。連擢至侍郎。小人得志。遂無忌憚。末路之敗。未始非得志太驟。所養成。且究其推翻新政。羅織黨獄之心。非真有見於新政之不可行。新黨之不可用也。特以一念熱中。不惜趨炎附勢。以害他人。其心跡之險。爲何如耶。

張文達公百熙。當庚子拳亂之前。以左都御史出差廣東學政。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張氏追赴行在。參預時局。聖眷極隆。頗有入軍機之望。政府因時事多艱。令中外大臣條奏新政。張氏應詔陳言。奏議切中時弊。頗蒙嘉許。貽穀忌之。讒於榮曰。此人若入軍機。

天下從此多事矣。榮信之極力排沮張氏，遂不得入贊機。密後嘗語人曰：侍耶貽穀，年少位高，又有奧援，異日必入軍機。中國之禍，方未艾也。幸而其言不中，爲外人所逼，不能不置之塞外。然以張氏之碩德重望，卒不獲柄政於治亂關鍵，所係已不小矣。

### ●三不着

光緒二十四年，德國假曹州教案事，占我膠州。濱海義民，頗多反抗。三不着其一也。三不着者，山東臨淄縣張家村民社之旗號。不兵、不民、不賊。故曰三不着。村居萬山環抱，中居人以遊獵爲生，男女俱能尙武。里正張錫原，沉毅雄鷲，爲衆所信服。聞膠州租讓村人大憤，以不納地丁錢糧力爭，宰官不敢過問。卽將應課之款歸里正辦。地方公益以全。顏面張之居宅，懸一聯曰：吾人盡草澤奇男，不管是何朝代；此地乃桃源變相，故能長駐春風。其雄心有如此者。然村人雖反抗租讓膠州，並不作無意識之舉動。拳亂旣作，團中人厚幣招之，張聞其以符籙自豪，拒之曰：此于七徒之續也。徒禍國家，無濟於事。其識力又有如此者。時袁項城撫東，雖雄才赫奕於村人，亦無如之何也。

### ●葵園先生

葵園長沙王益吾先生別字也。先生諱先謙，以著作名海內。三湘耆宿二王並稱湘綺老人。於前年騎蹶西去，天不憖遺，舉世悼之時，葵園猶健在，惟以病足家居閉門著書耳。今歲一月八日忽應修文之召，春秋七十有六，名宿凋謝，繼起無人，蒿日蒼茫，憂心曷極。葵園生平著作皆屬千秋事業，不肯立言本旨，如續東華錄、續古文辭類纂、續皇清經解、十家駢體文、荀子莊子韓非子集辭、後漢書補注等書，嘉惠後學，功實不淺。今則大人先生競尙權利，誰復於故紙堆中尋此蠹魚生活，廣陵格調能無絕響之懼。吾於葵園之逝爲之惘然。

●存齋先生

吳興陸叔同君以藏珍家聞於時。余主小說新報垂三年矣，所刊陸氏家藏古畫數逾百幅，其尊人存齋先生生平沉潛好古遺澤極多。先生以孝廉起家，納粟爲太守，聽鼓粵東，歷任南韶高廉等處，觀察使幼嗜讀書，喜購秘籍，尤愛顧炎武著述，所撰儀顧堂文集議論純正，根底淵深，其餘攷訂蒐輯之書亦皆綜貫精詳，明體達用，有裨於世。先後經劉長佑、張曜、李鴻章諸公疏薦，或謂才識精明，志行清直，或謂學識闕深，才堪經

世及掛冠歸里。創議纂修湖州府志。徵文考獻。厥功良多。會清廷徵求古籍。先生捐送家藏舊刻舊鈔一百五十種。及所刊叢書三百餘卷於國子監。曾奉優詔。褒揚錫以稽古尚義之美名。故後浙紳俞明震上先生生平事蹟於大府。江督端方轉聞於朝。詔付史館立傳。綜其生平功業。昭然若夫。搜藏書畫。不過先生之餘緒耳。然叔同君紹箕裘。克承先志。亦足多也。

### ●考生妙諧

邑人莊有恭。嘗爲浙江學使。按臨杭州。有考生求給出恭（大解之俗稱）假。莊疑其僞。不之許。生哀請曰。真是有恭。不是裝（莊裝相諧）有恭。闔場聞言。爲之哄然。

### ●童子捷才

又聞故老言。熊伯龍爲學使時。攷生中有一童子。年方十二。孩髮蓬尙未蓄。辯熊愛其韶秀。撫其頂曰。姑爲爾設一對。汝能對乎。遂以獅子狗三字令對。童沉思少間。囁嚅言曰。雖能對。第不敢言。熊曰。試言何妨。童曰。卽對大宗師之名。熊驚爲神童。

### ●袁海觀之官聲

清光緒時。袁樹勳督兩廣。大裁屬僚。兼差悉以位置私人。怨之者頗衆。或分其姓名。撰一聯曰。三分村氣。三分土。一半功名。一半財。題曰。哀多喜少。語雖近於惡詛。然亦見袁之官聲矣。

●萊菔子巡撫

清孝欽后性淫佚。且自恃精明強幹。凡事不多讓人。致中年而後精力不繼。常服參以資補養。某年因服參過多。胸膈沉悶。異常御醫進藥不效。均爲束手。蘆溝橋巡檢潘某。自薦於朝。願爲孝欽治疾。孝欽姑試之。潘以萊菔子三錢進。病果霍然。孝欽大悅。立遷潘官。屢擢至貴州巡撫。時人謔之謂萊菔子巡撫云。

●左宗棠之苞苴

前清歷世帝王。好任親貴。以故政以賄成。毫無顧忌。苞苴請託。靡孔不入。咸同以降。尤甚。左宗棠一生。鯁直苞苴道絕。然督川甘時。猶以大鼎獻潘祖蔭（諡文勤）頹風。所播遂使賢者亦不免於此。良可慨已。又張之洞當戊子己丑之間。督兩廣時。內鮮奧援。外多浮議。亦時有所進奉而心恆鬱鬱不樂。聞嘗對其幕僚誦蘇子瞻荔支歎之句曰。洛



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其情亦可想見嗚呼三百餘年之頹風至今猶流毒民國而未已也

### ●林紹年之政績

閩縣林紹年以待郎出撫大梁清廉正直爲清未疆吏中之佼佼者開封曹門外有禹王台爲神禹治水古蹟汗境名勝之一也年久失修廟宇倒塌紹年蒞任後公務之餘偶借藩司朱壽墉往遊其地觀夫敗垣頽牆頗多感歎於是約同司道以下各官捐廉修葺紹年首出百金爲倡札委祥符縣李傳綸督修工事既竣頓復舊觀紹年又復往遊見台之四週隙地甚多又收地四頃二十餘畝設立農林試驗場播種高粱黑豆等品紹年且時往攷督並於禹王台廟內創辦農林學校一所使宏謀嘉猷可垂永久紹年旋被內召任民政部右侍郎繼其任者爲滿人寶棻此絕好之振興實業計畫終至無效可觀豈不惜哉

### ●巾幗大人

尙其亨人尙開通故清德宗所選五大臣出洋攷察憲政尙亦列焉當尙開藩八閩時

與臬司鹿某如水火。鹿卽鹿傳霖之子。人極頑固鄙視新學。每奉參衙之期。司道相逢於省署官廳。輒互相諷刺。尙素有潔癖。汗巾袖口常洒香水。或以告鹿。鹿曰。此可名爲巾幗大人。一時官場喧傳巾幗大人四字。幾成爲尙之徽號。尙亦微聞之。無從詰責。第心惡其輕薄耳。秋節百官集萬壽宮。鹿與鹽道某先至。鹽道不若鹿之頑固。偶坐閒談。鹽道忽曰。我國服制頗不雅觀。而長袍短套行走。尤覺不便。鹿殊不善其言。冷笑曰。然則短衣窄袖者。洵美觀乎。鹽道曰。廉訪試看吾輩情狀。身服朝裙。何殊婦女。非丈夫而巾幗乎。時尙藩適自外入。頗聞餘語。以爲二人又在談論巾幗大人矣。坐次卽曰。適從何來。而佳興勃勃。高談闊中事耶。鹽道知其誤會。詳爲述之。乃始釋然。

●端方之佳城

端方以兩江總督升任直隸。頗見重於清季。欽后後以被議落職。頗不自得。卜居於河南輝縣。來往於嵩山龍門之間。以搜求古物自娛。袁項城時亦退居林下。贈端方園地十畝。以供栽花種竹之需。不料端方壯心不已。復出辦川路。終至身首異處。死於資州宋路。慘狀有難言者。其後其弟端錦。覓得遺骸。將身首併合一處。運柩赴汴。卽項城所

贈之地。以爲佳城。地在輝縣之蘇門山。山爲汴中名勝之區。端方生前素以名士自命。今以名士葬於名區。當亦端方所願。魂兮有知。能不感謝老友之恩德乎。

### ●項城之恩眷

清制大學士必由翰林出身。左文襄以孝廉公而拜東閣大學士。異數也。袁項城自直隸總督內召。以外務尚書兼軍機大臣。恩眷之隆。一時無兩。值五十初度。德宗奉孝欽命。頒賞無量。壽佛兩尊。御書福壽字各二幅。壽額兩懸。漢玉如意四柄。庫紗八捲。絲綢八疋。蟒衣一襲。御酒兩樽。雙龍貢蠟兩對。賞賜殊厚。出當時孝欽尙欲援左文襄例。欽賜檢討拜東閣大學士。諭旨於壽辰發表。以益老臣欣忭之心。項城聞此消息。知震主之名不易久享。且內外忌者頗衆。得此異數。更惹人目。託人婉奏於孝欽。前力辭乃已。

### ●落水中丞

清光緒朝吳重熹以山東藩司陞任河南巡撫。入京謝恩。宮門跪安之日。適逢久雨。之後宮內積水深數尺。重熹本短於視。又以天威咫尺。中心惴惴。然如有所懼。不覺步

履忙。忙竟至。失足落水。願召對。有定時。不及歸。寓更易。卽拖泥帶水而入。西后詢之。面亦不能對。

●寶熙譎諫

前清庚子之禍。純由於朝廷任用小人。以至犯八國公忿。釀成從古未見之奇辱。回鑾之後。孝欽后召見侍讀寶熙（後官至學部侍郎）寶熙跪誦諸葛武侯出師表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及。此。事。未。嘗。不。太。息。痛。恨。於。桓。靈。也。孝欽大聲問曰。你是誰。你說什麼。寶熙免冠叩頭曰。奴才寶熙。孝欽默然。

●張文襄慢士

前清張文襄公之洞。羅致人才。不遺餘力。故幕府英俊稱盛。一時論者常以禮賢下士譽之。然文襄性情怪癖。以余所聞。尙不足當此名也。方其督兩湖時。慕蘇州曹叔硯先生名（先生爲經學大師）電聘之。往。先生至。詣轅投刺。文襄方讀書。略一展視。默然無言。材官不致。前濱先生待久之。悵然而返。明日又往。又如之。如是者凡三。先生忿甚。卽

束裝歸。文襄始憶及命材官追之。先生終已不顧。文襄雖悔亦無及矣。又趙爾巽在皖臬司任時。文襄督兩江。趙因公往傳見。三日往見。三日均未接見。趙憤極。借上元縣皂隸四名呵殿。至話責門者。門者出言不遜。趙喝令皂隸責以二十板。旋即傳見。趙始請罪。文襄謝之。文襄晚年殆尸居餘氣耳。諸凡政治出爾反爾。無一可取。卽如文襄嘗以謝表囑屬員擬作工麗者。多均不用。公乃自作。以江漢滔滔對髮毛種種。亦未見高明也。

### ●劉峴莊督江由來

劉坤一爲清末重臣。與南皮項城齊名。而資格且出二人上。庚子之役。劉督兩江。聯合東南各疆吏。組織聯邦。不奉僞詔。使拳禍不至蔓延。尤著英聲。幾與李合肥並重矣。實則劉之學不及南皮。其才又遜項城。遑論追躋合肥。其得握兩江之鈞衡者。時會使之然耳。洪楊之變。湘軍崛起。羅曾左彭諸賢各率雄師轉戰江淮。間蘇皖諸省。遂爲湘軍勢力所佔。及曾九攻克寧垣。湖南人之威益著。江南之貔貅楚勇占其泰半。非湘人臨之則甚難。馭故曾氏兄弟。屢建節鉞於兩江。劉承湖南先進凋零之後。藉其餘威。獲署

江督當時忌者頗衆。向者以曾氏功高望重。人不敢與爭。劉雖爲劉長佑部將。而無赫赫之名。一朝獲建大纛。自多傾軋之者。後劉竟以此去職。名雖丁憂。卽無此故。亦不免矣。繼之者爲滿人裕祿。由皖撫升署。不意部下不服。湘軍幾至譁變。清廷無可爲計。復起劉於家。復其原職。且改署理。爲實授焉。是劉之獲督兩江。謂爲靠湖南人三字之力。亦無不可。蓋劉於治軍本無特長也。

### 馬玉山之妖姬

廣東巡撫缺未裁以前。馬玉山任巡撫。馬多侍姬。卒以瘵死。未死之前。御史交章彈劾。設不身死。難免獲譴。聞諸姬中有粵女一人。貌獨妖冶。性尤工媚。此女初嫁某富翁。爲妾。不及數月。富翁卽死。再適名曰鮮花。發甫半載。鮮花又死。某員探知馬氏好色。又僞飾室女以進於馬。馬亦惑焉。蓋女工房術。錦帳鑿戰。輒操勝算。且具異能。桃源初探。靡不流丹。故雖再醮三醮。而人不知其爲曾經滄海者。馬自得女。卜晝卜夜。不辭勞瘁。殆有後房寵愛。盡在一身之概。垂暮之年。怎能禁此不一歲。幾如文園之消渴矣。會廣東將軍繼某抵任。素有風厲名。馬力疾往迎之。設宴洗塵。時席有丹柿。將軍愛而啖之。味

甚。可。口。取。一。以。授。馬。馬。以。將。軍。所。授。竟。亦。食。盡。及。席。後。返。署。病。卽。大。劇。醫。生。不。知。其。故。以。爲。房。勞。積。弱。以。補。劑。進。使。性。寒。之。柿。半。錮。於。內。疾。遂。不。可。治。究。其。根。源。仍。女。所。致。也。夫。於。三。十。年。間。迭。死。三。夫。女。亦。不。祥。矣。哉。聞。馬。既。喪。女。卽。下。堂。依。母。而。居。輕。薄。子。弟。爭。思。嘗。贊。顧。女。以。曾。爲。貴。人。妾。珠。簾。繡。幕。奢。侈。習。成。視。彼。輕。薄。兒。無。一。當。意。者。至。富。商。巨。紳。則。審。其。爲。不。祥。物。裹。足。不。敢。問。鼎。蹉。跎。數。年。丰。韻。漸。衰。門。前。冷。落。車。馬。稀。女。竟。抑。鬱。而。死。

### ●趙季珊之善政

趙爾豐殘忍好殺。禍川歷史。談者夥矣。顧亦有善政足錄。當趙任四川邊務大臣時。以邊防空虛。力主移民實邊之議。下令所部兵士。准娶蠻女爲妻。以安其久於行役之心。一再告誡。且嚴訂專條。凡既娶蠻女者。報名註冊。而後永遠不得遺棄。每月須酌出餉銀若干。以養家室。如有私合而不報者。查出重究。此實實邊善政。惜令下未久。趙遽升署四川總督。後遂無人復言此事矣。

### ●沈鵬曾之持正

拳禍未作以前。沈太史鵬曾會嚴疏劾剛毅等。疏入爲廷臣所阻。不得上聞。太史忠憤激發。毅然掛冠而去。走天津。更草萬言書。訪國聞報主筆。日人所辦華字報。請爲刊載。主筆從之。既刊。爲剛毅等所見。大恨。欲獲太史而殛之。乃指太史爲保皇黨徒。挾外自重心存。叵測。下令各省通緝。且恨國聞報。益甚。欲封禁之。則權力有所不逮。乃取締官民閱看時。上海同文滬報。亦日人所辦。載西后廢立之謀。亦多指摘。同受取締。西太后之惡國聞報不殊。洪憲皇帝之惡順天時報也。

●李興銳之威厲

清沈文肅之督兩江也。薨於位。臨終之日。有大盜尙未處決。以語司道。立正典刑。報至而目始瞑。世多以威厲稱之。此事談者夥矣。李興銳撫粵時。有一事。頗與相類。李性威厲。時粵督岑西林赴桂剿匪。留李兼督峯。曾鄉試。李擢閩督。交代事忙。不能入關。乃請學政代作監臨。填榜日薄暮。李始入關。料量而請學政暫緩封門。詢以故。則曰。陶方帥。陶樸字子方。在任時。拘拏通匪大猾南海縣差頭彭森。定以永遠監禁之罪。今方帥逝矣。岑雲帥又出巡西省。予亦去粵。在邇。彭犯頓乞。劉鎮台來函保釋。且有由劉派充。



除官緝匪贖罪之說。予知放虎出柙。必爲此邦患。且彼運動復力。緩除之恐更多。求保者已飭廣州府及南海縣立正典刑。予在此俟還報也。亡何府縣復命。至李心始安。而棘闈深鎖矣。

### ●總督之末路

前清乾隆朝。滿人富勒渾依附和珅門下。累官至總督。方其盛時。聲色服御。窮奢極慾。一日之消耗。足抵小民半世之用。及仁宗立。和珅伏誅。富亦褫職。不數年間。竟至一貧如洗。乞食市上。王公大臣莫不深恥其人。而嚴絕之。惟大興朱文正公常戒閹人勿却。每隔十日。富必一至。至則文正必予以青蚨二百。一日又至。值書齋。無人齋有寶鏡一具。珍品也。富竟竊之。不別而行。後文正覓鏡不得。諸僕譁然。謂富頃來。此不告而去。文正知之。戒勿聲言。如再至者。惟伺候於側。毋令獨處耳。文正之忠厚待人。有足多者。

### ●魏光燾之笑柄

奉天爲前清陪都。未改省制以前。設府尹而治。府尹之制。與巡撫並行。秩崇於尋常道。府魏光燾官平慶涇固道時。駐軍固原。部下有逃兵數人。大索不得。乃通札各府州縣。

飭所屬嚴緝。此本照例公文。向不經意。不料吏胥不諳官制。以奉天府雜入各府中。進行札飭。且稱其銜爲奉天府知府。時官府尹者爲滿人。松林得札。憤甚。立卽行文嚴詰。魏始知誤。窘甚。浼某上峯爲之乞情。餽松萬金。拜於門下。事乃寢。後松復託魏。代置狐裘數十襲。代價又約萬金。松亦分文不償。前後耗費。竟有二萬之譜。

●某中丞之受愚

前清安徽巡撫某。由納粟起家。工資緣術。屢遷秩。至封圻。性奇淫。充下陳者。凡十餘輩。猶未饜所欲。每見良家女。有殊色者。輒百計以圖之。或以重金啗之。或以命婦許之。必達目的。而始已。及入門。則仍待以妾媵之禮。人畏其勢。雖墮術中。無如何也。時吾邑有黃貢生者。素工心計。平日依刀筆爲生。有一女。貌奇美。豔名噪遠。近某夙聞之。以爲酸丁之子。可以利誘。而勢奪也。乃遣親信往告貢生。謂中丞近喪耦。方謀重續。鷓絃。令嫖才貌雙佳。允堪匹儷。如允來。當先送聘金二千。貢生明知所言多詐。乃將計就計。慨然許諾。使者又謂中丞斷絃而後。政躬時覺不豫。既承許諾。請月內送親。至皖。妝奩。有無非所計也。貢生洞悉其情。一一認可。受其聘金。略備荆布。親送至皖。諸事悉從。

某意絕不挑剔。一若不然。無知者女入府時。貢生授之千金附耳告以計。女亦欣然成婚。之後某以老夫獲娶。豔質寵嬖。異常。然某固有正室。在女仍備員側室耳。女知之亦不與校。女能文。某偶告以公事。女應對如流。無不中窾。某益重之。自是遇重要公文。悉付女保存。女亦能不辱命。居然內記室矣。一日。撫署號房忽遞入魯撫公文。疆吏之間。咨文往還。本至尋常之事。及拆閱。不覺爲之失色。蓋咨文內附奏片原稿。大意謂安徽撫臣某某咨稱。本年山東災荒。居民流離失所。殊堪憫惻。妻某氏節省日用。典質釵環。湊集紋銀千兩。由莊號匯至東省。請爲散給災區。此係出自愚忱。斷不敢奏達天聽等語。臣伏查救災卹鄰。古人所難。出自婦女。尤爲罕見。今安徽撫臣某某之妻某氏。憫念災民。慨捐巨資。自非刑于之化。安克致此爲敢。據情奏聞。應如何獎勵之處。出自逾格施恩。非臣所敢擅請。云云。某讀之再三。自思並無此事。而關防印信又在署內。向付貢生女監守。決非他人所爲。必女播弄無疑。然事已上達九重。辯之則有欺君之罪。卽至輕亦應受失察處分。祇得隱忍不發耳。亡何旨下安徽。巡撫某某之妻着賞給樂善好施匾額。准其自行建坊。從此綸綍昭宣。女居然正名定分矣。此千金者。固卽當年之聘。

金貢生久籌之熟也。踰數年某卒於任所。家屬扶柩歸吳下。蘇撫親往弔奠。女自喪幃。匍匐出控訴。諸子忤逆狀。蘇撫撫慰有加。允爲邀集親族平分遺產。女始無辭。貢生既攫得巨資。居然面團團作富家翁矣。

●三多之誤國

前清末年。理藩失道。任用邊吏。尤不得人。當庫倫未獨立時。三多爲庫倫辦事。大臣有商卓特巴者。活佛之親信也。方謀帶膝貂褂之賞。而舊例惟外藩王公可得。三多欲籠絡商卓特巴。設辭爲請。於朝果如厥願。商乃語三多曰。公如欲得活佛歡心。當再結好於其內嬖。扣肯兒。彼常以不獲黃輪車爲憾。如能於佛誕以前爲扣肯兒請得黃車。邊事可以高枕無憂。三多果以從前某案爲扣請得黃車。大得扣歡。誓勸哲布尊丹巴勿附俄人。會武漢起事。杭達多爾濟適遊俄返庫倫。杭本親俄。派立主脫離中國。依仗俄人。哲布尊丹巴用其議。卽日宣告獨立。三多之謀悉成。畫餅夫不作。正富之籌備而卑鄙齷齪賄於外。寵內嬖不敗何待。

●台站

台站爲蒙古特殊之路政。元創於前。清承於後。元時設備不完。其制度今已無存。清則以此項台站屬諸兵部。當平定準噶爾時。增設塔爾巴哈台等處台站。曾派大學士督理其事。用款至千餘萬之鉅。攷其設立之故。約有二端。一因地方廣漠。每數百里無人。烟若無台站迎送。則辦公人員殊感不便。一因運輸軍隊馬匹不勝遠任。因設此項機關。以便按站更換。而第二原因尤視前者爲重。此所以不隸於理藩院及太僕等乃屬諸兵曹也。自台站設後。凡送迎官吏運輸軍隊傳遞文書等事。其道經蒙古者。卽由台站供差。而各站應出馬匹及供應飲食。則由蒙人派充。其車馬與內地不同。彷彿大車之制。每車須三四馬御之。每馬之上。載一御者。以蒙古馬匹大都野性未馴。若無御者騎坐。往往叫囂奔逸。且道路不平。石沙相雜。尤有顛仆之虞。車行絕迅。中有木桿。乘車者以兩骸夾桿。可免下墮。此類車輛。號稱加桿兒車。每日至少能行二百里。甲站之夫馬。送至乙站。乙站之夫馬。接送至丙站。而丙而丁。皆如之。向例凡官員經過台站。所供夫馬視品秩之高卑而定。設如一品大員。准隨帶若干人。卽應供夫馬若干口。二品以下。則依次遞減。定例極嚴。不稍假借也。飯食亦由台站供給。多寡以隨帶人員爲準。但

食者僅羊肉。藏姑飲者僅牛乳耳。惟僕從人等。每不免藉端詛索。其後竟有乾折羊腿。每名兩金之例。故蒙人之於台站。無不憾之。屢請於朝。乞廢此制。顧台站在交通未便之蒙古地方。終不能一日廢也。嘗憶前清末年。某邸赴庫倫查案。行至某站時。前站供差之夫馬。例應折回。而某站應派者。忽爽期不至。若任前站。夫馬折回。不僅一步不能前行。并飲食亦不可得。某邸囑前站御夫。加送一站。御夫竟抗王命。謂牲口已極疲。若再前驅。勢必倒斃。某邸無如之何。後幸某站夫馬趕至。始解此厄。是台站之重要。概可知矣。

### ●牯牛嶺開放史

廬山以名勝甲東南。昔人譽爲雄偉瑰奇。東南諸山。無出其右。牯牛嶺在山之巔。山去九江南二十五里。其絕頂高出平地四千五百尺。牯嶺則高出三千五百尺。自關爲租界。巨廬之勝。不僅聞於國內。且震於全球矣。我國開放商埠。大抵出於戰敗求和。否則亦必因交涉案而起。獨牯牛嶺則不然。是地泉水清甘。夏不苦熱。英人李德立嘗漫遊至此。以爲絕好之避暑地。因出二百金向地主購地。一方不立界址。用李德立名向官

廳納稅。易契官廳不意其爲外人。率然可之。既給印契。始稔其誤。亟與交涉。已是無及。由是外人援以爲例。陸續購地。面積增大。至十五里。改爲租界。英美日德法意。瑞威七國組織成之。租界以內有外人住宅三百餘戶。卽由住戶合組一自治機關。董理界內各事。滿清末年。申賣地外人之禁。外人遂改賣爲租。然租地不立年限。又與賣絕無異。至民國初元。始有租賃並禁之令。今僅年納千餘金於官廳爲租價耳。此事一誤再誤。喪盡國家土地。滿清官吏昏瞶至乎極矣。

### ●奏禁鼻烟

清末嚴申鴉片之禁。有某給諫者。希逢上意。奏請嚴禁鼻烟。思立異以聳觀聽。原奏洋洋千言。以鼻烟與鴉片並論。犯者科以剝刑。一時都下爲之譁然。載澧不欲申斥。以阻言路。留中不發。茲摘錄原摺一節曰。一鼻烟原出自外洋。其弊害較鴉片尤甚。價格之貴。幾逾鴉片數倍。數百年來。全國臣民。喜吸鼻烟。幾成痼疾。其銷耗之金錢。且不可以數計。以較鴉片之害。尤早而尤烈。或謂鼻烟功用。爲北地必需之品。初未一議禁革。况輦下風高沙盛。塵穢觸鼻。無鼻烟以抵抗之。幾乎刻不可耐。然臣攷之。生理學動物莫

不賴空氣以生存。人亦動物之一。使塵穢足以害人。需賴鼻烟。抵抗則人以外之動物。當無一存者。今陸而犬豕。水而龜鼈。固比比也。豈皆嗜好鼻烟乎。臣以感佩。禁除鴉片之盛典。是以連類及之。(中略)自經諭禁之後。倘有陽奉陰違。依然嗜好者。當治以劇刑。使失其嗜好之具。與古俗之犯姦而處宮刑者同一命意。庶鼻烟之大患永除。其辭令足令人曠事。在宣統二年。去今不遠。此公當猶生存也。

●今烈婦傳

湘潭王壬秋先生爲近代文宗。海內無不知之。近人集其著作爲刊專集。集有今烈女傳一篇。美滿女長姑備至。長姑何人。乃邀先生青眼。頌譽交加。斯必非偶然之事。姑滿人。鑲紅旗驍騎校額明德之女。生而穎悟。讀書能知大義。咸豐末。詔選秀女。長姑年已及笄。在候選之列。清制。選女在坤寧宮。舉行候選者。鴈立宮外。俟上駕臨。選擇。是日。適大風雪。北地天寒。尤爲凜冽。粉紅黛綠之輩。鶴立雪窖冰簷之前。無不瑟縮難堪。長姑家貧。翠袖羅衣。益不勝此苦楚。而上則愆期不至。羣議起。去當事太監。訶斥甚厲。衆皆默不敢聲。長姑獨抗聲曰。皇上辦事。寧無定例。選女明詔。不云今日九時乎。何故時逾。



十時聖駕尙復不至於小事尙如此於大事何以示信臣工且當茲海內倣擾羣盜如毛聖主不以選將練兵爲急而乃挑選秀女跡近恣情聲色寧有異於古之昏君乎言次慷慨無羞色宮監聞言色遽變急止之曰汝豈不欲生耶此祖宗定制汝敢雌黃耶姑猶欲辯而文宗已至頗聞餘語宮監恐禍已急繫長姑請罪上怒容詰問衆皆爲長姑危度必無幸乃長姑挺身直前見駕如禮然後備述前言絕不隱飾上默然良久色頓霽語曰汝既不願應選可自去朕不汝罪長姑乃謝恩而退衆女無不服長姑之膽識而頌文宗之寬仁也時壬秋先生在京乃作今烈婦傳美之由是長姑之名大噪後歸某尙書子某亦旗人尙書之子執袴成性嫡婦未娶已先有小星數人羣雌粥粥夙夜爭寵閨門之內幾無日不聞詬誶聲長姑之歸也羣謂亢直如彼必難相容乃既嬪而後長姑事上御下悉以至誠出之竟能相安無間惟尙書有二女驕蹇奢淫不可感格而旗俗婢之於姑禮極尊重是以二女恒借端辱嫂長姑至不能堪女又譏嫂於母長姑益失堂上歡心竟鬱鬱以終得年猶未三十嗚呼痛矣

### ●載洵遊寧之紀念

定夷說集前編附刊

清末政府倒行逆施。任用親貴。一般黃口小兒。莫不備位。要津參預。朝政載洵。載濤其尤著也。載洵狂蕩尤甚於濤。重興海軍之議。既起。載洵時爲海軍大臣。偕海軍提督薩鎮冰。徧往沿海各地。攷察軍港。特繞道往遊金陵。時張人駿爲兩江總督。措辦供帳。煞費苦心。假輜園爲行轅。鋪設之精。耗費之巨。爲從來所未有。洵既抵寧。先遊雨花臺。至秦淮河小餐。由秦淮河至公園大餐。及至公園。兩縣以公園已備酒席。公園亦以兩縣已備酒席。彼此俱屬誤會。其實皆未備也。至坐定後。張人駿願詢兩縣彼此面相覷。無以爲答。張不禁怒。火中熾。然在載洵之前。又不能形諸詞色。時洵已極疲倦。見供事者。徒以茶點相敬。故意拂碗於地。起身而去。張爲悚然。返轅。卽傳兩縣及公園司事。至勃然大罵。明日。特往載洵行轅道歉。伴之往游。莫愁湖。一天烽火。始得打消。載洵在莫愁湖。有題句曰。風月依然不老春。誰將蘊藉話前塵。鬱金堂畔波如鏡。照澈千秋畫裏人。噫。俗不可耐之儉父。亦欲作騷人韻語耶。

●陸氏父子

清之亡也。殉節之臣絕少。僅樸壽陸鍾琦等二三子耳。人各爲其主。亦未可厚非。陸當

開藩江蘇時其長公子靜山憤時事之不可爲竟至蹈海而死仕宦之子統袴居多乃有願念國事甘從伍大夫遊者誠是鳳毛麟角其生性之激昂概可想見父子同情宜鍾琦之爲清而死也靜山蹈海事作絕命詩曰夢中未了夢中還誤落塵寰陸靜山從此尋魔魔入海不留遺蛻在人間抑塞不平之氣盡在此二十八字中矣

### ●清宮大牀

清帝退政以後政府年給四百萬金以爲皇室經費其數不可爲不巨願皇室豪奢成習猶復入不敷出宮內珠玉珍寶年來屢經出售藉爲補苴之計東安市某木器舖近日收買一檀木大牀其尺寸類一小室上下四週之紗窗共達二百餘面雕刻之精花紋之細實爲世所罕觀頂上盡鑲翡翠珊瑚之屬內外撐架凡分四層其他一切附屬品亦與普通牀式迥殊舖主自言得自巨室而見者皆謂必係大內之物或由巨室承轉於市或舖主故爲隱諱耳如孝欽之寵靴子李彰明較著幾無所諱實則后之所鑾不僅一季從來蕩婦淫娃之慾念決非一人所能鑿足則長枕大被左擁右抱當亦意中之事大牀之出自禁內又何疑義乎

●預識

預識之說。識者不道。卽如推背圖燒餅歌之類。亦屬過後推詳。始得似是而非之隱約語。世界果有知者乎。雖然事過境遷。偶得一巧合之讖語。資爲談助。則亦一趣聞也。歌謠中曾有『十字清』曲者。談者謂此乃清受天命十傳而亡之徵。蓋清由順治而歷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以迄宣統。確十葉也。又如文宗嗣位之初。建元咸豐。有童謠云。一人一合起。千戈二主爭。山打破頭。其時洪軍起事。蔓延十有六省。清祚幾以不保。穆宗繼興。改元同治。亦有童謠云。一國千戈淨。三台氣象新。終穆宗之世。削平大難。成中興之業。談者遂謂臣下恭擬年號之時。無意之中。已有預識存焉。宣統初元。有拆字者言曰。日宣三德。歷算三統。宣統二字皆暗含三數。而統字又類絕字。清祚其至。宣統而絕乎。宣統其僅三年乎。卒之義旗一起。革命告成。統果三年而絕。凡此預識。皆極有意味之談話。然一泥迷信。則爲大雅所不道矣。

●鍾穎之罪

民國元二年間。達賴稱兵。西藏不寧。尹將軍統兵西征。聲威赫然。及賜還達賴封號。藏

事稍稍平定。實則番兵極不堪戰。一聞漢兵西征。卽已震懼。尹將軍大纛所至。僅及乍了地方。去打箭爐。未遠。甫及藏邊而已。考藏事之敗壞。咎實在駐藏辦事大臣鍾穎。鍾穎受任於清末。藉名興辦新政。勸捐斂資。之不已。則縱兵強索。以至怨聲載道。民心日離。藏人鋌而走險。固有自也。鍾穎滿人。爲晉昌之子。貽穀之姪。庚子聯軍入京。晉昌方任盛京副都統。清制以奉天爲陪都。更設富庫。年解八萬金存奉天庫內。以爲積蓄。其用意蓋爲異日退步計也。晉昌利用聯軍之變。將奉庫歷年存儲之錢。席捲入囊。奏報則謂盡被俄人劫去。時孝欽德宗方僕僕長途。置不爲意。及議約成立。兩宮回鑾。言官始以晉昌欺君事疏劾。晉昌乃出十二萬金解都。謂爲俄人劫餘之款。不意爲俄人所知。以晉昌毀損俄軍名譽。大興問罪之師。晉昌卒以此被譴。發往軍台。効力。旋出贖款。爲鍾穎捐官。以道員分發四川。初隨聯豫入藏。及聯豫解辦事。大臣職鍾遂繼之一。以搜括爲務。好貨之性。蓋得自遺傳也。

### ●英雄兒女各千秋

邵陽蔡上將爲吾國首屈雄才。豐功殊烈。當世莫京。惟故大將軍吳公綬。卿壻與並肩。

吳公殞於非命。蔡公盛年不祿。江山柱石。天不整遺。誠國家之大不幸也。近人豔傳蔡公與小鳳仙事。謂其豪放不羈。原屬英雄本色。而吳公與女伶尤鑫培事。知之者鮮。不謂兩公文武兼資。相同賣志以歿相同。乃此不拘小節之韻事。亦復先後一揆也。

坤角尤鑫培者。奉天伶界之翹楚也。吳公任延吉都護時。因公來東。一見鑫培。大爲驚異。由是連騎看花。並肩溫酒。殆無虛日。三省總督徐世昌。與吳公夙契。惟於此事則頗尤吳。一日偶因他事。諷以微辭。吳若罔聞。顧左右而言他。徐又言之。吳公拂衣而去。徐亦怒甚。立命簽封劇場。不准開演。封禁之日。公錦衣馳馬。鼓樂親迎。鑫培紅顏綠鬢。與輝煌燦爛之軍服相映。市人聚觀。幾以爲紅拂藥師重來。訪虬髯於扶餘國也。旣乃遍謁省中顯宦。公意殊得。而徐則益爲怒惱。卽日上疏劾公驕蹇淫佚。不奉法度。疏上留中。再上又不奉批。三上旨下。則邊務大臣毋庸歸總督節制也。蓋公夙懷大志。久以要結之術籠絡朝中嬖臣。徐固不能動其毫末。後徐憤極。至欲上疏辭職。會清旨調吳公爲統制。乃止。然邊事益不可問矣。某君輓公詩有天生如此英雄骨。半爲山河半美人之句。蓋紀實也。

京妓小鳳仙者。杭產也。其父曾任前清武職。以案襦職。家道中落。乃攜妻女至滬。市果餅以爲生活。旋以食指太多。質女入樂籍。又因女年尙稚。爲捕房干涉。禁止營業。遂舉家北上。仍張豔幟。名小鳳仙。鳳仙貌殊美。面作瓜子。形容光白。潤態度輕盈。臨風玉立。遙望若仙。且工談吐。精戲曲。解史書。故蔡公亟賞之。纏頭一擲。多金勿吝。公寓棉花胡同時。猶自矜身分。去輒以夜。及以嫌疑被檢。始大放縱。連日逗遛。其家裏者奏曲以爲樂。間又並乘馬車馳騁。囿囿間效劉備後園種菜故事。以避問者耳目。然蔡公性素深沉。雖溺愛如鳳仙。起義之謀。終未嘗露一言也。

### ●名將風流

吳大將軍綬卿與女伶尤鑫培事。余前記之矣。公雖武人而儒雅雍容。不失名將風度。其任延吉都護時。嘗設華筵。與部屬共行樂。公素不願細謹。卽席徵妓侑觴。妓之應召者。有日妓。有俄妓。又有韓妓。獨土妓皆嫖母。無鹽無一出色。當行者公慨然遐想。後竟召滬妓數十人。北往開島。以增樂籍聲色。滬妓皆江南人。其容色之秀妍。裝束之豔麗。談鋒之宛轉。周旋之靈敏。皆有未曾真個也。覺銷魂之歎。於是南妓之名。遂大噪於白。

山黑水間歌喉扇影傾絕一時木屐兒等皆望之色沮生涯漸落則相率遷徙去時南人之旅邊開墾者遂有不復思返之志羣頌都護之德不置否則大好河山人皆視爲堅冷凜冽之鄉除土人而外幾成爲三韓殖民地矣昔曾文正於克復金陵後極力提倡秦淮畫舫以文正之方正而獨亟亟於女閩固知名臣之設施非可以迂儒淺見論之也

### ●吳將軍之夫人

吳綬卿將軍威名卓越才氣縱橫爲近世名將不幸死於石家莊之難海內知公生平者莫不悼之公之軼事談者夥矣若公夫人之磊落世鮮知之者今述之公旣成仁遺骸久留石莊葬地未決民國元年夏間公夫人特往太原謁晉都督閻錫山述太夫人意謂公功業未成中道身死乃荷各界開會追悼感愧彌深願挈柩歸葬不敢再以私事奉煩閻督曰吳公當日與晉同盟大義昭然不獨山西實獲其福全局爲之大振功雖未成名足千古石莊爲成仁之所終以葬於是地爲宜敢請夫人代達此意於太夫人並望委曲解釋以紓太夫人之哀痛夫人曰移柩歸葬本屬太夫人意以爲無功可



述不足昭示耳如諸公皆以石莊爲宜應卽遵命並爲太夫人謹謝盛意其胸襟之光  
明言辭之朗爽洵不愧公之夫人也

### ●唐會澤工詩

唐莫廣督軍爲護國軍發難之雄振臂一呼應者四起公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夙  
嫻韜略兼工詩文曾見其寄內六絕曰歸來萬里話離衷月影當窗燭影紅又唱驪歌  
魂欲斷海棠花下立春風花滿中庭月滿樓雙燒紅燭看吳鉤神州今日猶多事兒女  
英雄兩莫愁贏得青羅靈淚痕果然離別最銷魂憐卿誤嫁封侯壻辜負年華慣遠征  
茶綠燈紅夜欲闌肝腸說盡倚欄杆芳心一點長相憶明月天涯同樣看黃衫翠袖兩  
多情並倚紅樓話此心大陸縱橫九萬里倉皇戎馬忍忘卿雲山萬壑盡中華桃李情  
高徧着花點綴乾坤都一樣橫行到處可爲家人第知公爲當世之英傑寧知纏綿旖  
旖有如是者余嘗謂『英雄自古多情』今讀此詩益徵余言之不謬

### ●黎黃陂軼事

黃陂黎公國民莫不敬重其人惟以守法始而不能以守法終未免爲盛德之累耳然

黃。陂。律。已。之。潔。接。物。之。仁。固。政。界。之。皎。皎。者。也。方。其。依。法。繼。任。之。時。柯。逢。時。之。次。子。某。整。裝。入。都。有。所。干。謁。柯。仕。清。至。封。圻。黃。陂。嘗。爲。其。屬。官。交。誼。極。篤。某。襲。父。蔭。知。黃。陂。必。予。汲。引。故。不。遠。千。里。而。來。然。某。素。行。不。端。鄉。譽。極。卑。且。煙。癮。甚。深。自。乃。父。故。後。敗。家。鬻。產。益。無。忌。憚。黃。陂。固。知。之。有。素。比。入。謁。黃。陂。見。某。煙。容。滿。面。猥。瑣。異。常。心。竊。嘆。之。且。某。言。此。行。攜。愛。妾。而。來。以。冀。久。留。京。都。長。爲。總。統。執。鞭。黃。陂。益。惡。其。多。暮。氣。微。聞。某。妾。亦。黑。籍。中。人。故。人。身。後。如。此。黃。墟。感。舊。慨。歎。何。如。於。是。思。得。一。計。必。令。某。先。去。嗜好。乃。予。以。位。置。遂。囑。某。副。官。邀。某。往。廣。德。樓。觀。劇。某。以。爲。此。乃。大。總。統。之。寵。遇。而。不。知。爲。計。也。馬。蹄。得。得。車。聲。鄰。鄰。道。過。首。善。醫。院。副。官。誑。某。入。內。付。院。中。軟。禁。之。代。爲。戒。煙。某。猝。不。及。避。及。悟。已。無。可。如。何。矣。院。中。人。受。副。官。囑。又。通。知。某。之。如。君。謂。某。適。患。急。症。到。院。診。視。速。即。前。來。迨。如。君。到。院。亦。復。軟。禁。如。某。黃。陂。猶。恐。家。人。暗。中。傳。遞。煙。屬。以。爲。戒。煙。障。礙。又。派。人。檢。搜。某。之。寓。所。盡。取。煙。具。及。存。膏。而。去。院。中。定。例。戒。煙。者。非。斷。癮。淨。盡。不。能。出。院。某。固。痛。恨。黃。陂。然。黃。陂。愛。人。以。德。不。以。姑。息。禍。人。實。不。可。及。至。手。段。之。敏。辦。法。之。妙。猶。餘。事。也。

## ●段合肥軼事

民國元年。南北和局未成。合肥任第一軍軍統。率所部退駐廣水。以示贊助共和之決心。部下第四鎮統制爲陳光遠。卽今江西督軍也。陳治軍有素。而所部兵士在漢臯之間。恣淫擄掠。無所不至。陳心惡之。願以紀律廢弛已久。驕兵悍卒。屢思懲之。而無其術。會第四鎮砲台第二營兵士某中。從孝感掠得民婦一人。陳之衛兵某乙。意存染指。遂至爭姦甲勇。而狠乙卒不敵。則卽甲殊甚密。稟於陳。陳以人言藉藉。軍譽掃地。卽借此案發揮。欲爲懲一儆百之計。立將某甲正法。且傳示三軍。以肅軍紀。第二營砲隊全部聞此消息。人人危懼。立時譁變。一則因各人皆有所掠。未免存兔死狐悲之懼。一則兵士侮辱官長。早已相習成風。當時全營砲軍悉向段軍統。陳統制行營而陣聲勢洶洶。行將發砲。陳先聞信而遁。事急。段亦避走民家。段部管帶魏姓。素有膽略。投袂而起。橫身臥砲口前。泣語衆曰。弟兄輩果欲發砲。請先轟斃魏某。如可通融。辦理不妨。陳明軍統立將陳統制撤任。查辦尙軍統不從。再以激烈手段對付。亦不爲遲。時合肥欲檄他營鎮壓。奈各軍聲氣相通。姦犯法又屬同病。竟無一軍可調。狼狽情形。殆難言喻。而

變兵恃蠻鬻張不可理解。雖魏管帶言辭悽惻，聲淚俱下，若輩猶不卽允。後經再四說項炮營管帶隊官排長等，始要求以代表資格往見合肥，視合肥意向再定辦法。魏急代報合肥，合肥難測，諸人來意猶豫，不敢遽出變兵。又復喧擾合肥，見禍急始允。傳見代表出言挺撞，聲色俱厲，合肥允將陳統制撤任，電請政府查辦代表。疑以空言緩兵，堅執不可合肥不得已立時辦文用印通傳全軍代表。又要求以吳某繼陳亦逕允之。其事始平。夫因誅一犯法之兵而至統制去官軍統束手兵之蠻橫固屬創見，抑亦練兵者之奇辱也。

●洪憲太子

客自都下來者語余袁雲台事頗爲新穎。因誌之北京琉璃廠有某古玩肆，局面宏敞，專與貴人交易，裝抱存好古玩與肆主有舊，月必臨存數次。雲台於暇時亦偶往遊肆，主以爲元首之公子，且其時項城稱帝之心已漸外露，未來之儲君二人必居其一。故逢迎諂媚無所不至。一日雲台忽至，時以籌備帝制不至者月餘矣。肆主以大公子久不寵臨招待愈恭。雲台備視肆中器物無當意者，惟有抄本舊書一冊，獨爲公子所賞。

肆主不願領酬。逕以奉贈雲台。置諸几上。就肆主問。話學徒獻茶。至偶一失手。茶覆書上。淋漓殆徧雲台。不忍棄書。仍欲搗去。肆主乃取厚棉裹之。雲台懷之。而別甫至新華門。忽遇刺客發三彈。中其一。衛兵合力擒獲。始出險。雲台歸。檢視舊書。彈丸存焉。因大駭異。自謂前之墮馬。後之遇刺。俱是絕大災厄。今遇災而不死。必有大福。在後。由是益以稱帝德。愆其父陰。以唐太宗自居。私慾遂逐。不可遏止矣。

### 寒雲公子

項城雄才大略。爲一代人物。惟晚節失檢。識者惜之。平心論之。項城之稱帝。誤於其子者半。誤於羣小者半。在項城本心不過欲集權中央。終身總統而已。以彼之明。豈不知逆世界潮流之無幸乎。何以證之。癸丑之役。削平民黨。正項城全盛時代。使項城久存。種帝之心。剗乘戰勝之餘。威黃袍。加身莫宜於此時。然而卒不行者。知彼本無意於此也。卽就嚴格論之。項城有此心矣。然而外衡大勢。內審民情。項城終不願行也。卽願行矣。亦決不如洪憲。改元之草率。一若岌岌不可終日。且當中日交涉失敗之時。輿論方毀項城。項城寧不知此時之不可強行乎。故論洪憲禍首。實惟雲台。雲台野心勃勃。奮

志有年。燕居之頃。常以此爲慮。項城癸丑。坐失時機。雲台常爲痛心。其後乃結合楊度。孫毓筠輩。努力進行。誓達目的。謀劃既定。而以七十萬元。市得古得諾之大文章。籌安會遂發生。項城爲物欲所蔽。惑於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乃翕然允諾。而畢世威名亦隨之而縶斷。送於三豎子之手。項城有子十七人。幼者年方就傅。固無干預政事之力。卽長者能參大計者。素僅雲台一人。雲台蓄養羽翼已久。其潛勢力極厚。足以左右項城。寒雲公子雖有建白。常爲兄所扞格。且項城亦以書生目之。不之用也。然寒雲腹有詩書。能識大體。遠出阿兄之上。帝制發生。寒雲默察世界大勢。國內民情。知茲事體大非可強求。屢諫項城罷議。項城惟善慰之。謂吾能化國爲家。汝亦可列土封王。何膽小如麤耶。雲台聞之。益與寒雲水火。幾幾勢不兩立。大寶未登。而立武門之變。將先演出事爲項城所悉。召雲台而斥之曰。豹岑雖不肖。亦吾子也。手足何忍相殘。汝毋妄爲。雲台唯唯。然從此寒雲不得再預政事矣。寒雲爲保身計。累月不出戶庭。後則放情詩酒。日從優孟遊。有時袍笏登場。藉紓幽鬱。顧日觀國憂家。愁終拳拳不能釋。乃南行以察輿情。旣歸。復爲詩以諷父。題曰分明。詩曰。乍着微棉強自勝。陰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

鴈。淹。孤。月。東。去。驕。風。黯。九。城。中。日。交。涉。失。敗。駒。隙。留。身。爭。一。瞬。蛩。聲。催。夢。欲。三。更。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反。對。稱。帝。之。意。躍。然。紙。上。然。而。項。城。惑。於。家。天。下。之。一。念。終。不。悟。也。此。詩。曾。載。上。海。亞。細。亞。報。此。報。主。之。者。薛。某。專。爲。鼓。吹。帝。制。而。辦。想。當。時。編。輯。者。徒。慕。皇。子。之。聲。名。而。未。嘗。一。味。詩。中。之。義。否。則。此。反。對。帝。制。之。詩。而。又。出。之。袁。氏。家。人。亞。細。亞。報。斷。不。爲。之。刊。載。於。此。可。見。該。報。記。者。之。不。學。亦。一。趣。聞。也。其。後。孫。伯。蘭。有。反。對。帝。制。之。宣。言。書。中。有。句。云。『項。城。次。子。克。文。且。不。贊。成。帝。制。况。他。人。乎。』

卽。根。據。此。詩。而。言。寒。雲。公。子。南。下。時。嘗。偕。無。錫。廉。惠。卿。冒。雨。遊。太。湖。之。萬。頃。堂。親。題。一。聯。云。几。席。三。山。萬。頃。波。濤。疑。海。上。湖。天。一。閣。重。陽。風。雨。是。江。南。書。法。勁。道。吐。屬。尤。爲。名。雋。吾。讀。其。句。真。有。卿。本。佳。人。之。歎。今。寒。雲。屢。在。京。師。客。串。近。又。有。錢。秋。社。之。組。織。親。在。江。西。會。館。演。劇。其。行。益。豪。放。不。羈。吾。知。彼。感。念。身。世。必。有。無。窮。之。隱。痛。一。腔。牢。騷。惟。藉。粉。墨。登。場。以。洩。之。耳。

### ● 洪憲冤獄

偶檢陳篋得舊作筆記一則。敘洪憲時代偵探陷人之鬼賊伎倆。事爲京友所述。無一

虛語。屈指帝制至今。已將兩載。袁氏墓木拱矣。一世雄風。今日安在。而迴憶當年。旅京者之危險。則猶有餘悸也。北京軍警。向能行使一種特權。對於人民。可以自由搜索。自由逮捕。自由槍斃。而絕不宣布罪狀。長發棧之一案。尤爲暗無天日。棧在驛馬市大街。寓客有粵人鄧姓者。向在南省業買。以事入京。營幹一日。忽有偵探數人。洵洵至棧。直入鄧室。一人且逕踞鄧之臥榻。鄧惶駭之際。不暇致詳。但聞偵探登榻之時。榻上微有異聲。其他數人。則聲稱鄧係亂黨。近由南方授密計。來京謀爲不軌。遂在榻上搜出一木刻圖記。文曰孫文之印。指爲謀亂之證。立捕鄧而繫之。更將其箱籠等物。掀出大索。稍有價值之物。皆不翼而飛。同寓有川人江姓者。聞警方欲出視。適偵探蠶擁而至。本欲入江室搜尋。江旅京較久。習聞偵探栽贓嫁禍之術。非如鄧之易欺。乃先向偵探要約。謂入室檢搜。不敢違命。但祇能以一人入入時。先須聽江在身。吟檢視。一過偵探勢洶洶。初弗許。相持既久。觀者雲集。江究辭直。偵探勉從之。由衆中擇一人。令江搜索。江從之。查無挾帶。乃從之。入良久。一無所得。詞色慚惡。而出而餘威猶烈。謂得官中報告。江實結合亂黨。今證據雖未搜得。而嫌疑仍不能免。乃與鄧姓同縛。擁之而去。余友是



時適往長發棧訪客。目覩其情。且謂鄧姓面目甚蠢。微有鬚。衣裘紅色。犬馬裙。絕非可以爲亂者。江亦商賈中人。其爲誣陷。可知。余友臨行時。猶見兩室箱籠。狼藉無一人。敢過問者。鄧江結局後。竟莫知。或曰。洪憲皇帝視民命如草芥。一般狐羣狗黨。作惡尤甚。鄧江兩姓之後事。夫何待問。

### ●福昌殿玉佛

改革以來。凡清宮南海中海各殿。悉已改名某某堂。不復名之曰殿。惟福昌殿巍然獨存。眞營殿靈光也。其故因殿內供奉玉佛。故玉佛本藏在團城。項城任總統時。居內眷於延慶樓。樓居總統辦公室懷仁堂後。取其往返便也。樓與堂之間。其偏側。卽福昌殿。爲袁夫人皈依佛之所。夫人每朝必拈香於此。先是北海團城有清初喇嘛進貢之玉佛一尊。色澤純潔。雕琢精良。殆屬無價之寶。一日忽失所在。衆議紛紜。僉疑內務總長趙秉鈞。攘爲私有。趙亦不辨。久之始知袁夫人因政治會議。以團城爲會場。深恐往來雜沓之際。或有遺失。乃置於福昌殿也。福昌殿有明代鐘磬甚多。半從他處移來。當時獨不改名者。以供奉玉佛。袁夫人力持不改。故也。

### ●復辟紀念

余素不閱政府公報。比因檢查法案。向友人借得民國六年公報全份。見有所謂內閣官報者。赫然在焉。公報出版至六年六月三十日之第五百二十七號而止。其後停刊者數日。則一變而爲內閣官報矣。朱色燦然。表裏悉屬殷紅。惟報之紙料版式。悉仍公報之舊。面刊內閣官報四大字。字體惡劣異常。右第一行列宣統九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一。第一號等字樣。第二行列印鑄局發行。及報館地址電話號碼。皆襲公報舊章。左則刊載價目之類。悉與公報相同。報內凡分三類。曰上諭。曰公電。曰廣告。煌煌上諭。計凡九道。卽復辟時所公布之滑稽文章。每道均由議政大臣張勳副署。則仿清末之內閣制度。公電則爲張勳之特別萬急電。卽與逆黨聯名。請各疆吏贊成復辟之電。餘則爲附尾之廣告。不足述矣。然能與於紀念之列。亦未始非幸事。以中華民國之公報。乃忽雜以官報。足爲復辟之紀念。足備異日之史材。珍而藏之。可入古物陳列所也。

### ●楚霸王

張勳老而無子。及納王克琴爲第三妾。始得一雄。大嬖克琴。知者皆謂克琴之獲寵。乃

母以子貴。事固然矣。抑不僅此也。子名夢增。取夢見范增之意。克琴分婉之久。張勳夢一偉丈夫。古衣冠而入。調請以姓名曰。楚謀臣范大夫也。彭城爲吾大王發祥地。今公坐鎮於此。故便道來謁耳。張勳胸無點墨。固不知大王爲何許人。范大夫又何許人。方欲再談。其人已渺一驚而寤。則內室報如夫人生子矣。明日偶與幕友道及幕友逢迎希旨。極力阿諛。謂范大夫爲楚項王之參謀。長范增項王乃赫赫有名之帝王公子。大有來歷。老帥後福無量。功業斷非如此而止。張勳大喜。益愛其子。卽以夢增字之。此克琴之所以大變幸也。其後覓得范墓。盛爲修葺。數千年之古墓。居然馬鬣崇封。又樹新碑曰。楚謀士范增之墓。工成。勳率子往祭之。然墓之眞僞。實無可稽。墓中人是。否指鹿爲馬。勳又不得而知。自後勳常有覬覦非分之心。而以項羽自况。但知項羽爲帝王。既有范增歸我。顯以帝王期我。而不知項羽爲失敗之帝王。更不知范增爲項羽吐棄之人。其愚亦屬可笑。於此可知復辟一幕。勳不過借清室爲過渡耳。此事係勳處某幕友語。余確爲實事。

---

定夷說集前編附刊

# 李著十種合刊

上海出版事業。自黑幕小說發端而後。相習成風。造作暖昧之事。實揭糞欺詐之行。爲其價值之卑劣。有江河日下之勢。晚陵李定夷先生。爲小說界之泰斗。著作等身。尚非誇語。其所作諸書。或經教育部頒給獎狀。或經通俗教育會審列上等。價值與時下小說。有霄壤之別。故每出一書。閱者莫不以先視爲快。口碑載道。衆望愈隆。各固非誇也。以前所出版之書。應即七版八版。或三版四版不等。銷行之廣。獨步坊間。難以出版有先後。本式頗不一致。殊非尊重名著之意。本局茲擇其尤佳者十種。重行排印。定名李著十種合刊。全書共百餘萬言。海內人士。凡傾倒先生著作及想望先生下來者。當必歡迎。精製之名著。若豔而不佻。樂而不淫。此第一種。離情小說。拉優蘭之佳也。清言華玉。精語串珠。此第二種。離情小說。同命鳥之佳也。意緒纏綿。情文兼備。此第三種。哀情小說。爲湖潮之佳也。變化玄妙。氣象萬千。此第四種。離情小說。于金骨之佳也。受受獨造。不落窠臼。此第五種。奇情小說。紅粉劫之佳也。殉國殉情。亦忠亦義。此第六種。戰戰事邊西夢之佳也。勤貞勤節。可泣可歌。此第七種。節義小說。雙姝記之佳也。有聲有色。亦豔亦哀。此第八種。言情小說。雲花影之佳也。詞華典雅。意韻味深。此第九種。哀情小說。賢玉怨之佳也。革命實錄。形管新史。此第十種。革命外史。黃齋淚影之佳也。凡此十種。洵小說界之瑰範。計足一百二十萬言。分裝十大厚冊。分售須洋五元四角。合刊定價四元。特價實洋二元四角。贈布匣一只。外埠另加寄費二角。合刊出售無多。歡迎名著者。幸速購備。

上海國華書局謹啓

# 李定夷先生譯各書

<small>哀情 小說</small>	曇花影	<small>哀情 小說</small>	鴛湖潮	<small>哀情 小說</small>	紅粉劫	<small>悲情 小說</small>	同命鳥	<small>悲情 小說</small>	仇艦福	<small>悲情 小說</small>	美人福續集	<small>悲情 小說</small>	美人福正集	<small>通俗教育會 審列上等</small>	雙縊記	<small>通俗教育會 審列上等</small>	廿年苦節記	<small>部類甲 種哀狀</small>	湘娥淚	定價三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五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五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small>哀情 小說</small>	雷玉怨	<small>慘情 小說</small>	千金骨	<small>言情 小說</small>	遼西夢	<small>革命 外史</small>	茜窗淚影	定夷說集	定夷叢刊	定夷叢刊	吳苑鶯聲譜	新上海現形記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五角		定價六角	一元四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二角	定價四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